

金世宗傳

刘肃勇 著

三秦出版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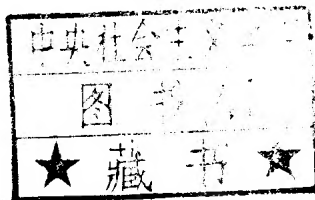
67606

金世宗傳

刘肃勇 著



200268691



三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西安

金世宗传

刘肃勇 著

•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昆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5.25 印张 2 插页 123 千字

1987年 2 月第 1 版 1987年2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11388·024 定价：1.40元

前 言

金世宗完颜雍（金天会元年〈1123〉—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女真名乌禄，为金朝五世皇帝，年号大定。他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孙子，三太子完颜宗辅的儿子，登帝位前，文武双全，在女真贵族中具有一定的威望；在海陵王完颜亮执政晚期，金国动乱四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他以东京辽阳府首官的名义，于1161年10月，在辽阳拥兵称帝，旋即率军进军中都燕京，夺取了金国中央大权，开始了执政二十九年的帝业。

金世宗是金朝九帝中有作为的一位皇帝，登位之初，即用强有力的手段，在短期内取得稳定金国局势的重大成效；随后便集中兵力南抗赵宋的军事反攻。在宋金对峙局面形成后，主动退让，消弭紧张关系，终在大定五年（公元1165年）正月签订宋金“隆兴和议”，使宋金南北和平共处几十年，为长江两岸的各族民众造福非浅。后来，金世宗又在北方积极防范新崛起的鞑靼人对中原的入侵。军事抗击之外，修筑边堡，挖掘界壕，不仅保卫了大定政权的安全，并且极大地推迟了中原封建文明遭致落后民族侵扰破坏的历史进程。在处理邻邦关系上，金世宗东与高丽国友好交往，西同夏国

和平相处，从而使金国四境无虞。

金世宗在位执政期间，勤于政事，生活节俭，又颇懂恤民之道，再加他治国有方，因而大定一朝的吏治较为清明，百业兴旺，国中出现盛世景象。

金世宗颇知历史上汉族封建统治者的治世之道，并能兼采其长，力避其短，为最终消除女真族落后的氏族制与奴隶制的残迹，完备金国的封建政治体制，创造了难能可贵的业绩。历代封建史家都对金世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金史》的作者说他是一位“躬节俭，崇孝悌，信赏罚，重农桑，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的皇帝，号称“小尧舜”。这虽然不乏溢美之谈，但也是有道理的。

诚然，金世宗也有其短。他曾经残酷地镇压契丹农牧民反金大起义；他本人民族偏见较重，对其他民族实行残酷的压迫政策，晚年政绩不佳。然而金世宗毕竟是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中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一生的政绩是突出的，多方面的，很有全面评价之必要，这就是笔者写这本书的用意了。

作者

一九八六年二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章 英雄后代	(1)
第 二 章 东京留守	(11)
第 三 章 称帝辽阳	(19)
第 四 章 率兵进京	(25)
第 五 章 审时度势	(32)
第 六 章 安边保境	(37)
一 剿平起义	(37)
二 南抗赵宋	(46)
三 北防鞑靼	(60)
四 和睦邻邦	(64)
五 遣散契丹	(70)
第 七 章 重建王业	(74)
一 优崇勋贵	(74)
二 倡导忠孝	(78)
三 弃牧从农	(80)

5748/15
30

第 八 章	整饬吏治·····	(86)
一	精于选贤·····	(86)
二	知人善任·····	(90)
三	求言从谏·····	(94)
四	驱驾中枢·····	(99)
五	督导奉公·····	(105)
第 九 章	发展经济·····	(110)
一	恤民重农·····	(110)
二	开源增收·····	(117)
第 十 章	倡导文明·····	(122)
一	兴学崇儒·····	(122)
二	改革陋俗·····	(126)
三	毋忘古风·····	(129)
第十一章	出巡上京·····	(132)
一	故地重游·····	(132)
二	事与愿违·····	(135)
第十二章	内宫私事·····	(140)
一	为帝唯俭·····	(140)
二	念妻教子·····	(142)
三	立嫡藏患·····	(144)
第十三章	英主谢世·····	(149)
附录	金世宗年表·····	(154)

第一章 英雄后代

公元十世纪末，在辽国契丹贵族统治下的松花江畔和长白山下，崛起了一支骑射皆优的女真族。它因不耻于辽廷的残酷压迫，不堪忍受契丹贵族的勒索与剥削，暗下里积极酝酿反辽，愿用本民族的武力改变被奴役的卑下地位，摆脱辽王天祚帝耶律延禧的统治，赢得女真民族的独立。当这种民族意识日益增强的时候，女真族出现了一个英明的首领完颜阿骨打。

完颜阿骨打身長八尺，骑射绝伦，极富有军事才能。他出身于女真完颜部奴隶主贵族世家，祖居松花江畔的按出虎水（今阿什河地区），自幼就跟随他的父亲和兄长们，参与了统一女真部族的战争，由一名勇士步步升迁，在步入壮年的时候，便成了女真族远近知名的骁将，并为女真族上下所瞩目。

公元1113年10月，完颜阿骨打的哥哥康宗乌雅来病故，由他来继任女真族的最高官位，称女真都勃极烈。当他大权在握之后，便把反辽战争提到日程上来。第二年的9月，都勃极烈阿骨打亲率二千五百兵士，在女真宿将和兄弟子侄的参与下，于宁江州和出河店连连打败八千辽兵，俘其首将，全获军资，尽占其地，以新的女真强者，屹立于松花江岸，播响了辽廷灭亡的丧钟。

在女真兵首战告捷的一片胜利声中，完颜阿骨打在众将的

劝进拥戴下，荣登女真皇帝的宝座，于1115年阴历正月建立金帝国，年号收国，阿骨打称金太祖，并宣告以割据政权的形式与辽廷抗争到底，期必灭辽而后止。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改编了女真军队，组成了当代无敌的女真猛安谋克军队，不多日即达万余人，成为辽人的劲敌。这支军队多以骑兵组成，正军为主军，副军做后备军，“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这支军队非常能战斗，“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①，预示着打败辽国只是时间的问题。金太祖也就是依靠这支军队，用五年之功尽占辽廷的东北区领地，并攻陷了辽廷首都上京临潢府。1121年冬，阿骨打又率兵开始了第二期入关反辽战争，不过两年的功夫，辽廷在关内区的主要领地也尽为金廷占有，中京、北京、西京都落入女真王国之手，辽国的灭亡指日可待了。很遗憾，在金廷征服辽国的关键时刻，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却于1123年8月27日患病死于行军途中部渚冻，他的未竟大业只好交给他的胞弟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去完成了。

完颜阿骨打离开人世的这一年3月1日，三太子完颜宗辅的渤海籍妃子李氏生下了完颜雍，女真名完颜乌禄。当这个女真与渤海混血种的男孩来到人世后，即生活在金朝上京的王宫里，得享荣华富贵。但是，完颜雍却从未见过使他的家族荣登为皇族的祖父，仅是在出生五个月之后，只懂吃奶的完颜雍，以本能的婴儿啼哭声，伴同长辈们的哀痛，为他的祖父志哀。

在完颜阿骨打死去的时候，完颜雍的父亲完颜宗辅时年二十八岁，已经是跟随父王出征多年，屡立战功的金朝名将了。

^①《金史》卷四十四，兵志。

其后又伴随金太宗出征中原，完成了金廷灭辽灭北宋的大业。1127年（金天会五年）8月，完颜雍五岁的时候，完颜宗辅又荣升为金军右副元帅，率兵镇守燕京。三个月后，完颜宗辅又奉太宗之命，充任伐南宋东路军的主帅，略地山东、淄、青，并在乐安一举击溃宋将马括统领的二十万大兵，迫使宋高宗赵构仓惶渡江南逃。1130年完颜宗辅再率兵到陕西、山西，与四胞胎完颜宗弼（兀术）合兵一处，同宋军名将张浚鏖战于富平，又获打垮宋兵十八万的战果。1132年4月，完颜宗辅因攻宋战功卓著，再晋升为左副元帅，成了金朝都元帅完颜宗翰之下的一员副统帅，全权主持金国西北地区的军政要务，专主西抗夏国、南压赵宋的布防和征战事宜。

终年出征在外，厮杀于疆场的完颜宗辅，是很少有机会与妻子儿女团聚一起，谈叙家常，共享人伦之乐的，对他的爱子完颜雍的成长，更是无暇过问。可是父王荣耀的经历，赫赫的战功，彪炳军政的威权，却都成了智慧早开的完颜雍的启蒙表率 and 楷模。再加完颜雍体态俊美，招人喜爱，因此幼年的生活，可算荣耀至极。

1135年5月，身为金军左副元帅的完颜宗辅，偶患重病，行军途中死于妫州（今河北怀来），终年四十岁。当时，完颜雍才十三岁。突遭厄运的完颜雍母子，在宫中即刻失去了往日受人尊崇的荣耀地位。就在完颜宗辅辞世的当年正月，金太宗完颜吴乞买也因病死去了。太祖阿骨打的十七岁长孙完颜亶继承帝位。这时，昔日的开国宿将，或是太祖的儿子们中的掌权者，出于“利其幼弱易制”^①的原因，各自都在思考如何能争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四。

权掌大政，哪还有心思去关顾完颜雍母子？从此之后，完颜雍便在生母出宫、少欢寡乐的境况下，送走了他的少年时代。

完颜雍的生母李氏，出身于辽阳渤海世家，读书明礼，很有文化教养，曾对幼年时期的完颜雍给予多方面的影响和教诲。渤海作为中国境内的一个古老民族，远在大唐王朝的时候，即建立了政权，成为一个文化较为发达的海东盛国。公元926年，辽国契丹贵族灭掉了渤海国，其领地也尽为辽廷所占有。后来，辽廷又“恐为后患”，便决策将渤海亡国遗民，尽迁至辽朝治下的东京辽阳府地区定居，以便于控辖。李氏娘家的先祖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举族迁居来辽阳落户的。

初来辽阳定居的原渤海贵族人家，还颇得辽廷的优待，有才能者还可在辽廷官府里居官任事，效命于契丹贵族。李氏的祖辈也是得此政治机遇，并以自己的文才武功，“仕辽为宰相”，依旧富贵荣华。李氏的高祖李仙寿，曾在辽国皇帝遇难时救过驾，得辽廷赏赐“辽阳及汤池地千顷”，常以“李舅目之”^①，终成东京辽阳府地上一大强有力的渤海豪族，而与其他渤海皇族和渤海世家大族们相比肩。

李氏的父亲李维讹只，在辽朝末年出任了熊岳地区的桂州观察使。当金兵南下、辽廷灭亡在即的关键时刻，又弃辽降金，并投身于助金镇压渤海军反金的战斗，“不胜而死”，李家又以此有功于金朝。李维讹只的儿子李石，也就是李氏的胞弟，领亡父之功，被金廷“授世袭谋克，为行军猛安”。李家在金朝治下，也仍旧有一定地位。

^①《金史》卷八十六，李石传。

初兴的金国，是在1116年的夏季，才得占领辽南大片土地的。金廷出于笼络辽阳渤海大族及上层人物的政治需要，广施政治联姻于渤海世家大族，下诏“选东京士族女子有姿德者赴上京”，嫁宗室子嗣做妃妾。李氏就是在这时被选中，离开了辽阳故居，北赴金廷上京会宁府皇宫，嫁完颜宗辅做妃子，成了金太祖的三儿媳，其时约二十七、八岁。

完颜宗辅本有一个元配妻子，女真人，姓蒲察氏，而渤海妃子李氏又比完颜宗辅大两岁，又非女真人，所以李氏为了不遭冷遇，便以她的学识，和“内治谨严，臧获皆守规矩，衣服饮食器具无不清洁”的干练才能，“敦睦亲族，周给贫乏”的待人处事的方法，外加“性明敏，刚正有决，容貌端正，言不妄发”的大家闺秀的风度，终于在宫中赢得了好名声，“宗室中甚敬之”^①，也成了完颜宗辅身边难得的贤良内佐。

公元1123年（金天辅七年）3月1日，李氏年长三十岁时，生养了完颜雍，因生的是男孩，使她喜不自禁，而在宫中也深得高看。从完颜雍懂事起，李氏即教爱子读书习字，“教之有义方”，成了完颜雍第一位启蒙老师。

1135年（金天会十三年）的夏天，李妃得到完颜宗辅病故于军中的噩耗，悲痛欲绝之余，心中不免暗暗为将来担忧。时隔几年，女真宗族借口“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②，强令李氏不分辈份，改嫁皇室男子为妻。这是把封建礼教奉为神明的李氏所万万不能接受的事。因之孀居几年的李氏，断然拒绝，声言将出家为尼。过后不久，李氏便忍痛扔下爱子完颜雍，出宫

① ② 《金史》卷六十四，贞懿皇后传。

返回辽阳故里，筹备出家从佛事宜。从此之后，完颜雍与生母李氏便是天各一方，十余载间少有音信。

1145年(金皇统五年)，正值金三世熙宗完颜亶出巡辽阳的时候，李氏以熙宗婶母的尊位，向当朝皇帝提出欲出家做尼姑，终身奉佛事的请求。这件事触动了笃信佛教的金熙宗的善心，故破例准赐内府金钱三十余万给李氏，让其在辽阳修建清安禅寺，以祈冥福。金熙宗还为李氏专门建造了一处居室，“别为尼院居之”，同时特赐了李氏一个法号——通慧圆明大师，并赐紫衣以褒之，允其“建大道场于都城丹凤门之左”^①。当庵寺建成后，金熙宗还亲笔题写了金字额扁“大清安禅寺”，高挂于庙门前。从此，李氏便以辽阳高僧大尼的身份，活动于东京辽阳府，并由单纯地从佛事，转向以佛事活动为掩护，而暗地从事复兴渤海民族的政治活动。在李氏十七年的积极经营下，终将清安禅寺办成政治活跃人物云集的场所，“尼尽戚里贵人”，当地的头面人物也“皆于清安入室”^②。其经济势力也极为阔绰，富比豪族，有资钜百万，竟达金帛山积的地步，为后日完颜雍在辽阳发迹，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在李氏当尼姑几年之后，1149年冬12月，金廷上京会宁皇宫里发生了政变。在金熙宗的近侍大兴国奴的勾引下，海陵王完颜亮夜闯皇宫，杀死金熙宗完颜亶，夺下帝位，改元天德，开始了金四世海陵王当政的时代。海陵王不比金熙宗，他不信佛，不奉神，而且非常仇视宗室权贵，这又逼使李氏处处小心从事，同时还常常为居官外地的爱子完颜雍分心担忧。

完颜雍的元配妻子是女真人，姓乌林答，通称乌林答氏。

①《通慧圆明大师塔铭》，1984年《考古》第二期。

②《满洲金石志》卷三，英公禅师塔铭。

史书上没有记述她一生从学受教的事迹。同完颜雍完婚以后，在完颜雍的政治生涯中，她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真妇女。

乌林答氏出身于女真贵族世家，她的先祖世居黑龙江的海罗伊河畔，并且在那里世为乌林答部落首领。在完颜部统一女真部族战争的时候，乌林答部较早归入完颜部的治下。后来本部的上层人物多迁至上京会宁府居住，乌林答家族也随之迁往。乌林答氏的父亲乌林答石土黑是一位骑射绝伦的女真军官，年轻时就跟随金太祖起兵伐辽，任行军猛安。乌林答石土黑不仅作战英勇，还颇懂兴仁义之师的道理，所以在反辽战争中，他不嗜杀人，不多抢掠，很快地便以功授世袭谋克，出任早期的金朝东京留守官。

约在乌林答氏十六、七岁的时候，远赴金廷上京会宁府，同完颜雍完婚。乌林答氏在当姑娘时，就曾以容仪整肃的外表，聪敏孝慈的秉性，赢得父母的疼爱与同辈的尊敬。结婚后又能以事舅姑孝谨、治家有序的美行，获得了“甚有妇道”^①的好评。特别是乌林答氏对府中下人，尤能施恩惠，行仁义。她的婆母渤海李氏曾在家中收养张觉的遗孤张仅言，做终身家奴。婆母出宫以后，乌林答氏待张仅言亦如往昔，终成完颜雍身边很得力的大管家。更重要的是乌林答氏不单是完颜雍的贤良内佐，而且还是极有眼力的谋士。

在熙宗当国时，金廷中央政局动乱不止，昔日那些跟随太祖、太宗征辽伐宋有功的开国宿将们，或是太祖、太宗的子嗣们，皆因自身功大勋高，而当国的皇帝熙宗又幼弱可欺，便各

^① 《金史》卷六十四，昭德皇后传。

自据土一方，分权一地，拥兵称霸，不服朝廷管束。他们还互相勾结，结成帮帮伙伙，抢权于地方，争势于中央，甚至还有人勾联南宋，以图事败南奔，遂酿成数次惨重的宫廷宗室厮杀案，完颜宗磐、完颜宗隲、完颜挾懶等皆死于非命。悼平皇后裴满氏也非常跋扈，干预政事，无所忌惮，朝中曾有人走取宠于悼平皇后的路子，而当上宰相的。南宋使节每来金国，也得送礼敬悼后，讨其欢心，方能办成国事。悼平皇后事事掣制熙宗，气得金熙宗常起无名之火，纵怒酗酒，手刃杀人，这又加重了宫廷斗争的险情。面对如此动乱的政局，洞察时势的乌林答氏，便建议完颜雍把亡父完颜宗辅伐宋时得到的御制的白玉带，恭送给金熙宗夫妇，以讨取欢心。此举果真灵验，悼后大喜，从而使完颜雍保住了兵部尚书的要职，并能在祸起萧墙时，置身事外，免遭不测。金熙宗虽然猜疑了很多，人，但始终与完颜雍无间亦无猜，这可算是完颜雍得贤妻乌林答氏的佐助了。

至金朝四世海陵王当政的初期，由于加强金朝中央集权制的政治需要，海陵王大杀宗室权贵。先是对准太宗一系子嗣里的达官开刀，后又针对女真宿将和太祖子嗣中的显贵下手，“遂杀太宗子孙七十余人，宗翰、宗弼子孙三十余人，斜也子孙百余人，诸内族又五十余人，草薶株连，几无噍类”^①。做为金太祖的孙子完颜雍，适逢海陵王深忌宗室的危险局势，稍一不小心，随时皆有遭杀头之虞。而当时又确有一些宗室要人，暗下里曾有酝酿用完颜雍当皇帝，取代海陵王之预谋。这时，机智沉着的乌林答氏又再建议完颜雍，继用前策，对海陵王多献珍异，以悦其心。完颜雍遂把辽骨睹犀佩刀、吐鹳良玉

^① 《廿二史劄记》卷二十八。

茶器等奇宝，全部恭献给海陵王，于是，深得海陵王的好感，由此换来了海陵王对完颜雍有个“恭顺畏己”^①的评语，终使完颜雍得以在京城里出任会宁牧和判大宗正等官职，几年后才被排挤出朝外任地方官。虽变换官位多一点，但还是常有三品官可做。这一次，乌林答氏的佐助之功，又大见功效了。

完颜雍从外任中京留守起，中经迁官燕京留守，直至济南尹止，乌林答氏始终跟在身边，与夫出谋献策，同甘苦共患难，使完颜雍得福良多。因此这一对恩爱夫妻，常能相敬如宾，生活得很愉快，也很美满。乌林答氏若偶而患病，完颜雍则要为爱妻亲自煎药，守候在身旁，“数日不离去”。然而，海陵王对完颜雍一向是放心不下的，尤其是放完颜雍出任济南尹，居官之地适处金国东海岸，又是金国南防赵宋的要害地域，深感对其人有失于控辖之虞，遂令完颜雍将妻子送往中都燕京做人质，用以控制完颜雍，使其规规矩矩地听命于海陵王朝。其次，好色的海陵王还可趁时仗势霸占这位美貌的妇人，满足自己的淫欲。海陵王这一阴险的命令，顿时给完颜雍的美好家庭带来了极大的不幸。乌林答氏思虑盘算：欲抗旨不去中都，完颜雍将因此而得杀身之祸；欲听命前去，身心必遭海陵王玷污。在这种保持尊严或领受耻辱的抉择关头，深明大义的乌林答氏决定舍命保夫。

1154年6月，乌林答氏向家中臣仆话别，希冀臣仆好好地服侍完颜雍，随之又单独对张仅言嘱托几语，待她离开济南之后，代为“祷诸东岳”，令“皇天后土明鉴我心”，暗示她一去不复返，有如诀别留言。不多日，乌林答氏一行到达离中都

^①《金史》卷六十四，昭德皇后传。

只有七十里路的河北良乡固节镇时，乌林答氏觉得固节这个地名颇含持节不屈之意，寓意与她那高洁的心灵，忠贞不渝的情操相同，于是乘左右稍有疏忽，脱身投湖自杀身亡。乌林答氏愤然离开人世前，曾给完颜雍留下了一封三百七十九字的绝命遗书，后人称之为“上世宗书”。

这份遗书，系用骈文写成，辞语洗练，结构严谨，用典准确，把乌林答氏政治上的真知灼见，对丈夫的忠贞，以及她那坦荡的胸怀，充分地表露于纸上。在遗书中，乌林答氏一针见血地预言：“逆亮罪恶滔天，其亡立待”，因之她衷心地希望完颜雍不要为她的死而悲伤，“作儿女之态”，而应该振作起来，居官“修德政，肃纲纪，延揽英雄，务悦民心，以仁易暴”，在目前则应“卧薪尝胆”，待将来时机一到则“一怒而安天下”①。

完颜雍得知妻子惨死，强压下心头大恨，谨记爱妻乌林答氏的临终嘱托，暗下里力争创造可能的条件，以待将来夺帝位，报家仇。而表面上却假作无所知闻，更没有对妻子的亡故做应尽的哀悼活动。只是过了些日子，当他奉命由济南尹改任西京留守时，在赴任的路上，途经良乡，才偷偷地打发并不是乌林答氏所生的鲁国公主，去宛平县土鲁原，在当地找了一块僻静的墓地，草草地将乌林答氏的遗体埋葬了。

从日后的历史发展看，完颜雍确实把妻子惨死之恨和临终遗言，当成尽快夺权称帝的一种催逼力量。

①《金文最》卷二十五，上宗书。

第二章 东京留守

1138年（金天眷元年）冬，十六岁的完颜雍，按皇室惯例从军，来到宋金交兵的河南前线，在他四叔金朝名帅完颜宗弼的帐下，当了一名军官，步入军旅生涯，很快地以文才武略博得了主帅完颜宗弼的赏识，并且加以提拔重用。第二年春，年仅十七岁的完颜雍，以“体态奇伟”，“善骑射，国人推为第一”的声望，荣任统兵官三路都统，奉命率军驻扎在新占领区的河南商丘地界，知归德府，军阶为从四品官。当时身处前敌兵锋地段的完颜雍，颇通兴仁义之师的要旨，不怱患金兵烧杀掳掠，军兵所到之处，秋毫无扰，很得人心，初现了他在用兵上的政治才能。过了不久，宋金双方达成了短暂的军前协议，金向南宋让出河南、陕西地界，诏令完颜雍退军北还。完颜雍接到军令后，当即做了周密部署，决定在不抢与不乱的条件 下，从容撤军。于是，完颜雍几乎是不为人知地回到了新的驻地，待命伺机与南宋再征战。

1140年（金天眷三年）5月，金熙宗完颜亶对前次宋金协议有反悔，下诏元帅府欲重新收回河南陕西地。当时已升为金军都元帅的完颜宗弼，当即集举国之兵于祁州元帅府，然后分四路并进，山东、陕右、河南三路皆为偏师，完颜宗弼自将精兵十余万人为主军，配有宋降将孔彦舟、郾琼、赵荣等参与谋议，欲一举直抵汴京城。于是宋金又重开战。当月，因金军来势凶

猛，完颜宗弼的主军便很快重占汴京城，宋留守孟庾、统兵官王滋以下众官将，皆降金军，并率官属迎拜完颜宗弼入城。完颜宗弼下榻龙德宫。接着河南远近诸军的宋朝将官，不是束身归命，就是望风纳款。当时，已经加封为葛王的完颜雍，还跟随在完颜宗弼的军前，出征攻宋地，所至也皆奏捷。完颜雍还奉完颜宗弼元帅的特令，领大军收降归德府。这一次，完颜雍仅率数千女真骑兵，日夜兼程地抵达归德府城下，随之又派人告知都人、官吏、学生，绝对不杀、不掠，并敦请原宋廷的归德府留守路允迪出门相见。在归德府城外的一个军营里，完颜雍召见了路允迪，晓以和平收降大义，并奉路允迪为主座，盛宴相待，遂达成了开门献城、礼送路留守回汴京的协议。路允迪解官回汴京后，完颜雍便在鼓乐齐奏、宋廷新降百官夹道欢迎中，再进归德府，所至秋毫无犯，又一次地显示了完颜雍用兵才能。

然而，后来的战事并不是那么顺利。完颜雍在占领归德府后，没有得到休整，便又奉完颜宗弼之命，再以三路都统之武职，统兵三万，配合诸路金兵，合力攻打赵宋在河南的军事重镇顺昌府。南宋朝廷特命老将刘锜全权主持顺昌保卫战，后再命韩世忠、张浚、岳飞等骁将，分驻淮西、河南等地，统兵互为犄角声援。宋高宗还下诏勉谕诸路军兵奋勇抗金，有功者给予重赏，并以银绢五万两匹、良田百顷、第宅一区的重奖，做为斩杀完颜宗弼的悬赏，因之宋兵斗志颇高，战斗力增强，给金兵攻宋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5月末的一天，金兵攻打顺昌城的时候，完颜雍所带领的一路金兵，遭宋将刘锜的反击，败下阵来，宋兵再以步兵追击时，金兵淹死在河中的很多，盔甲也损失极多，终于大败而去。情况严重，迫使完颜雍不得不

会同诸将集议，驰诣汴京，向坐镇汴京指挥全局的都元帅完颜宗弼告急。

6月初，完颜宗弼率军亲临顺昌城下，以十五万兵力再度攻城，使用了所谓“铁浮屠”和“拐子马”的新战术，还用“诸军所得玉帛子女，听其自留”做诱饵，激励将士卖命苦战。但是，当时天气炎热，金兵远道而来，昼夜不解甲，极度疲惫之下，遇战即惨败，将士被斩杀者达五千人，横尸遍野，完颜宗弼无奈，被迫退兵回汴京。至此，顺昌之战以金兵大败而告终。完颜雍只得撤兵归德府。

然而时过不久，宋兵乘胜发起反攻，来势颇凶猛，完颜雍屯扎区内的亳州告急。接着，所有前线金军差不多都连吃败仗。

顺昌战役之后，宋廷新起用了抗金骁将岳飞。岳飞创造出用麻扎刀砍马足的战法，尽破了完颜宗弼的“拐子马”，先败金兵于偃城，再败于颍昌。宋军先锋推进至朱仙镇，距金军前线总指挥部汴京帅府仅四十五里。情势危急非常，若不是宋朝秦桧陷害忠良，使宋高宗突然之间急令岳飞班师，金军之败将其惨无比。正是因南宋尚有抗金力量，实力还较平衡的缘故，故能有1142年2月宋金“绍兴和议”的签订。和议规定宋每岁向金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约定自签订和议之年起，每年春季差人搬送至泗州交纳。至此，宋金之间十余年的战争结束了。

绍兴和议签订后的几年，完颜雍结束了前敌争锋的军旅生涯，奉调回朝任职。这一段军前战阵经历，不仅使完颜雍增长了军事才干，并且有了实战经验；同时也使这个年轻的女真军官看清了宋兵尚有实力，一举灭亡赵宋王朝并非易事的现实，对完颜雍日后执政时，力主同南宋坚守和平交往，很有教益。

1146年1月，完颜雍奉金熙宗之命由河南任所回朝，出任兵部尚书，时年二十四岁。兵部尚书为正三品官阶，负责掌管兵籍、军器、城隍、镇戍、廐牧、铺驿、车辂、仪仗、郡邑图志、险阻、障塞、远方归化之事，可算是个枢要的官职了。但是完颜雍只做了三年多一点兵部尚书职，即赶上了海陵王政变。海陵王当政后，完颜雍便面临排挤与遭受歧视的逆境，被罢去兵部尚书之职，外任地方官，虽多次迁官易职，由中京留守转燕京留守，再改任济南尹，但是他忍辱负重，谨小慎微做官治事。

1155年（金贞元三年），完颜雍奉海陵王之命从西京留守的任所，来到了地处关外的东京辽阳府，出任留守官兼府尹，由葛王改封为赵王，军政兼管。海陵王一向对完颜雍怀有戒心，早在熙宗朝他就是三品官阶了，然而几乎十年过去了，竟无升迁。为了保住这顶官帽，完颜雍付出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耻辱与代价，他是怀着对海陵王的深仇大恨，来辽阳居官的。

在辽阳，完颜雍在清安禅寺中见到了出家为尼已十年的老母李氏。这时李氏已经六十二岁了。其时，李氏身板健朗，精力也很充沛，更以自己非凡的政治活动才能，加之胞弟李石的多方赞助，以及当地渤海大族们的全力支持，早已成了辽阳府内很有威望的一位佛家大尼了。

李石文武双全，敦厚寡言然而器识过人。在太宗朝，曾在他的姐夫完颜宗辅的军前当武官，服役于完颜宗弼的帐下，后转任朝中文官。熙宗当朝，金廷在汴京新设置了行台尚书省的机构，李石出任过汴京都巡检使，接下去又历大名少尹、汴京马军副都指挥使，直至景州刺史。海陵朝，参加了修燕京皇城的指挥工作，并卫护皇城端门，居官止于兴中少尹。李石历金廷

三朝为官，文官或武职，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所涉历，是一位政治阅历极深的渤海官员。

但是，自海陵王执政以来，一向大反守旧的女真宗室权贵，稍见其谋叛迹象，便即行杀戮，甚至不惜株连贤官良吏。此外，海陵王对所有的宗室后代，都颇加戒备，这便对李氏的娘家渤海李氏大家族不利了。因为海陵王深知完颜雍的才能非同凡可，对其颇有戒意，但也找不出大的破绽，只好姑且听之任之。有一次，当海陵王迁都燕京治事时，在召见参与修建都城有功官员的例会上，见到了修城有功的李石。初见之时，海陵王就语意双关地对李石说：“此非葛王之舅乎？”意指完颜雍不凡，其人的娘舅也不会太俗气了。实际上是对李石的一次警告，言外之意，金宗室应老实，有关连的外戚辽阳渤海李氏大族也要加小心。熟知海陵王政治倾向的李石情知不妙，于是便藉口兴中少尹的官职任期已满，托病辞官，隐居辽阳，观察局势动向，再做新的打算。因此李石回辽阳之后，出于对海陵王的仇恨，怀着与姐姐李氏相同的复兴渤海民族的愿望，积极奔走，多方筹措，成了李氏身边的得力谋士。姐弟俩通力合作，明是奉佛，暗下里则请隐士，拉高人，联络起辽阳各方的渤海大族势力，组成复兴渤海民族的政变集团。完颜雍来到东京辽阳府当首官，给日夜苦思复兴辽阳渤海世家大族们带来了希望，也为以李氏姐弟为首的复兴渤海集团，找到了可以信赖的政治靠山，他们期望完颜雍出人头地，掌权得势，在政治上大有作为。

完颜雍到东京辽阳府当首官，也为他自己的发迹找到了一个理想环境。因为在完颜雍到辽阳的前两年，海陵王已经迁都至中都燕京了。从前的全国故都上京会宁府，地处金国极北

一隅，致使金廷多重视东北区，小看了中原，是眼光短浅之见，而海陵王的迁都成功，则整个扭转了这种守旧的势态，终使东北区的重要地位，退让给金国直接控辖的中原大地了。就是因为东北区，特别是东京辽阳府的地位下降，则为完颜雍据地居官，积蓄个人政治势力，提供了一个很难得的条件。而这时的海陵王完颜亮因当政前期推行了诸多改革大事，颇有成效，便渐渐地自我陶醉于既得政绩，开始刚愎自用，狂妄自大起来，并滋长了大一统思想，忘乎所以，自信“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还常言“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①，因而对他自己只是金国一国之君主，便很不满足了。完颜亮还写下这样一首诗：“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②狂妄的强权思想，必然导致狂妄的行动。1158年（金正隆三年）5月，海陵王终于公开他南征伐宋的新决策，“加兵江左，使海内统一”^③。宣称“朕举兵灭宋，远不过二三年，然后讨平高丽、夏国”。

海陵王既已决定南征伐宋，便在积极准备南伐战争的同时，最先地大兴土木，重修北宋故都汴京城，藉以重建正统之位。1159年3月，完颜亮派遣张浩、敬嗣晖全权主持修建汴京宫城事宜，指令他们调集民夫数十万，技术工匠两万人，不惜一切代价，运天下林木花石到汴京，以为重修宋故宫室之用。旧的宫室台榭一律拆除，务使“尺柱之不存，片瓦之不留”，一切皆重新建起。新建成的宫殿，金粉壁涂，玉砌柱石，华丽至极。仅此一项所征发的繁重徭役，竟使百姓农事失耕，生业废

①《金史》卷一二九，李通传。

②《康熙御制全金诗》卷首。

③《三朝北盟汇编》卷二四二

弃，民不聊生。

完颜亮要南征伐宋，必得在军事上做充分的准备，征集足够的兵员，组成庞大的军队。1160年秋，他先是委派梁球在女真、契丹、奚三种民族军队中征调兵员，不限数目，只要是年令在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的男丁，都在征集之列，一共征集到二十四万军队。继而再派高怀正、萧彦良、王修、梁肃等人充当宣差使，至各路汉人与渤海人的居住区里，征兵抽丁，又凑集成十七万人的队伍。所有应征入伍的新兵，还必得“自备衣甲、鞍马、弓箭、刀枪、军需、候粮”①，使穷苦百姓苦不堪言，百业濒临破败的境地。这是海陵王害民之事的第一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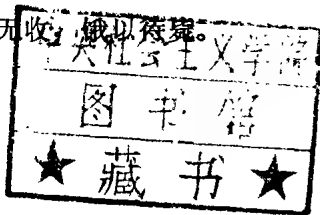
其次，为南征而匆忙打造战船，用于跨江攻宋。完颜亮曾严令韩锡、张仲愈等人，在通州潞河水上督工匠日夜赶制战船。因工期短，需用船只多，遂鞭打工匠，昼夜连班，竟有七天七宿不得休息一刻之事，工匠因腿受浸泡溃烂生蛆或暴死水上者不计其数。

再次，因赶制军械，害民也惨重。原来金廷储备制造军械原料不多，倾刻间即用尽，随后便向百姓强征硬索，致使制造弓箭之材价格暴涨，“箭翎一尺至千钱”，逼使百姓只好屠杀耕牛，“以供筋革”②，这一惨重压榨，又使无数百姓遭受洗劫之灾。

第四，海陵王大量地征调战马，按户口比例摊派至民间，共征调民马五十六万多匹。当马匹集中之后，一因战争未开打，二因饲草未储备，海陵王则下令就牧田间，任凭军马吃光地里庄稼，终致百姓秋后颗粒无收，饿殍荐臻。

① 《三朝北盟汇编》卷二二三。

② 《金史》卷五，海陵纪。



第五，海陵王为筹集军用物资，便发狠向各族人民征粮收税，巧立名目繁多，竟有先借民间税钱五年之奇闻。

诸此劳民伤财之行，横征暴敛之罪，海陵王完颜亮最终把百姓都驱赶到绝路上，不造反起义，将是无路可走了。因之在1160年的夏季，海陵王治下的金国大地，暴动云起，势不可当。反金风暴最先在北方突起，那是以耶律窝斡为领导，由契丹族农牧民所组成的反金复国大起义，其众不下数万人。随后中原汉族人民也群起反金。单州人杜奎，夺下单州城，据城反金；大名府人王九，在山东攻下一城，一时响应者竟达数万人。另外在济南还有耿京起义，太行山下有陈俊起义，可以说是“乘时而啸聚者，处处有之”^①了。这股来势凶猛的反金烈火，使海陵王顾此失彼，焦头烂额。相反，却给完颜雍在辽东起事，推倒海陵王的统治，造成了一个大好时机。完颜雍取代海陵王完颜亮，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① 《三朝北盟汇编》卷二四二。

第三章 称帝辽阳

完颜雍只比海陵王完颜亮小一岁，完颜亮的父亲完颜宗干为二太子，完颜雍的父亲是三太子，都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孙子，但又都不是嫡传长孙，所以谁也不心甘情愿地服从对方。加之完颜雍又对海陵王怀有逼妻致死的深仇大恨，更兼海陵王执政后期有败政，完颜雍早存取而代之之心，只是苦于条件不成熟而已。完颜雍在辽阳出任留守官兼府尹的近六年中，在自己身边集结了一个可以拥兵称帝的集团，它是由辽阳渤海遗民中的李张两姓大族和熟女真族中的权官武将们所组成，代表人物是李石。当完颜雍出任留守官之后，李石便从隐士身份，一变而为辽阳留守官府里的幕僚，协办军旅要务，成了一位没有官职的完颜雍私人的大谋士。另外还有完颜雍的生母，参与谋议和多方为之联络。同时，完颜雍又通过同辽阳渤海张氏的姻亲关系，把辽阳张家渤海大族拉来入伙。这样以来，便极大地增强了这个政治集团的势力。

提起渤海张氏大族，可谓非同凡俗之辈。张氏家族的远祖本姓高，曾是渤海国的东明王，到了他们的曾祖辈份高霸时，因做了辽廷大官，才改姓为张。这一大族在辽阳当地的代表人物则是张玄素和张汝弼叔侄二人。张玄素的祖父和父亲皆世为辽王朝的节度使，都是藉父功以荫得官，服役于辽天祚末朝。

1116年春，辽廷渤海籍军官高永昌在辽阳举兵称帝，自为

大渤海国王。建元隆基的时候，张玄素曾投其军中。可是当金将完颜翰鲁率兵进逼辽阳城下时，他便带兵倒戈，投奔金军，立下了首功，因此张玄素领金廷特授世袭铜州猛安，得到女真贵族的赏识。后日更因张玄素颇能效忠金廷，官运也就亨通起来：太宗朝任东宫计司，熙宗朝官至涿州地的静江军节度使，以廉察有无声名的政绩，再得进官一阶；海陵朝张玄素回到故乡辽阳居官，出任东京路转运使，成了完颜雍的下官。张玄素是完颜雍的岳叔父，张玄素的胞兄张玄徽则是完颜雍的岳父，他们是有多层次亲密关系。张玄素的侄子张汝弼，却远不如张玄素那样得势。本来张汝弼已经在金初以父荫补官了，但不得任用，一直到海陵朝得中进士第，才当上了沈州乐郊县的主簿，仅是一个九品衔的小官，可见金廷根本瞧不起他的才能。因之，张汝弼对金朝深怀不满之情，则是当然的了。所以当辽阳张氏渤海大族的总靠山、海陵朝中的一品高官尚书令张浩遭到海陵王的冷遇，“欲奏事不得见”，再托海陵王的红人周福儿代呈奏议，指责海陵王南伐所起用的“诸将皆新进少年，恐误国事”，则惹了大祸降身，被斥之为“恶闻其言”，并遭杖责。于是，张汝弼会同叔父张玄素，心甘情愿地一起归顺于完颜雍，则是必然的事了。

渤海大族支持完颜雍称帝，多是从政治上出谋献计，最后由李石定策。李石就是因此而成为当然的总谋士；又以勋威的特殊关系，“久处腹心之寄”^①，成为完颜雍称帝集团的核心人物。至于辽阳地区的熟女真权贵与武将们，则是从军事上给渤海集团提供了一支可为信赖的二万多人的军队。他们中的

^① 《金史》卷八十六，李石传。

首脑人物，当然也是支持完颜雍称帝集团的骨干要员。

金朝东京辽阳府地区的熟女真人，史书上多称做曷苏馆女真。在辽朝时，因他们居住在辽廷东京路腹心地带的辽阳之南，又正式著入辽籍，成契丹贵族直接统治下的臣民，于是人们便把这部曷苏馆女真的名称叫成了熟女真，以与不著入辽籍、世居辽国北部的白山黑水地区、由辽廷施以羁縻之治的生女真族相区别。这一部熟女真人是在辽圣宗当朝时，因常常攻掠辽王朝，为患辽国边庭而被打败，约在公元984年前后，被辽廷从鸭绿江地区强行迁徙至辽阳地区定居的，初迁时有二千余人。辽圣宗当时是既不想杀掉他们，免得结恨于辽朝，又不想使他们与故地之人相通，遂通过对鸭绿江女真“以分其势”的途径，达到永不为患的目的，因而才命令当时的东京留守耶律朮只就地安置他们的。可见这一部分熟女真人在辽朝治下，势必要遭到契丹贵族歧视的。辽末，金兵占据辽南之后，金太祖阿骨打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曾下诏言，无论是曷苏馆女真或是其他著入辽籍的女真，“本皆吾民，”允许“询访其官称、名氏、地里、具录以上”^①，给予优待。令下之后，他们便奋起争家世，加入了女真族的行列，得享女真民族统治的特权。

然而熟女真人到底与完颜部女真人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当全国反辽灭北宋的大业告成之后，又渐渐地受到了冷遇，仅有完颜福寿、独吉义等几员武将，算是极突出的高级人物了。因而他们的政治态度，也是愿投靠新的强主求提拔，争得高人一头之位。另外熟女真人算是辽阳地区的老户，与渤海遗民同居一地至今，至少也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两族中的上层人

^① 《金史》卷二，太祖纪。

物之间必有或浅或深的交往。当熟女真籍的武将奉海陵王之命调至伐宋前线，参加只能送死而毫无取胜可能的宋金战争时，必权衡一番，为自身计，便争投他们所熟知的完颜雍门下，用武力支持其称帝了。完颜福寿的大军开拔前线的前夕，他的军队在山东泰安地区把军资、武器装备齐备后，便乘时“诱将校北还”^①，同时又会合高忠建、卢万家奴等将领，募集了二万金兵，奔往关外的辽阳，听命于完颜雍，欲推戴其为主。不久，独吉义也率部来归。至此，完颜雍在辽阳拥兵起事，取代完颜亮的帝位，算是有了政治与军事本钱了。

本来完颜雍的手中还握有一小部分军队，专主弹压东京地区的民变，是不能轻易动用的。事有凑巧，1161年8月，契丹农牧民反金领袖括里，从辽宁咸平（今开原）率领起义军南下，欲攻打辽阳。这一突变的事件，正好为完颜雍合法地调兵遣将，征集兵员，大量地屯粮积草提供了口实，并且还能在准备迎战括里起义军时，把早就同辽阳渤海大族有交往的、手中握有兵权的婆速路兵马都总管完颜谋衍拉到身边，结果使完颜雍起事又多了一员高级军事指挥官，并增添了五千人的军队。

然而，完颜雍欲在辽阳起事，也并非容易之事。1160年秋，海陵王完颜亮在抓紧筹备南征伐宋之前，即派出内弟高存福到东京辽阳府当副留官，并带去李彦隆出任从六品衔的推官^②，授意他们分别在留守官府里或基层中，全面探听完颜雍的不轨行为，必要时有权就地处置。海陵王还时常另派身边近侍来辽阳，以询问完颜雍的健康状况为名，执行监视和打探消息的特殊任务，这都给完颜雍准备起事增添了极大的困难。

^① 《金史》卷八十六，完颜福寿传。

^② 推官是留守官府里的法官，专主审判刑事案件。

1161年5月，完颜雍的生母渤海李氏，突然患病死于清安禅寺中，这又给完颜雍带来了新的难题：亲友若都来吊丧，将全盘亮出集团的老底，导致前功尽弃；若不办丧事，将有失留守官的身价，而对死者也是不敬。权衡利弊之后，完颜雍采用小办丧事，草草收葬老母的中策，同时还特请海陵王派来的奸细李彦隆亲为他的亡母李氏撰写碑文，镌刻之后，置于为李氏专修的佛塔下。这样做，既抬高了李彦隆的身价，又可从他对李氏的盖棺定论的碑文中，探知点可琢磨的东西。从处理李氏的丧事中，又一次地看到了三十九岁的完颜雍政治上的成熟和老练与超人的忍耐力。

李氏丧事过后，时至秋末，政局更为紧张了。海陵王在9月间已经亲率六十万大军，无视熊熊燃起的起义烽火，兴师攻打南宋了。此时中都燕京兵力空虚，朝中无人，实是完颜雍起事的最佳时刻。然而，此时一个暗杀完颜雍的阴谋已酿就。因为高存福与李彦隆早已察觉到完颜雍欲要起事的诸多行迹，便设下计谋，以邀请完颜雍玩击球游戏为名，当场捉杀，嗣后再奏明海陵王。岂料此事被高存福的下人告密，于是完颜雍当机立断，决定听从舅父李石“先除存福，然后起事”^①的动议，将计就计，以议防范契丹起义军攻城的名义，召集众官至清安禅寺，诱来高存福与李彦隆，当场即杀了高、李二人。随后便于1161年10月7日晚，以东京辽阳府留守官兼府尹的高位，拥兵称帝于东京辽阳府的宣政殿，改元大定，开始了金世宗的一代帝业。

金世宗在辽阳称帝的成功，完全得利于辽阳渤海世家大族与熟女真籍权官武将的支持。但是，金世宗从根本上所代表的

^①《金史》卷八十六，李石传。

并不是渤海世家大族与熟女真籍权官武将，而是女真大贵族。加之这些人目光短浅，才能不佳，因此，金世宗一旦功成事就，他们自然而然地便会被撇在一边，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女真贵族统治了。只有李石一人，还略有重用，然而后来也在多方猜忌中，以明奖暗弃的方式让其衣锦荣归，退出历史舞台，老死家中。

第四章 率兵进京

金世宗完颜雍在辽阳建立大定政权之后，立即以参与政变和拥兵起事的主要成员，组成中央政权。任命完颜谋衍为右副元帅，高忠建为元帅左监军，完颜福寿为元帅右监军，卢万家奴为显德军节度使，李石和独吉义二人同为参知政事，张玄素为户部尚书，张汝弼则留在金世宗身边充做应奉翰林文字。

在新政权的中央班子里，尚留下了很多空位，乃是金世宗有意留给还在海陵王朝中任官的女真贵族们，待其投诚大定政权时而用的。所以当金世宗登上帝位之后，便及时发出诏令，多方派出内线人物，四处奔走斡旋，并通过各种渠道，运用不同的方式，积极地招降女真贵族们迅速向大定政权靠拢，倒戈反对海陵王，为自己效力。这也是金世宗的大定政权有意识有计划地移权于女真大贵族之手，所迈出的具有关键性的第一步。

金世宗命完颜阿鲁瓦带着他的亲笔诏令，前往河北归化州，劝说阿鲁瓦的叔辈、中都留守兼西北面都统、专主剿杀契丹起义军的海陵王重臣完颜劼英，接受了招降，率兵三万，归顺了大定政权。金世宗即命完颜劼英为大定朝的第一任左副元帅，还指令他再以新任左副元帅的名义，派人招降陕西统军徒单合喜，继而通过徒单合喜招降“西南、西北招讨司，河东、河北、山东诸路州镇”^①，然后再从新招降区里调集女真猛安

^①《金史》卷七十二，完颜劼英传。

谋克军，移防于中都燕京一带驻守，做为防范海陵王率南征军北返攻打大定政权的第一道防线。这些重要军事部署，完颜劼英见诏后都一一照办了，还以大定朝左副元帅的身份，严令所属官兵必须听命于新王朝，他自己即刻率军移防于河北通州。此举既可有效地防止新政权遭围困，又可用武力直接威慑前朝燕京同知留守完颜璋。与此同时，金世宗还派出完颜晏的儿子完颜忒里乃，侄子完颜鹞鲁补，先后两次赴上京会宁府，敦请与金太祖同辈的功臣、反辽战争中的名将、被海陵王辞退在家闲居的皇族元老完颜晏，出任大定政权下第一任都元帅，加封广平郡王。完颜晏受命来辽阳时，还“率宗室数人入见”^①金世宗，可见金世宗的招降方略，对女真贵族元老们的震动和影响是很大的。

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女真贵族元老与重臣的来投，并得以高位，终于激发了众多的海陵王朝中不得势的官员们，尽快地做出了投靠金世宗的抉择。不久，正在临潢府境内镇压契丹起义军的临潢尹温迪罕移室懋、肇州防御使神土懋等人，均相继来投金世宗。就连海陵王的侄子完颜元奴、完颜耶补儿，为逃避海陵王的捕杀，也奔往辽阳求生路了。因来归的官兵日益增多之故，金世宗便决定打开府库，取出内库金银器物充军用；不足，则下诏继续推行海陵王允许地方豪富纳钱买官爵的政策，用以筹集军饷。同时还下诏征用民间马匹充军用，答应“事毕还主，死者给价”。

当大定政权在辽阳初步稳定的时候，金世宗又召开了参与首事的谋士和大定新朝中的女真权贵共同出席的御前军事会

^①《金史》卷七十三。完颜晏传。

议，就如何防范海陵王的兴师伐罪和大定政权今后的去向等重大问题，进行朝议。元老官员多劝金世宗居守上京，重在女真贵族发迹的故土会宁府地区，组建一个与海陵王割据对抗的政权，这是一个重建割据政权，不敢进取的下策。李石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坚决主张“宜因此时直赴中都，据腹心以号令天下，万世之业也”。他力劝金世宗立即从辽阳起兵进军中都燕京，取海陵王而代之，夺下金国中央政权。这是李石依据当时的特定局势而提出来的上乘之策。独吉义很赞同李石的主张，他进一步分析当时的形势说，“陛下此举若太早，则正隆（指海陵王）未渡淮，太迟则窝斡（指契丹起义军）必太炽。今正隆已渡淮，窝斡未太盛，将士在南，家属皆在北，惟早幸中都为便”^①。张汝弼等人也都很赞同李石的主张。金世宗采纳了李石的意见，于辽阳称帝的当年11月13日，亲自率领他的儿子完颜永升、完颜永迪，协同满朝文臣武将，拥兵约三万，从辽阳向中都燕京进发。进军途中，金世宗颁布了一系列“维新”诏令，深得人心，极大地补偿了大定政权在政治与军事力量上的不足。

首先，对正在江淮前线南征伐宋的海陵王完颜亮本人，发出征讨檄文，历数其罪恶，指责其对宗室百余人“并以无罪，尽行杀戮”。还指责完颜亮曾杀害厉言谏止南征伐宋的养母徒单太后；将金国开朝首都、太祖兴王之上京会宁府所有宫殿夷为平地；尽行追夺太祖、太宗时给开国功臣王爵封号的赏赐；对近亲宗族的妇女，“有容色者，恣行烝淫”^②等大逆不道之事，意在激发女真旧权贵起来反海陵王。

^① 《金史》卷八七六，独吉义传。

^② 《三朝北盟汇编》卷二二三。

其次，声讨海陵王杀熙宗夺帝位之罪，言说金熙宗完颜亶乃太祖高皇帝之长孙，遵从金太宗的遗训，“嗣膺神器十有五年”，其治绩也是功大于过，“内抚外宁，近安远至，虽晚年刑戮过甚，而罪不及民”。然则海陵王却是“不思尽忠匡救”“篡杀自僭”^①的无道之昏君。为此，金世宗则下诏除去海陵王强加给金熙宗的贬称庙号“东昏王”，“溢武灵，庙号闵宗”。与此同时，金世宗还下诏“追尊皇考幽王（完颜宗辅）为皇帝，溢简肃，庙号睿宗，皇妣蒲察氏曰钦慈皇后，李氏曰贞懿皇后”。而金世宗自己又“尊号为仁明圣孝皇帝”^②。其用意是欲把自己摆在金太祖嫡传正宗的位置上，昭示他的登极当皇帝，乃是“皇孙继嗣，止予一人，历数有归，不期而会”的天意。

再次，积极招降海陵王朝中的官员归顺新朝，只要来降，不论内外大小职官，一律继续任用。为此特意派出完颜福寿的儿子完颜和尚，带上金世宗的诏令，专程到汴京，以完颜和尚的父亲与张浩是好友的关系，暗中招谕海陵朝尚书令张浩弃官北上归顺金世宗。金世宗还诏令从前被海陵王免职的官员，只要不是犯有杀父母、贪大赃、做强盗的罪过，皆“并与改正，量才收用”；凡被海陵王杀戮的官员之暴露骸骨无人收葬者，指令大定朝下新官府，予以埋葬；历代忠臣烈士庙宇、坟典，按旧例岁时致祭，意在瓦解海陵统治集团，收买人心。

第四，对各族百姓广施招抚，发布大赦令。诏定截止至1161年10月8日以前，“除杀祖父母、父母”^③大罪之外，罪无轻重，也不论是已定案或未定案，已发觉或未被发觉，一律

①③《三朝北盟汇编》卷二三三。

②《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赦免其罪。从前因海陵朝签兵从军，致使穷苦百姓欠下了官钱或私债，甚至是卖掉子孙儿女者，当即尽行放免。被海陵王征发到汴京修建宫殿的民夫，或因参加契丹起义军而使其家属被罚做官奴者，经官府验定核实后，发还本处，与家人团聚。因惧怕南征伐宋白白送死的逃亡官兵，或者因躲避徭役而逃亡在外的民夫与奴婢，以及犯法外逃的人犯等，皆许令陈首，免罪不惩处，回家乡操生业。若原系在籍军人，还可以重回军中任事。至于那些“亡命山泽，聚为盗寇”者，同样准许自首，依然可返回故里。头目首领若能“劝率徒众出首”，定要申奏尚书省，论功“别加旌赏”^①；如果抗拒不投降，或者是“若犹疑贰”，便“俱就焚灭，悔无及矣”^②。意在通过招抚与剿杀的策略，瓦解叛金起义军，收拢民心，为金世宗鞭所能及的地区，提供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

第六，对待北方如火如荼的契丹反金大起义，金世宗则采取了尽量招抚或求其不积极出兵反对大定政权的政策。在诏令新投降过来的契丹起义军的将领们就地守土、相机讨伐之余，只“遣权元帅左都监吾扎忽，右都监神士懣，广宁尹仆散浑坦讨契丹诸部”^③，没有做出积极围剿的任何举动，而把主要精力用于招降上面，多次派出熟悉契丹农牧民住地情况的如移剌扎八、前押军谋克播斡、前牌印麻孩、利涉军节度判官马脑等，前往各支起义军中，令其接受招降。此项政策在当时虽然收效不大，却给金世宗稳住契丹起义军，使之不能迅速南下，为自己攻打空虚的中都燕京赢得了时间。随后契丹农牧民起义军中又

① 《三朝北盟汇编》卷二二三。

② 《金文最》卷五。

③ 《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发生火并，无暇攻打大定政权，从而使金世宗很顺利地进占了中都。

第七，对燕京的海陵朝留守官，金世宗在未进入燕京之前，即秘密派人潜入城内，“乘夜揭榜”于燕京街头巷尾，大肆宣扬愿率先归金世宗者，“购以官赏”。随之又收降了阿锁、完颜璋等人，暗杀了效命海陵王的沙离只、抹捻撒离喝等，完颜璋一伙主持中都大权，为金世宗率军进京，清除了一切障碍。

金世宗上述政策的提出，显系当时形势的需要，同时也昭示了金世宗的明智。这些政策既能震动海陵旧王朝，使之呈现出众叛亲离之状，又可使金世宗顺利而迅速地进军关内。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金世宗的称帝是经历了一番艰难险阻才得以成功的。

海陵朝北面行营都统白彦敬与副都统纥石列志宁，是海陵王的得力重臣，曾得“赐御服皮袄”的恩赏，在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军时，又领有“相机从事”的特权，所以很自负，拒不接受金世宗的招降，反逼招降人石抹移迭、移剌曷补等人背叛金世宗降己。这一目的未达到，则将招降之人尽行斩绝，随后又“使偏将率兵拒于建州之境”，做出威胁金世宗进京之态势。金世宗称帝的消息传到伐宋前线，海陵王完颜亮召开了军事会议。当时，海陵王曾有心停止攻宋战争，“召诸将谋北归”，讨伐金世宗；抑或分出一部分兵力攻打大定政权，另一部“且分兵渡江”继续伐宋南征。假如这一决策付诸行动的话，金世宗的大定政权将是很危险的了。因为金世宗手中所握有的兵力仅是几万人，而海陵王的兵力却达几十万之众。然而，海陵王却一味地听信了奸臣李通的滥言，“陛下亲师深入异境，无功而

还，若众散于前，敌乘于后，非万全计”，①反对退兵北返讨伐金世宗。

海陵王听信了李通的主张，实际是采用了一个坐失战机的下策，使金世宗赢得了率兵入关、夺占中都燕京的大好时机。在这场抢时机、比智谋、全面较量的决战关头，海陵王到底输给了金世宗。公元1161年11月27日的深夜，年仅四十岁的海陵王完颜亮，在扬州地区的瓜州渡龟山寺的御榻上，被伐宋哗变金兵用乱箭射死，至此，南征伐宋的战争中辍，金国两个政权并存、两个皇帝同在的局面，也因海陵王之死而结束了。当年年底，12月19日，金世宗几乎是在一路顺风、很少遭遇抵抗的情况下，率满朝文武进占燕京城，夺下了金国中央政权，开始了大定朝的王业。

①《金史》卷一二九，李通传。¹

第五章 审时度势

金世宗率军进中都燕京，登上贞元殿执政之后，无论是形式上或内容上都说明他反海陵夺政权的历史进程，以他的胜利而告结束。然而，初兴的大定政权面临的严重危难局势，远非金世宗个人所能料及。

从金国军事力量上看，金世宗当朝之初，女真贵族赖以起家的猛安谋克兵和金国所拥有的凶猛铁骑，在入主中原并时过四十年后，早已失去当年的雄锐，论带兵将领的才能，又远不能与征辽灭北宋时相比。开国时跟随太祖、太宗南征北战，并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帅强将们，不是死于战阵或患病告别人世，则是亡命于宗室厮杀的内耗之中，健在者极少。就其开国时还算是后起的中级军官，在海陵王当国时，也有很多人因种种原因遇杀头或贬斥了，及至金世宗上台执政之时，就很少有女真名将可用了。再就女真士兵来看，其战斗力也非昔日可比。金初的女真战士，是为改变“地狭产薄”而战，且又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训练有素，“兵精力齐”，因而“一旦奋起，变弱为强，以寡制众”^①，终成无敌之兵，征辽伐宋如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当今之时，金世宗所能集结起来的金兵，乃是攻宋败阵之兵，大有惊恐甫定之势；其中多数人又是从各族民众中

^①《金史》卷四十四，兵志。

强征入伍，兵源复杂，年令五十岁以下、二十岁以上，参差不齐，且年岁大者居多，思乡厌战情绪极强烈，这样的兵必然是战阵无勇，“无复昔日轻锐果敢之气”^①。这使金世宗清楚地认识到金国军队须经整顿改编之后，方能临阵；否则，据守家门尚可，进攻他国亦复不可能了。

从经济上看，金廷国力也是景况不佳的。至金世宗得国时，金朝建国虽然已过四十年，但国内安定的日子却较少，全力用于发展经济的时间则更少。这四十年中的前二十年战事纷纭、争城夺地、开疆拓土，虽打下金廷江山，但北方的经济也因战争遭到了破坏。接下去的十年，金廷政治动乱，割据称雄之事日多，倾轧厮杀屡见不鲜，更无从谈什么治国恤民、积蓄国力，因之北方社会生产仅是复苏而已，很少有什么新的发展。后十年是海陵王完颜亮当政时期。迁都燕京，解决了金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偏移极北的问题，使之“以北则民清而事简，以南则地远而事繁”，“使命苦于驿顿，期月而周知”，

“州府申陈或至半年而往复”以及“供馈困于转输”^②等诸多弊端，都迎刃而解。而大兴改革之治，金国治下各业倒是有所发展，但为期太短暂，改革初见成效时，海陵王又仓促酝酿对宋之战争。再加海陵王在南征伐宋前的诸多倒行逆施，竭泽而渔式的横征暴敛，致使金国百业荒废，人民流离失所，饿殍盈野，经济崩溃到无可收拾的地步，远远地落后于南宋王朝。若不是南宋王朝中汤思退等主和派占了上风，理学思想造成南宋统治者无复进取之心，金国想保持固有的疆界，将是很困难的。这就迫使金世宗必须正视现实，在宋与金处于平衡状态，

①《三朝北盟汇编》卷二三〇。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二。

谁也无力战败对方的时候，立刻终止宋金战争，确保既往已经造成的南北对峙局面，方是上策。

再从金世宗所代表的民族来看，也极需要输血吸氧，尽早恢复元气。女真族原本是辽王朝契丹贵族治下的一个后进民族，1115年建国时，本民族的社会形态尚处于不发达的奴隶制初期。历经几年之功，入主中原，女真奴隶主贵族则一跃而为北中国大地上的新的统治者。他们承受了迁徙新领地、高居统治宝座的突变，使戎马为业的女真新贵，时刻都得迎受来自封建文明的猛烈冲击。从前颇似铁板一块的女真奴隶主集团，而今也逐渐地产生了裂痕，争权夺势的格斗时起，割据称雄的厮杀不断，极大地内耗了统治力量。再经海陵王的几场大杀戮，贵族阶层人士所剩甚微，根本无济于巩固女真贵族统治的需要。就其女真族民众来说，虽位居统治民族之列，但在连年战争、繁重兵役面前，或因尽弃狩猎业，极不适宜农耕生产的缘故，竟致家境破产贫困了。这些到处可见的颓势，又告诫金世宗，金朝江山将因女真族的衰败，大有得而复失之忧。

就现实来看，金世宗虽新建大定政权，仍是危机四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此刻，南宋国中一些怀有抗金复仇思想的官员，顷见海陵王遭惨败，诸如张闳等人，便认为“观金势已衰，何必先示以弱”^①，竭力主张进兵北伐攻打金国。因之，南方宋金边境的危机也是摆在金世宗面前的一大难题，稍一不慎，将导致宋金战争的再爆发，金世宗的一切治国大业将无从做起，大定政权也将一事无成。就其国内情况也是极为不妙。当海陵王伐宋战起的时候，金国内早已是反金起义烽火遍地；

^①《金史》卷三八一，张闳传。

大定政权建立后，仍然是有增无减。中原多为小股起义暴动，尚容易对付；最严重者莫过于北部契丹农牧民的大起义了。契丹人的反金起义，不仅势大人多，而且他们是怀着被金国灭亡的仇恨，不堪忍受女真贵族的民族压迫而起兵反金的。另外，这支起义部队多以骑兵为主，战斗力较强，战术也很灵活。更为主要的是他们的居住区与起兵地点适处金国北部边庭地带，西连党项族所建的夏国，离奚族遗民的聚居区也不远，北则同靺鞨族相邻近，势力所及极为广阔，假如他们一旦与周边各族联合起来，共同攻金，其后果不堪设想。

鉴于此种严重局势，金世宗采取了改变局势的策略。这个策略分为两步：眼下，要在最先稳定宋金局势后，便即时地集中主要兵力，全力镇压各地起义力量，尤其是契丹农牧民大起义；其次是力争保持住以往宋金对峙的局面，尽快造成一个内外安定的局势，使大定政权迅速地得到巩固。

于是，金世宗便争取所有在海陵前朝中任职的官员，尽快地归顺和效命于他，尽早形成一个联合而稳定的政权，并以此做基点，行使他的一整套新的治国方略。

金世宗进京之后，尚有效忠海陵王的女真名将白彦敬、纥石烈志宁等人死命顽抗。因其部下皆愿投降金世宗，加之完颜谋衍已率大军压境，才被迫投降大定政权。金世宗知之来降，立即召见了他们，晓之以大义。白彦敬等无言以对，深感后悔。金世宗不但不杀他们，反而赦免了他们的罪责，进而加以重用；白彦敬为曷速馆节度使，不多日又晋升为御史大夫，在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时，派他督兵屯驻于金与西夏的边境，负责堵截契丹军西奔耶律大石政权的军事要务。白彦敬后立战功，世宗则再擢升他为兵部尚书。纥石烈志宁被任命为临海军节度

使，并在镇压契丹起义军的金军中充当右翼军都统，不久又因指挥才能卓著，立功奇多，晋升为镇压契丹起义军的主帅。后日当平定契丹起义军得胜时，便当上了金军左副元帅，得世宗赐以玉带之奖赏。

金世宗对白彦敬与纥石烈志宁等前朝武将的重用，使所有新降大定朝的军将们震动非小，深感金世宗是一位不念前怨、颇能用人的明君。

对海陵朝中的尚书令渤海人张浩的招降，显示出了金世宗政治上超人的魄力。张浩是前海陵朝的宰相，官阶一品，很有名气。他因力阻海陵王伐宋，受到杖责，从此失去海陵王的信任。金世宗得知此事即派人前往汴京，劝说张浩早日归顺新朝。1162年2月，张浩亲率数名亲信官员来燕京。金世宗召见之后，即刻诏令，张浩为大定朝的尚书令，继续主持金国朝政，官拜太师，封“南阳郡王”。他还对张浩过往的失误之处，加以排解，对张浩的才能加以肯定，并意味深长地劝勉道：“卿在省十余年，综达政务，故复用卿为相，当自勉，毋负朕意。”后来还向张浩付以选贤荐才之重托，“卿为尚书令，凡人才可用者，当举用之”^①。

毫无疑问，金世宗这些笼络前朝勋臣的措施，不仅可使当时较为混乱的社会日益趋向稳定，而且选用了一批人才，使他们为其统治效劳尽忠。

①《金史》卷八十三，张浩传。

第六章 安边保境

一 剿平起义

辽国在1125年1月被金朝所灭亡，契丹贵族的统治也被女真新贵的统治所取代，契丹人便成为金廷治下的亡国遗民了。金初对契丹遗民实行了两手政策：对上层人物分化瓦解，收买一部分人效命金朝，给他们官做。而对广大的契丹民众，则是施以分迁离散之策，一部分徙居女真故地，与当地的女真族杂居，以便于控辖；其另一部分契丹人，有众不下几十万，则要永远地屯驻于金同西夏的西北边境，被强迫在荒凉的边地上从事游牧业。金朝还利用契丹与西夏国之间有世仇的心理，派军队督其戍守边境，阻挡夏国党项贵族为害金朝。

公元1160年（正隆五年），海陵朝曾派出征兵官燥合、杨葛到边境契丹遗民聚居区，征调契丹丁壮充军，以为南征伐宋之用。契丹遗民知之万分恐慌。自认为他们的家乡西北部适与夏国接近，“世世征伐，相为仇怨”，若男丁尽被签征从军入伍，夏国必乘虚来攻伐，届时“则老弱必尽系累矣”。遂纷纷哀告于金廷征兵官，乞求代为上言，缓征或是减征。金征兵官杨葛有难言之苦，又不敢违命，竟忧愁病死。而另一征兵官燥合，非但不代言上报，反而与另外两位征兵官耶律娜、没答涅

合同谋，竟强行将西北路契丹兵调走，并要将契丹民中丁壮者尽数签征入伍，遂激起民变。西北路招讨司译史契丹人撒八，偕同另一小军官孛特补，率众打开当地的兵器库，取“贮甲三千”，首举义旗，并杀了金廷征兵官完颜沃侧与燥合。随后，当地的契丹牧民皆奋起响应，其众不下万余人，并计议推选辽天祚末帝耶律廷禧的后代为王，选定原系金廷的都监老和尚做为首领，明确地显示了契丹起义军除了反对征兵之外，还有浓厚的报金仇复辽国的愿望。所以他们见到金廷派往那里的女真军官便即行处决，诸如原在那里的群牧使徒单赛里、完颜鹤寿及其三个儿子，都是在首义之时即被契丹人杀掉的。时过不久，上京会宁府地区的辟沙河千户十哥等，也率领契丹部众，尽夺金兵马匹，奔往西北路，加入撒八所领导的契丹起义军中。与此同时，辽宁咸平府（开原）的契丹人谋克括里也适时起义了，“招诱富家奴隶”，参战反金，“数日得众二千”，攻陷韩州，又下咸平，在那里“缮完器甲”，打开了官府财库充做军资，用为募兵。义军攻城夺地，连下济州、信州地区，欲直逼东京辽阳府。在遭到东京留守完颜雍率军抵挡后，括里便率部众加入了撒八军中，遂构成金廷北方一支特大的反金起义队伍，直接威胁燕京。这支起义队伍极大地牵制了海陵王发动的南征伐宋的战争，使之不能如期开打，也迫使海陵王在积极伐宋的紧要之际，不得不派出强将枢密使仆散师恭，西京留守萧怀忠，带兵一万北上，会同驻军当地的右卫将军萧秃剌，全力进攻契丹起义军，血战临潢地界。初战时，金军失利不少，又兼粮草不济，被迫退军临潢城，不敢再战。而契丹起义军也趁时离之西去，沿龙驹河西下，谋归西辽王耶律大石的西辽国。金将仆散师恭、萧怀忠、萧秃剌等见之也不敢追击。海陵王见

此，则以贻误战机之罪名，怒斩仆散师恭、萧怀忠、萧秃刺等三名金将，并于8月间再改派枢密副使白彦敬，加官为北面兵马都统，派出开封尹纥石烈志宁为副都统，约定从东向西进剿；另外又指派中都留守完颜穀英为西北面兵马都统，西北路招讨使唐括孛古为副统，约定从西部与南部围剿，期望一举奏效。但是事与愿违，契丹起义军非但未被打败，反而越战越强，拥兵达数万，迫使海陵王的南征伐宋之战无法按计划进行。与此同时，中原汉人反金情绪也随之高涨起来了。海陵王完颜亮见此情景，怒火中烧，下令用多捕多杀之策，力求迅速压平各路起义军，“匹夫匹妇不可留”，“无少长尽洗之”^①。所施用的杀人手段也残忍之极，不是“凌迟处死”，便是“锯灼，去皮截手足”。然而皆无济于事。气得海陵王干脆禁止直接向他禀报军情，“言者辄罪之”。表明海陵王一心要发动攻宋战事，对契丹起义军则无可置顾了。

当契丹起义军反金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金世宗完颜雍正在辽阳出任留守官。他深知契丹起义军是女真贵族的真正大敌，所以从辽阳起兵进燕京之初，即对契丹起义军能否奋起阻挡其进军的问题，给予了严密的注视。先是派出移剌扎八等军将前去招降，结果是招降首领契丹人移剌扎八“见窝斡兵众强，车帐满野，意其可以有成”^②，竟丢弃招降使命，反而投降起义军了。继而金世宗又多用新降的前朝官兵，就地防守，伺机抗击，结果还是耶律窝斡先下手，率众围攻临潢府，活捉了金总管移室懃。接着耶律窝斡押解移室懃至城下，令其招降城内金军快速出降起义军。可是移室懃到达城下时，反而高

^①《三朝北盟汇编》卷二四二。

^②《金史》卷一三三，耶律窝斡传。

喊：“我恨军少不能灭贼，贼毋能为也，慎勿降。”①喊话未完，移室懣便被起义军杀掉了。可见起义军的来势是很凶猛的。

到后来，金世宗则改变了策略，颁布了一系列的招抚令，让契丹人把这些诏令散发至契丹起义军中，然收效并不算大，仅是减少点抵抗而已。待到金世宗到达燕京时，耶律窝斡的起义军竟发展到“众至五万”的地步，耶律窝斡本人也在同年12月间，在军中称帝，“改元天正”，以复国建立政权的形式，同金世宗的大定政权对峙。

金世宗进京之后的不多日，金国同南宋的战争状态稍有缓解。他估计到南宋王朝不可能在近期内全力出兵北伐金国，遂当机立断，脱身宋金战争之外，以便全力对付契丹起义军，在短期内解除威胁金廷安危的大患。于是金宗宗便在进京后的第二年初，集中一切所能集中的兵力，同契丹起义军全面开战了。

金世宗最先决定改变海陵王所施用的专肆剿杀的策略，改换招抚在先，多施招降分化之策，然后再配合以大兵进剿，甚至不惜使用阴谋策反手段，务求取胜。金世宗先是派出右副元帅完颜谋衍，临海军节度使纥石烈志宁，在懿州、川州地界集结兵力，充做右路军，并做一点试探性的进攻。1162年的2月以后，金世宗又使用契丹人，分头把他所发布的各类招抚令散发于契丹起义军中。招抚令中指出过往因偷盗避罪，或因逃避徭役而投奔起义军中者，现今不问过往罪行轻重与否，“并令归业，及时农种”；现在起义军中有官职或是能带领一伙人投降官军者，则要“仍与官赏，依本品量材叙使”②。其中跟随长官来降的士兵，不愿回原籍老家者，还可以就地安置生业，“有

①《金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六。

②《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才能者亦与录用”，若过往本是官府中的奴婢，或为金国官营工业的奴隶，来降后即恢复人身自由，可以各奔所愿去处就业，并得以“免三年差役”；如果能捕杀起义军官长而来降者，则定要“验劳绩约量迁赏”。金世宗还特别详细地规定了捉拿契丹起义军统帅耶律窝斡的赏格：原是猛安官者，“加三品官授节度使”；原为谋克官者，“加四品官授防御使”；原来是平民无官称者，“加五品官授刺史”。假如本来已是节度使或防御使的大官，则授予世袭猛安；已是刺史者则授与世袭谋克，后又改做“遍谕将士，能捕杀窝斡者加特进，授真总管”^①。本为金朝的安远大将军的斡里裒、猛安七斤，叛金参加契丹起义军，受招降来京，金世宗则特令“加昭武大将军”。另外两个同时来降的无官百姓，也破格地加官，特授予“阿里葛武义将军、磨哥忠勇校尉”。

闰2月，完颜谋衍所率领的先遣军，已在懿州、川州地区扎好了营寨，金世宗见报则即时地从北方运去粮草，从南方送上武器，还把从伐宋前线退下来的军队补充到那里去。并诏令完颜谋衍如感到不足需用，可“量于富家签调，就近地签步军”。随后又增派前海陵朝南征伐宋军的浙西道都统制、契丹籍将领耶律无宜到北方前线，“规措边事”^②。同时奉调前往镇压契丹起义军者，还有完颜福寿、徒单克宁、仆散浑坦等强将。耶律窝斡得知金廷如此用兵之后，则率兵先攻取济州，欲截断金军粮道，于是双方军队便在4月1日会战于长泺。战争一打响，金军即发动了攻势，金军主帅完颜谋衍亲自率领右监军完颜福寿、左都监吾扎忽，带领一万三千兵做主军，直取契丹起义军

^① 《金史》卷一二三，耶律窝斡传。

^② 《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的辐重要地。另以曷懒路总管徒单克宁、广宁尹仆散浑坦，同知广宁尹完颜崧雅、肇州防御使唐括乌也等将领，率部充做左翼，临海军节度使纥石烈志宁、曷苏馆节度使神土懋、同知北京留守完颜骨只、淄州刺史尼庞古钞兀等将领充做右翼，从两侧回军迎战契丹起义军的增援部队。这一战，完颜谋衍打败了起义军，“追北十余里，斩获甚众”^①。金军得此胜利，则没有再积极进攻起义军，于是耶律窝斡就再得集结军队之机，并弃济州西去，渡过雾松河，然后再集中主力直接扑向懿州地界，一举攻陷灵山、同昌、惠和等县，愈加靠近了京师，“睥睨北京”^②，直接威胁到金廷中央政权的安全。这是因完颜谋衍、完颜福寿等将领指挥无能，又不敢猛追契丹起义军而造成的失误，待察觉之后，战机早已贻误了。当时坐镇燕京的金世宗，见此险情，深感不妙，便迅即决定以率军不前、“坐逗留”之名，将完颜谋衍撤职，“召还京师”，并于6月间任命新提升为平章政事的仆散忠义兼任右副元帅，指令他驰赴前线，全权主持镇压契丹起义军的军事要务；另外配备西南路招讨使完颜思敬为元帅左都监，临海军节度使纥石烈志宁为元帅右监军，意在改变成东西夹击之势，期望在中都燕京的北部消灭这支起义军。

为了在燕京北部围剿契丹起义军，金世宗谕告金国全军将士，对待未开战即投降金军的契丹起义军，“不得杀伤，仍安抚之”^③，即或见仗了，但是在“败走之后，诏诱来降者”^④，也要给予优待，其中如有原是奴婢者，则令其归还乡里，官府出钱给

①④《金史》卷一二三，耶律窝斡传。

②《金史》卷八十七，纥石烈志宁传。

③《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他们赎身，恢复人身自由。接着金世宗又对作战有功的金军将领，赐赏奖励，以资鼓舞。契丹籍官员移里董窟域，因能拒绝耶律窝斡的招降，并“连战有功”，特令晋升“宣武将军，赐银五百两”，另赏御衣。从起义军中投降过来的将士，并有立功表现者，也要分别赏以官职，特授“孛选昭信校尉、接刺忠翊校尉”。金世宗还一再敦促前线将领，定要接受前任将领们失败的教训，“当尽心一力，毋得似前怠弛”。同时又诏令监军官员，一旦见到在战场上“用命力战者，疏记以闻，朕将约量迁赏”，绝对不许“承徇上官，抑有功、滥署无功者”①，意在瓦解敌军，鼓舞士气。

与此同时，金世宗进一步加强军纪，一旦查知违纪者，即“依军法约量决责”；同时另外加派河南路统军都监蒲察世杰为西北路副统，令他先在西北路驻军，以后则要听命于征契丹军的总帅仆散忠义的调遣，或“从忠义征行”。还指令完颜思敬、唐括孛古底为西南路正副都统，率兵五千，赶往燕子城，同当地戍边军会在一处，然后再选定“地形冲要”的地方，“远斥候，贼至即战，不以昼夜为限”，阻截住契丹起义军的退路，若一旦见契丹军败时，则“可选新马三千，加刍秣以备追袭”②。为防范耶律窝斡率兵突袭中都燕京城，指保京师的安全，世宗还令万户官温迪罕阿鲁带“以兵四千屯古北口”在蓟州与石门关等要地，“各以五百人守之”。并派出探子到居庸关、古北口一带要隘处，“讥察契丹奸细”，诏令有能“捕获者加官赏”。

约在6月底，金廷征剿军与有众八万人的契丹起义军会战

①② 《金史》卷一二三，耶律窝斡传。

于河北花道地界。这是一场事关大定政权命运的大决战。战事开始，金军先遭小败，继获大胜，迫使耶律窝斡率残军慌忙向裊空两侧的陷泉地区撤退，金军也随即星夜兼程追赶契丹起义军，终使契丹军在涉水渡河后步入沼泽地，被金军围堵截击，受挫惨重，“人马相蹂践而死，不可胜数”。起义军中的大将，耶律窝斡的弟弟耶律裊当场被俘获，连耶律窝斡本人也险遭活捉，“仅与数骑脱去”。金军“尽获輜重，俘五万余人，杂畜不可胜计”。这一决战过后，契丹起义军的力量大衰，耶律窝斡只能“收合散卒万余人”，奔往奚族居住区，另找新的友军支援了。

然而，耶律窝斡退至奚族居住区以后，因为得到当地奚人的支持，军势又渐渐地壮大起来。耶律窝斡便常常出军攻打速鲁古淀、古北口与兴化之间的金军驻地，多是获胜而归，并在古北口外打败金万户温迪罕阿鲁带的军队，再度形成威胁燕京安全的严重局势。迫使金世宗不得不在8月间，再制定在奚人居住区里剿杀契丹起义军的战略计划。

金世宗一面从中都增派完颜谋衍等将领，率兵三千，前往古北口，会同驻守在那里的五千金兵，全力阻挡契丹起义军南下攻燕京；一面又命令完颜思敬、高忠建等将领，率所部迅速进兵奚地，狠杀猛剿，终在栲栳山地区，打败了奚族支援契丹军的部队，并“招降旁近奚六营”。对其不愿降金的奚人，金世宗则下令“尽杀其男子，以其妇女童孩分给诸军”，意在用血洗奚人之策，使契丹起义军在失掉友军支援之后毫无立足之地。

金世宗还再度放宽招降政策，诏令除耶律窝斡一人不可赦免之外，其余之人只要肯于来降官军，“皆释其罪”。

时过不久，由于奚人遭金军屠杀惨重，起义军向金军投降人数增多，再加义军中流行严重的传染病，将士“多疾疫而死”，使耶律窝斡所领导的契丹起义军，处于极不利的劣势。于是“窝斡自度势穷”，便打算率少数人撤往沙陀人居住区，隐蔽于草原或山林中，伺机再起反金。

金世宗下令不论何地将士或百姓，如若藏匿耶律窝斡本人或是其部下者，一经“检括”查出，则定处重罪。一面收买契丹起义军中的奚人稍合住，“释而不杀，许以官赏”，然后再将稍合住“纵还贼中，使诱其亲近捕窝斡以自效”^①。稍合住被收买后，即听命纥石烈志宁的指派，潜回契丹起义军中，编造谎言，隐瞒真情。随后，稍合住在起义军中物色到了契丹人神独干，利用其能够接近耶律窝斡的机会，于9月间合伙抓捕了耶律窝斡及其母亲徐鞏、兄弟、妻儿、儿媳、侄子等，“尽收伪金银牌印”，一并押送到金军右监军完颜思敬的官所。与此同时，契丹起义军中的胡里改节度使什温及家属，枢密使逐斡与部下三十余人，以及都元帅丑哥，连同所带的一个金牌，五个银牌，也都分别为金军所俘获。余下的起义部众，也在燕子城一带地方被金军打垮，只有少数起义军的官兵，由括里、扎八率领“遂奔于宋”，得以幸免。至此，金世宗用兵仅八个月的时间，就剿平了金国中最大的一支反金起义军，解除了大定政权的威胁。

金世宗在镇压了契丹起义军之后，在大奖功臣、班师庆功的同时，还颁旨令将耶律窝斡一家尽杀害于中都燕京城，耶律窝斡被“梟首于市，磔其手足，分悬诸京府”，以儆效尤。同

^① 《金史》卷一三三，耶律窝斡传。

时殉难者三十余人。

历时二年多的契丹农牧民反金大起义，战斗至数省区，行程近万里，拥众十余万，建立了契丹政权，鼓舞了中原地区各族人民的反金斗争，显示了契丹民众反对女真贵族统治的巨大力量，大有一举灭金之势，然而却很快遭到了失败。究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契丹起义军的领袖们，反金作战勇敢有余，但缺乏策略，从未提出联合各族人民共同反金的主张，而对女真贵族抱着一种复仇心理，见之即杀，以多杀解私愤为快，毫无争取分化之策。又兼契丹起义军在反金未胜之时，即有火并内耗，过早地呈现出裂痕。当反金战事失利时，内部意见又极不统一，耶律窝斡本人竟置多数人的意见于不顾，而决意弃地而奔，投靠西辽国耶律大石政权，因之造成起义军中无端之混乱，挫伤了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坚决反金到底的意志，这是构成契丹起义军遭致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相反，金世宗对契丹起义军所施用的剿与抚的策略，运用地得体自如。他大量地起用了契丹籍官员，实施招降和杀戮的两手政策，瓦解起义军的战斗力，特别是在后期，又施用了重奖招降之策，收降了一大批反金不坚决的契丹上层人物为其效命，再附之以大杀和狠剿，终使契丹起义军陷于必败之境。这些，从另一个侧面充分地显现了金世宗政治上的老练狡猾，统治手段上的残忍。再加上金世宗能够集中时间，倾其兵力，将契丹起义军当成至要大敌，务求在短期内一举镇压剿灭，也是构成契丹起义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南抗赵宋

金世宗曾跟随他的四叔完颜宗弼南征伐宋多年，对宋金战

争的过去与现在了如指掌，完颜宗弼临死时的临终遗言对他来讲更是记忆犹新：吾大虑者，南宋近年军势雄锐，取胜无希望，欲要打败南宋王朝，必须待十五年后，南宋衰老时，方可再战，届时打败南宋取江南如拾芥^①。可想金世宗早会料及完颜亮所发动的伐宋战争必败。因而当金世宗称帝之后，面对国中动乱四起之势，便不愿同南宋交战。当金世宗率兵从辽阳进京至河北榛子岭时，突然得知海陵王已死的消息，他立即以金国大都督府的名义，向南宋三省枢密院提出停战的动议，指派高忠建前往南宋，“持檄诣镇江军中议和”^②，声明金对南宋的攻战，纯系“正隆失德，师出无名，使两国生灵，皆被涂炭”，其罪均在完颜亮一人身上。故此金国现决定班师撤兵，也敦请南宋“各宜戢兵”，双方恢复往日友好。金世宗首先提出以归还海陵王侵占的原南宋领地，做为停战的交换条件，今后仍以淮水为界。此策果然生效，南宋军队反攻了一阵之后，宋高宗便在12月3日，向南宋参战的全体官兵下达了停战令，“檄诸将，迤邐进师，会合京畿，收复故疆，抚定吾民足矣”^③。至此，由完颜亮一手挑起的南征伐宋战争，总算告一段落了。

金世宗进京之后，对宋军北伐，从不做大的抵抗和些许反攻，有时还主动退避三舍，谨防同赵宋有过火的交兵行动，而回过头来全力对付契丹起义军。所以金世宗在全力镇压契丹起义军时，对南宋的国策是以宁多吃败仗，尽力招架为上的。

另外，金世宗在征讨契丹起义军的同时，对中原地区的汉

①《三朝北盟汇编》卷二一五。

②《宋史》卷三十二，高宗纪九。

③《三朝北盟汇编》卷二四五。

族起义军，也实施了相应的招抚招降之策，力争待局势稳定再图中原。他思考再三，因山东地区有王友直、陈俊等大块起义军的活动，所以便把对山东的安抚放在首要的位置上。

大定二年正月，金世宗“诏前工部尚书苏保衡、太子少保高思廉赈赐山东百姓粟帛，无妻者具姓名以闻”，接着又下令原从河北、山东等地强征入伍、用于伐宋的新兵，“并放还家”，各安生业。2月，再派出前工部尚书梁球、户部郎中耶律道至山东安抚百姓，遍布诏令，若原是山东籍百姓，因避乱逃脱徭役，或是为了免除兵役而流浪在外地者，“并令归业，及时农种，无问罪名轻重，并与原免”。金廷官军也“不得并缘虏掠”，意在力求山东地区的局势逐渐趋向好转或平静。金世宗是绝不许在山东有大的战争场面，而干扰了他讨伐北方契丹起义军大局的。继而金世宗又暗下里调集部分兵力，由都元帅完颜奔睹率领，到山东南境“经略边事”，密切注视南宋军的北进动向，相机把王友直等山东起义军逼退至南宋境内。

就在金世宗着手解决宋金战争问题的时候，在金国的西部甘肃、陕西地界，却遭受到宋将吴玠的大举进攻，累累失地，情况危急。所以至1162年的3月间，为了稍挫一下宋军气焰，金世宗便命徒单合喜带兵作些许反攻，阻止一下宋兵过大的进攻。

这一年的9月，金世宗镇压契丹起义的军事行动，以全面胜利而告结束。随后，金世宗便多撤北兵，迅速运送至宋金前线，准备全力对付南宋王朝。这时，南宋王朝皇位易人，赵构让位给养子赵昀，这就必然引起宋金关系的新变化。赵昀史称宋孝宗，是宋太祖一系的后嗣。他当太子的时候，就主张北伐金国，收复失地，自认为“恢复中原”之后，南宋的“财赋自足”，是属南宋主战派人物。因之宋孝宗当国伊始，就起用了

一些抗战派的名将，诸如张浚等人，出面主持军国要务。宋孝宗还给因抗金有功而遭秦桧诬陷冤死的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官爵，“依官礼改葬其骸骨”。一时间，南宋朝中主战派又占了上风，欲北伐攻金、报仇雪恨之论，充斥朝野上下。南宋显谟阁学士张阐认为当前“金势已衰”，不可同金人讲什么和议之言，和议乃是宋朝示弱的表现，因而他向宋孝宗进言，“许和则忘祖宗之仇”，恳请“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促使孝宗下了伐金的决心。这样一来，迫使金世宗认真地对待他称帝后的第二场战争——宋金大战。

由于金世宗早在山东地界实施了招抚义军和布置防宋事宜的缘故，因而金世宗在山东地区已有较好的抗宋基础，于是，金世宗集中主要兵力，选定在两淮地区同南宋孝宗王朝展开大决战。

金对南宋的战争是分做两个阶段，分别在两个战场上相继进行的。

先是在陕甘战场，同宋兵交战。

早在海陵王完颜亮南征伐宋时，就曾在荆襄地区组成了一路金军，做为偏师，配合海陵王亲率的中路大军南进。这一路的兵力配备本来就不强，所以当海陵王伐宋战争全线败退之时，再加上南宋派出了吴玠、姚良辅等强将率军反攻，致使金兵在短时间内，就将京兆府、庆原路、凤翔路、临洮路等大片领地全部丢失，金廷在西北边境上的军事重镇几乎丧失殆尽。如果西夏与南宋一旦联合，乘金国北部契丹起义军方兴未艾之时，出师攻伐金国，将会给大定政权造成严重威胁。金世宗对此严重局势，早已城府在胸。为了防止宋与夏联合攻金，便首先展开了争取西夏王朝的外交活动。

1162年4月，金世宗借着夏国使者来金国中都恭贺继位，进献方物，及庆贺世宗生辰的机会，特令在皇宫贞元殿上盛宴款待夏国使者。席间，金世宗还亲自到夏国使节随行官员的桌上，过问酒菜是否丰盛，味道鲜美如何，并故做姿态地指责下人侍候来宾不周，怒言“何以服远人之心”，喝令对“掌食官皆杖六十”^①，用惩治下人之法，权当赔礼。金世宗这种极力笼络夏国使节、以示友好之举，深得西夏使节的好感。在辞行时，西夏使节向金世宗提出金夏“互市”的要求，金世宗则全部答应下来，意在用双方和平贸易往来，力争夏国不过多地对金国施以趁火打劫式的军事入侵。

至公元1162年的7月以后，因西夏与金国继续保持友好，金世宗又在袅岭西陷泉地带，击败契丹起义军，迫使耶律窝斡本人仅率余部退入奚族居住区，终使金世宗解除了北部边庭的后顾之忧。在此之后，金世宗便适时地出兵，在陕甘地区同宋将吴玠争夺失地了。金世宗任命新招降的原海陵朝西蜀道兵马都统徒单合喜，做陕西路统军使，加官元帅左监军，令其率军屯驻于陕右重地，并“许以便宜从事”^②，全权主持抗宋军务。

徒单合喜先是率金兵夺回了失地原州，接着，他的部下陕西都统完颜彰，又在原州西张义堡打败吴玠带领的宋军，进占了镇戎州与德顺州，前锋已抵达河州地界，遂全面地拉开了宋金西线战幕。

9月间，宋将吴玠开始反攻，以二十万军队包围了金军守备的德顺州。徒单合喜见之，便急令河州前锋军统军都监石抹迭勒，带兵一万，火速回师至德顺州的东部平凉镇驻扎，在那里

^① 《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② 《金史》卷八十七，徒单合喜传。

同万户完颜习尼烈所带的二万金兵会合后，再统由顺义军节度使乌延蒲离黑率领，从背面攻打吴璘军，以解德顺州之外围，逼迫吴璘撤围后退。一战之下，宋军遭大败，使金兵在陕甘战场上取得了第一次大胜利，并解除了宋军对德顺州城“凡四十余日”的围困。再过不多日，吴璘又亲率十万宋军，驱赶五万百姓，重来围攻华州，复败，被金军“斩首五千余级”，吴璘只好率败兵从大散关地区南逃了。

10月间，宋将吴玠趁金兵大部东调解华州之急，西部兵力空虚之机，集结进二十万的兵力，在西部地区猛攻金军防地，很快便攻陷了秦州、德顺、巩州、临洮等数处军事重镇，打死金将临潢尹乞石烈骚洽。徒单合喜见势不妙，便指令两路大军，星夜回师西进。一路由他自己率领，在攻下水洛城后，即分兵驻扎，坚守其地。水洛城“当德顺、秦州之两间，断其饷道”，徒单合喜的本意，是切断宋军粮道，饿死德顺城内的宋军。另一路则指令都统完颜璋、副都统完颜习尼烈率领，直下甘谷城，切断巩州与秦州的联络，并截击了宋经略使荆皋的援救军，“杀数千人”，使宋军无力援救德顺州。宋兵面对如此困境，只好从德顺州及秦州地带撤兵南退。撤退途中，屡遭袭击，朱永以下将校十二人，被金兵活捉，其部众也被金军所杀过半。这以后，宋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再加上金军又及时地组织反击，至金将高景山定商、虢，宗室泥河取环州时，陕甘战场的战事，便以宋军失利而告终了。金廷从前所失陷的临洮、巩、秦、河、陇、兰、会、原、洮、积石、镇戎、德顺、商、虢、环、华等十六州府，尽行收复。陕甘战场的胜利，使金世宗得以集中全国兵力，在江淮战场打好宋金间的最后一场战争了。

江淮是金国与南宋王朝正面交战的关键地区，这里不仅土肥人众物丰，而且也是宋金多年交战的老战场，一旦金国有失，赵宋即可以此地为起点，北伐直下中原，将使金朝无立足之地。所以当战争在江淮大地打响之前，金世宗就把镇压过契丹起义的将领，和经过休整的强兵劲旅均调至江淮前线了。诸如右丞相散仆忠义，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等，都在受命“经略南边”的诏令下，由金世宗面授机宜，随后挥师南下，先后到达宋金前线。

1163年5月，金世宗乘金国在北部剿平契丹起义军，在西部又打败宋军的形势下，任命仆散忠义为金军都元帅，坐镇汴京，节制诸军，又令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在河南睢州前线扎营。时隔不多日，金将完颜王祥首先在淮水北岸打败宋将黄观察的军队，收复蔡州；完颜襄活捉宋将杨思，收复颍州，继而再攻下濠州，又俘获宋将郭太尉，从而使金兵在中路的两淮战场上，首战告捷。随后纥石烈志宁便代表金廷，向南宋前线主将张浚发去通牒，“可还所侵本朝内地，各守自来画定疆界，凡事一依皇统以来旧约，帅府亦当解严。如必欲抗衡，请会兵相见”^①。宋枢密使张浚见之，当即一口回绝。过了几日，宋将李世辅因得到原契丹起义军南逃入宋的括里和扎八率兵支援，兵力增强，又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言说金兵单靠骑射打胜仗，而今正值“夏月久雨，胶解，弓不可用”的时节，难于施展其特长，因而便适时领兵反攻，攻陷金廷治下的灵壁、虹县两地，金将奚人搆不野阵前降南宋。待金兵出战抵抗，又败，宿州也被宋兵攻破失陷，致金军开战后第一次吃了大败仗，损

^① 《金史》卷八十七，仆散忠义传。

失也较为惨重。继而，宋军又攻取泗、寿、唐、海州等军事要地。金军败后，主帅纥石烈志宁则狠狠地罚了败将一通，将其或解职，或“各杖有差”，指出金兵失败的原因，乃是“不守约束，不肯坚壁俟大军，辄出与战，由是军败，城陷”^①。其中宿州防御使乌林答剌撒，因犯了私通南宋，“受其赂遗”之罪，被就地处决。

此役过后，宋将李世辅自以为得计，恃胜高傲，“日与括里、扎八置酒高会”，麻痹大意，对金兵失于防范。纥石烈志宁则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仅带精兵一万人，于5月20日在宿州城下，对拥兵六、七万人的李世辅，施以突然袭击。先是令少数军士“尽执旗帜”，扎营宿州西，谎称这里是金兵主力阵地，次令三千兵在宿州南面隐蔽，用为接应。最后则由纥石烈志宁自己亲率大军，不动声色地屯驻于宿州东南，扼住宋军归路。李世辅中了计，率领步骑兵数万人，出城攻打貌似兵少的东南方向，以求留有一条退路，不曾想在金兵东与东南两面的夹攻下，一战败北，被迫退回城中。次日再战，纥石烈志宁因得到宋将常吉的密告，“尽得城中虚实”，因而布置周密妥善，攻城得手，致李世辅复遭大败，“走者自相蹈藉，僵尸相枕”。这一仗，宋兵被杀者“骑士万五千，步卒三万余人”，李世辅仅率少数败兵“乘夜脱走”，幸免丧命。宿州及其周边各城镇也尽为金兵复得，使金军“获甲三万，他兵仗甚众”，而“宋之军资殆尽”。

金国经此大捷，中路两淮战区的抗南宋战争大为改观，金廷也由被动转为主动。自海陵王伐宋战争失败后，南宋朝廷北

^①《金史》卷八十七，纥石烈志宁传。

伐的呼声，也因宿州之战的惨败而低沉下去，昔日的锐势顿失，于是金世宗趁势以胜逼和，并对南宋王朝展开了多方面的政治攻势，力争新的宋金和议尽快签订。

然而，宋孝宗是个无主见、无作为的皇帝。这时的南宋朝廷，有主战派张浚、吴玠等名将掌军，同时又有主和派史浩、汤思退主政，双方政见沉浮不定，谁居上风，谁处下位，尚难定论，终使“宋人议和不能决”。金世宗急不可待，再度发兵攻打南宋，“移大军压淮境”，意在以战逼和。

1163年12月，金世宗命仆散忠义率西路军从泰和出师，纥石烈志宁率东路军从临涣起兵，齐头并进，强渡淮水至南宋境内，攻城夺地，其势凶猛，锐不可当，因之金军很快地攻占盱眙、濠、庐和、滁等州，一时间造成金兵濒临长江北岸之势。这突变的战局，使“宋人惧”，派人赴金求和。但是，当金国一旦提出具体议和条款时，宋人又犹豫了，避而不谈实质性问题。

金世宗针对宋人议和之心不决，先是在政治上放宽招抚条件，颁定宋官员“归附迁赏格”；继而又于1164年秋，再命征南都统徒单克宁率重兵从淮水下游渡淮，不几日，即在十八里口的地方打败宋魏胜的大军，占领楚州与淮阴，南宋镇江岌岌可危。此举使宋大惧，遂决意求和，并派出魏杞、康渥来金国谈判，愿意恢复绍兴和议所订之条款，金世宗也趁势做了些让步，允许南宋对金廷称呼降格，不称父，改为“世称侄国”^①，改岁贡为岁币，其数也由绍兴和议的二十五万两、匹，降低为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方保证岁岁按期送纳，永保和好，不再加兵。双方又商定“俘虏之人，尽数发还”，至于自

^①《金史》卷七十三，完颜守能传。

动投降归附于对方者，则各不在遣返之列。这一项协议因是在1165年，即宋孝宗隆兴三年正月签订的，故历史上称为宋金“隆兴协议”。协议达成之后，待金军撤退至淮水北岸时，宋金双方一直和平共处了三十多年。

金世宗是在军事上获得很大胜利，以堂堂退让之姿态同赵宋王朝订立免其奉表称臣之礼的协议的，这委实是很明智的策略。因为当时的宋金双方国力平衡，单纯就武备来说，女真贵族所倚仗的骑兵，与那种攻城掠地如斩麻的时代已经相去甚远了。金军的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甲重，曰弓矢”，已为宋兵有法可破了。宋将吴玠在多次败阵于金兵之后，总结了失败经验，创造出了一套新战法。“集蕃汉之长，兼收而并用之”，“仅我之短，制彼之长”。具体的打法是“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制其重甲，则劲弓强弩；制其弓矢，则以远克近，以强制约”。其布阵之法，“则以步军为阵心，左右翼，以马军为左右肋，拒马布两肋之间”^①。这一新战法的运用，终使金军在寒季短、夏季长、夏多雨水的中原大地上，毫无施展威力之余地。因此金国征服不了南宋，就不如和好为上策了。金世宗很清楚他的强敌，并不是南边毗邻的赵宋王朝，而是金国北境新起的鞑靼人。唯一的上策则是停止一切对外对内的战争，恤民众，强国力，恢复太平盛世，方可保持女真贵族的统治地位，这就是金世宗审时度势之后，愿与南宋长期休战的本意。

金世宗执政时期的南宋王朝是宋孝宗赵昚主政，赵昚养父宋高宗赵构虽已退位做太上皇，可是却常以南宋主和派的权威

^① 《宋史》卷三六六，吴玠传。

之见，遏制颇为孝顺的孝宗皇帝主战之作为，于是赵宋王朝中主和派的老手，诸如史浩、汤思退、王之望等人多得权官要位，其主和之谈也就常得占上风，而且时有攻击主战派之言行，贬斥主战者所倡乃是“大言误国，以邀美名”^①。终于极大地阻挠了抗金北伐战争再起。另外，南宋朝自抗金名将张浚病死，就再也没有找到比之更好的强将去主持抗金军务了。相反，宋孝宗却把抗金重任交付给了虞允文，委以重任，授命武安军节度使，出任四川宣抚使，加封雍国公。虞允文虽曾在采石抗击完颜亮的侵宋金兵取胜，立有奇功，但毕竟是个文臣，无资格在南宋朝武将中形成抗金核心，组成一派主战势力，况且宋孝宗本人的主战之举又常有动摇。更重要的是当代的南宋国中，无论是经济、政治或军事形势，都呈现了颓势，滑向下坡路，因而复兴再起，动兵北攻金国收失地，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可见南宋孝宗王朝不再是金国之致命强敌了。观此，金世宗力主同南宋坚持停战，对峙共处，实是聪明之为，而且又很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再一次显示了金世宗所具有的超人的洞察敌我局势的眼力和知己知彼的卓识远见。

宋金停战之后，金世宗对尚在宋金边界上的十七万军队进行了整编，只留下六万人屯戍，余者令其回到原被签征地，听候新的调遣，又指派近侍局使裴满子宁持金牌诏令以宋朝的岁币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悉赏诸军”。曾打过淮水的正军，“人给绢二匹，银二两”；未过淮水者“银二两，绢一匹”；副军者一人一匹绢，军官则多赏，“谋克倍军人，猛安倍谋克，押军猛安谋克年老有劳绩者，量与除授”，用以鼓励其

^①《宋史》卷三八三，虞允文传。

为国尽忠。此后，金对宋的防范就转入长期防御了。

然而，金世宗并不相信宋金隆兴和约能永保宋金友好，不再发生战争，相反地他却在恪守和议条款的前提下，对南宋朝中的主战复仇动向，毫不松劲地时刻给予密切地注视。

自隆兴和议签订二十多年来，尽管金世宗同南宋王朝有许多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但在外交礼节上却始终丝毫不予以谦让，不允许有些许改变。每当金国使节去赵宋递交国书时，必定要宋孝宗按子侄辈份，履行降阶“亲起接书之仪”，意在显示大金帝国的国威。

孝宗皇帝本人，对当初接受金廷国书，并且是“降榻受书”一事颇有后悔之意，故每每有修约之要求。大定十年六月，宋孝宗即派出范成大出使金国，专门谈判改变受书礼仪一事。范成大临行时决心很大，表示，若金国不从，“必以死争之”。但是，当范成大见到金世宗时，却被严词拒绝，在场的下官，还手持笏板连带带哄地将范成大赶出朝堂。事后，金世宗的长子完颜永中还追到范成大下榻的馆舍，以刀欲杀之相威胁，强逼范成大放弃更改受书礼仪的念头。然而，南宋却不因此而罢休。次年春季，南宋又派出赵雄使金，再求改变接书礼仪，也同样遭到金廷拒绝，“所请皆不许”。

1174年（大定十四年）2月，金国派出完颜璋使宋。未履行递交国书仪式之前，南宋即对完颜璋行以重贿，然后夺走国书，意在免去这一次降阶受书之辱。后来，此事被金世宗得知，便重责完颜璋一百五十大板，“除名，仍以所受礼物入官”，并于3月间派梁肃出使南宋，究问此事原委。临时时，还令梁肃带上一封措词强硬的国书，直交孝宗之手，言说降阶“亲接国书”一事，“兹礼一定，于今十年”，为何今日又“不

依例引见，辄令迫取于馆”，像个“侄国体”么？故此“往问其详，宜以诚报”。这一下，宋廷害怕了，当梁肃来到朝堂时，宋孝宗“仍立接国书”。梁肃辞朝归国，宋帝按例“附书谢”。于是，这一场斗争总算结束了。

1176年(大定十六年)4月，宋孝宗起用了有“口辩”之才、又以“敢言”著名的汤邦彦充做审议使，专程赴金谈判更改接受国书礼仪之事，同时索要金国境内的原南宋河南皇陵墓地。金世宗当即决定“拒不纳”，并将汤邦彦冷落于下榻馆舍，“既旬余，乃命引见”。在汤邦彦上朝的甬道两侧，尽设“控弦露刃之士”，一片杀机，恐怖异常，致使汤邦彦顿感丧身之祸临头，直吓得“不能措一词而出”，狼狈逃回。

金世宗这种强硬加权术地对待南宋之策，是一贯坚持到底的，就连大定朝臣们也都能领略其要旨。有一年，南宋派出张子颜使金，也是为“请改受书之仪”而来。金世宗曾召集宰臣们议论其可否。左丞相纥石烈良弼则说：“宋国免称臣为侄，免奏表为书，为赐亦多矣。今又乞免亲接国书，是无厌也，”因此“必不可从”。在场的平章政事完颜守道、参知政事移剌道也都赞同，力主“答书责以定分，其授受礼仪仍不改”^①，终成金世宗对南宋王朝不可有丝毫变更的国策。

除坚持这一项之外，至于其它末节小事，金世宗则多予以宽免，常表友好之态，显得大度而有雅量，绝不额外苛求，力避生出非常。南宋商人车俊等来宋金边境榷场贸易时，“误犯边界，罪当死”，金世宗知之，则下诏“免罪发还”，还指令不将此事通报给赵宋，既避免车俊等人再遭宋法处置，也可防止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四四。

南宋以此事为藉口而做文章。在一般的宋金交往中，金世宗也很能顺应常情，只要是南宋能够年年按例交岁贡，便不额外地做苛刻之行。往岁接受南宋岁贡，金国某些官员“每以币物不精”为藉口，从中再多勒索私馈银币数百千，金世宗则指令清官张九思等给予坚决制止，勿使宋人有任何拖延缴纳岁币之口实。另外，金世宗对从前随同宋徽宗、宋钦宗一起被掳到金国在押的幸存人质，依然按皇族例“优礼养济”。1171年3月，金世宗还下诏将死于金国的宋徽宗的遗骨，重新“依一品礼葬于巩洛之原”^①。南宋在汴京的故皇陵，也妥加修缮。1177年，金世宗还将海陵王南征伐宋前夕被杀死于囚室中的赵宋皇室残骸，收拣起来，归葬于河南旧营，其用意皆很明显，是为安抚赵宋，借以冲淡历史遗留下的仇恨心理。

但是在另一方面，金世宗对南宋出现些许的北伐迹象，却是一向悉心观察的。一旦见有“宋国调兵募民，运粮餉，完城郭，造战船浮桥”的某些活动，不论是否北伐攻金，都要施以相应的防范对付之策，并且规定“告人得实，赏钱五百贯”。金世宗还禁止把金国内实情，诸如“山东饥旱，民多流徙”之事，泄露给南宋知晓，务使南宋“坚盟信”，不敢轻举妄动。

为了金国的南境长保无虞，金世宗还决定从金对宋的战略要区宿州至泗州间，撤下不太可靠的汉军，重新派去可信赖的女真军代之，以备应付来自南宋的突然袭击，这是金世宗担心“宋之和好恐不能久”而采取的决策。

金世宗对待南宋与金国的贸易往来也是颇加小心的，而且多有控制，绝对不允许南宋人到金国境内出卖粮食。通远军节

^① 《金史》卷七，世宗纪中。

度使蒲察世杰就是因为处理“宋人辄入巩州境糴米面”^①的事件不当，错把抓住的人犯当做归附人放回，而遭到金世宗处以免职之罚。本来在大定初年，金国在西北区已设立了凤翔、秦、巩、洮等处宋金榷场，后因“宋人喜生事背盟或与大石交通，恐枉害生灵，不可不备”的缘故，金世宗则下令只留一处榷场交易，“余悉罢之”，就是留下的这一处，也要“令所司严察奸细”^②。两淮地区的宋金榷场交易，金国也是控制很严的，金国规定的禁物绝对不许到南宋出卖。1182年，寿州刺史讹里也、同知查刺，勾结军事判官孙绍先、榷场副使韩仲英，合伙接受奸商贿赂，“纵禁物出界”被发觉，结果这一集团人皆处死，足见金廷防范赵宋可算是极严密了。基于防范南宋过严之故，金世宗见有勾结南宋通敌之案，也必杀无赦。1165年8月，权官乌林答刺撒就是因犯下与南宋将领李世辅有勾结之罪，立即遭处决，并被通报全军。

1187年的10月，南宋高宗赵构崩。次年2月间，南宋遣使至金国献先帝遗物时，金世宗则从所献的礼物中，挑选出玉器五件、玻璃器二十件及弓箭一类的物品，托付来使带回宋国，言“此皆尔国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宝藏，以无忘追慕。今受之，我有不忍，归告尔主，使知朕意也”^③。深愿孝宗一如既往，不事战争，岁岁纳币帛即好。

三 北防鞬鞞

金世宗在北方镇压了契丹农牧民起义，南边又同赵宋签

①《金史》卷九十一，蒲察世杰传。

②《金史》卷五十，食货志五。

③《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订了隆兴和议之后，便把北防新崛起的鞑靼族南下，当做大定政权安边保境的重要之举。

鞑靼是对阻卜、鞑靼、合底忻、山只昆、塔塔尔、翁吉剌等蒙古小部族的总称，与金朝同时崛起于金国北部边境沿线时称鞑靼，乃是因这些小部族群中的塔塔儿一部较强大，共有七万多人，并“以好动刀子驰名”^①，于是诸部族通称为鞑靼人了。他们是骑技射术都很高超的民族。诸部都有军队和君长，以草原为家，游牧为业。他们的社会形态处于氏族制末期，奴隶制初期，内部厮杀吞并、对外大抢大掠从无休止。据《蒙古秘史》载：景空旋转着，众部落都反了。不得安卧，你争我夺，抢劫财货。草地翻转了，所有的部落都反了。不得下榻，你攻我打。没有思念的时候，只有彼此冲撞。没有躲藏的地方，尽是相互攻伐。没有彼此爱慕，尽是相互厮杀^②。这群视向外征讨掠夺为美事的鞑靼人，其主攻的目标，正是地处他们南境的金王朝。而女真贵族入主中原之后，便渐渐地趋向于守土保境，民族汉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终使从前赖以起家的雄锐骑兵，日甚一日地蜕化，因之金王朝再想用骑兵去打败处于上升时代的强胜的鞑靼铁骑，已经是很困难的事情了。

远在熙宗朝时，金廷曾派都元帅完颜宗弼率兵北伐鞑靼，结果是连年用兵，毫无结果，只好分兵据守要害，防其南下。过了几年，完颜宗弼又亲自带领中原所教神臂弓手八万人讨伐鞑靼，也是连年不能克。公元1146年（金皇统六年）8月，熙宗出于无奈，派遣一个契丹籍的官员萧保寿，前往鞑靼议和，并主动地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围给鞑靼，并且还要每岁送给鞑

^① 《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一六六页。

^② 转引自《中国通史》卷第七册，十四页

靺鞨牛羊米豆之类物品。

到海陵王完颜亮当政时，靺鞨人南下侵金更为频繁，几乎是所有属于靺鞨各部族的人均齐驱南进。这种严重局势，完颜亮看得很清楚，也深知靺鞨人是金国最大的强敌，遂边注视和防范北方靺鞨人南下，边筹措他所坚持的南伐赵宋的战争，求得先在北方对靺鞨人有所失，有所退，然后再在南宋领地上有所得，有所取，待解除南北两面遭夹攻的情况后，再全力抗靺鞨。然而，海陵王的不切时宜的设想全盘落空，这就迫使金世宗要认真对待靺鞨人的频繁南侵。在结束金国同南宋的战争之后，每隔一二年，或三五年不等，金世宗即派出精兵，乘靺鞨人防范不周，出其不意地“向北剿杀”，深入靺鞨腹地，“极于穷荒”，大杀一批靺鞨青壮年男子，使之减少可供充军之丁，时人谓之“减丁”。然后，在撤兵时再抓捕众多的靺鞨男孩，带回国中，贱卖给中原富有人家为奴仆。史载“山东、河北谁家不买靺鞨人为小奴婢”^①，这些小奴婢，均是用这种方法掠来的。《金史》中还记有1170年“遣参知政事宗叙北巡”，1171年，纥石烈志宁“代宗叙北征”，皆为执行减丁战略的战例。

但是，这种消极的杀人减丁掳奴的防御政策，固然能够使靺鞨减少兵员，减弱其侵掠军力，终不能永久地解除北部边患，反倒会激起靺鞨人“怨入骨髓”的更大仇恨，其收效也愈来愈小了。后来，金世宗又想出了一套较稳妥的策略，袭用了中国历史上修长城抗外敌的传统方法，在金与靺鞨边境的南线一侧，修筑起漫长的界壕边堡线。界壕是挖掘深沟长堑，以阻挡靺鞨骑兵；边堡则是在沟堑线上的要害处等距地建筑城堡，

^①《说郛》卷五十四，蒙鞨备录。

设置村寨，屯驻戍兵，战守与务农结合，并定期轮番换戍，使之逐步形成金国北境完整的长期防御体系。

金世宗一朝主要注重了东北路界壕边堡的修筑，年年赶修，至1181年前后基本上完成。这一条边堡界壕是从上京会宁府西侧的达里带石堡子修起，向西南斜线延伸，中经鹤五河直至撒乃，全长达几百公里。与此同时，金世宗还修筑了西北路的屯戍边堡，“西自坦舌，东至胡烈么，几六百里”。时因工期短，需用急，致使某些城堡只有墙堙，没有“女墙副堤”就交付使用了。此后，金世宗的后继几代王朝都相继修筑边堡不停，终于又修成临潢路和西南路、西北路等三条边堡界壕线，防止了鞑靼铁骑南下攻金，推迟了金国被蒙古贵族灭亡的历史进程。

但是，金世宗力主严防鞑靼之见，在当时并不能被所有的重臣接受，舅父李石与丞相纥石烈良弼即是当时极力反对修建边堡界壕的主要人物，在一次御前会议上，就鞑靼人频繁南下，“北鄙岁警”，讨论“欲发民穿深堑以御之”的时候，他俩则力主“不可”，言说“古筑长城备北，徒耗民力，无益于事。北俗无定居，出没无常，惟当以德柔之。若徒深堑，必当置戍，而塞北多风沙，曾未期年，堑已平矣。不可疲中国有用之力，为此无益”^①，使讨论中辍。不过，金世宗并未因他们的反对而停修边堡界壕，反倒以断然的手段，强令继续修建下去，终大定一朝不止。

^① 《金史》卷八十六，李石传。

四 和睦邻邦

金世宗安边保境国策的核心思想，是力避南北受敌，至于根本构不成威胁的东邻高丽国与西隅夏国，则争取友好交往，和睦相处，务使高丽国与西夏不外联金国之敌，攻打金国，干扰金世宗“南抗北防”的安边国策。

金世宗同南宋交战的时候，高丽国在不中断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于1164年（大定四年）进攻金国东部的边境地区，致使“鸭绿江堡戍颇被侵越焚毁”^①。金世宗知之，并未做什么军事抵御。次年正月，金世宗利用高丽国正旦使高珍缙辞朝的机会，把高丽国的所为向来使巧妙地提出：“边境小小不虞，尔主使然耶，疆吏为之耶？若果疆吏为之，尔主亦当惩戒之也。”意在尽量地把事态缩小，不了了之，勿使边衅再起。随后，金世宗又在同年3月初，乘各国使节来金国庆贺他的生日万春节时，破例命高丽使节崔孝温免除“私进礼物”的传统礼制，以示友好之情。

1170年10月，高丽国中发生了政变，王暉的王位，被其弟翼阳公王皓所篡夺，王暉被囚禁于海岛。王皓自立为王之后，于次年的3月，即派出使节至金，请金廷下诏赐予封王之号，并呈送上前国王的让国表以为验查。金世宗详查此事之后，则本着不干涉高丽国内政的原则，遵照惯例，便于1172年的3月，“遂赐封册”，还及时派出乌古论思列和张亨持金国诏书去高丽国，行册封仪式。诏书曰“卿全图经远，雅望得民，以介

^①《金史》卷一三五，高丽传。

弟之懿亲，笃前人之余烈，恭承友让，迺续世封，宜膺藩锡之恩，永对荣怀之庆”，加封王皓为光孝王，赐下皇冠、玉服、鞍马、缎匹，颁下玉圭一面，玉册一副，驼纽金印一颗，即时启用，以示诏定王皓为合法的王位继承人。

1175年，高丽国的西京留守赵位宠，以其主王皓篡位不义做藉口，在国中拥兵起事，欲夺下王位自立。事发之后，王皓便火速遣使通告金国，因通常通行的道路被赵位宠以兵控辖，无法来金国，金世宗则特允从别路绕道来金国，以示金国与高丽国王皓之间的交往不可中断。

时隔不久，赵位宠也派出徐彦等九十六人的使节团来金国求援兵，并愿以割让“慈悲岭以西，鸭绿江以东四十余城^①之地，做为交换条件。当即遭到金世宗的严词拒绝，言“王皓已加封册，朕岂能“助叛臣为虐？”并立刻下令将徐彦等人全部抓捕起来，押送回高丽国交王皓处置。同时又诏令高丽国光孝王王皓定要坚定信心，顶住叛乱。后来，赵位宠终因无金国外援，叛乱很快被王皓平定了。经此事件过后，王皓对金世宗不助叛臣肆虐，也无领土野心于高丽，感恩不尽，除当即派出朴绍来金国奏谢之外，还打算把因赵位宠叛乱而少来金国的生日回谢使、横赐回谢使、贺正旦使、进奉使、万春节使等等，尽皆派出补上。金世宗也藉此顺情施美意，令其分批来金国，两国友好之情，溢于言表。

金世宗对高丽国采取的睦邻友好政策，是一贯坚持从不改变的，并且常常是给予诸多谦让。1177年春，高丽国进献的礼品玉带质地很差，颇似石头做的一般，金国官员见之很恼火，

^① 《金史》卷七，世宗纪中。

认为这是大不敬之行，“有司请移问”。金世宗知之，当即加以制止，言说“彼小国无能识者，误以为玉耳，不必移问”^①。这一件不愉快的事被金世宗给化解了。

就是在这一年的12月，高丽国下节押马官顺成超限带兵器入金国，触犯了金国的特大刑律。但是金世宗并没有深究，也未加严办，只是“令发还本国而已”^②。

1183年12月，高丽国主王皓的母亲任太后病故，王皓以母丧请免明年万春节礼及进贡事，金世宗皆全部照准。随后，金世宗又遣派完颜进几、郝侯为勒祭使，大仲尹为慰问使，至高丽国吊丧，表示哀悼。

金世宗对待西夏国，几与高丽国等同。当时党项贵族所建的夏国，是一个小国，然而夏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却极为复杂。夏国的东面和东南部皆与金国为邻，西南面同南宋的属地吐蕃相接壤，西面和西辽国联接，北面则又与蒙古各族类毗连，够得上是一个多边接邻国的国家了。就其各个邻国对待金国的政策，又是各不相同，朋友与仇敌都有，同时变化也无常，如夏国当权者搞外勾外联，骚扰金国西部边境，势必会对金国带来不可想象的麻烦，这就迫使金世宗谨慎地对待这个常常委蛇与宋金的西夏小邦。

早在海陵王完颜亮大举南征伐宋时，夏国曾乘南宋反攻金国，兵进秦、陇之际，也相机出兵南下侵占了金国镇戎军地界，全国的荡羌、通峡、九羊、会川诸城寨尽失。可是当时夏国某些地盘也为南宋军所抢占，于是，南宋、夏、金三方关系便复杂化了。

^①《金史》卷七，世宗纪中。

^②《金史》卷一三五，高丽传。

金世宗执政后，夏国见金国势强，主动地归还了前所侵地界。1162年，夏国王又向金世宗提出“复宋侵地”，出兵助夏抗宋的要求，但从前掠得的金国人口、财物及牲畜却不退还金国。既有求于金国，又想占金国的便宜。金世宗面对此种要求，先是一面做助夏攻宋的军事准备，又一面向夏国试探索要未归还的人口、财物和牲畜，未得下文。至1164年2月时，金将徒单合喜已打败宋将吴玠，尽复陕、甘领地，夏国失于南宋的地盘也收回夏国了，而夏国王李仁孝却提出从前与南宋交兵损失太重，所以从金国中所虏的人口、财物与牲畜皆不能归还，意在权当补偿其失。金世宗对夏王这种过分要求，权衡利弊之后，在服从笼络夏国的前提下，于1166年3月答允了。

就在这时，夏国统治集团内部出事了。夏王李仁孝的宠臣任得敬，曾自恃有功，擅权专国政二十余年，又欲阴谋篡国，盘算平分夏国，“以仁孝处瓜州，已据灵夏”^①；又大修灵夏城，以从前的监军司为新宫殿，继而又大杀宗室亲王和大臣，李仁孝也无可奈何。

1168年1月，任得敬还以李仁孝的名义，派使节芭里昌祖来金国延请医生，托词为任得敬治病，“欲以尝试世宗”。金世宗觉得这是为夏国李仁孝请医治病，不好不去，于是就选派保全郎王师道去夏国，临行却严申，“如病势不可疗，则勿治，如可治，期一月归”^②。事过不多日，任得敬又以金国派来医生为李仁孝治好病为由，再派亲信任得聪来向金世宗谢恩，同时还送上任得敬个人的谢表及一份厚礼。金世宗见之则当即回绝，斥言任得敬“自有定分，附表礼物皆不可受”。

^①《西夏纪》卷二十五。

^②《金史》卷一三四，夏国传。

1170年，任得敬“分西南路及灵州啰宠岭地”为已有，自立为国，还派使臣去金国，上表求封册，金世宗即断然却其贡物，拒不册封，并决策若李仁孝不能制服任得敬，金国则要出兵助李仁孝讨平之。随后，金世宗又就此事给夏国王李仁孝发出诏书，重申李仁孝当国永为合法，是继乃父之位，鼓励他“先业所传亦当固守”。

后来，叛臣任得敬因得不到金国的军事支持，联结南宋的事又被李仁孝所发觉，中途告吹，处于势孤力弱的劣势，因而在这一年的8月间，任得敬本人连同其党羽爪牙一起，尽被夏国王李仁孝杀掉，夏国则复得统一，国内重获安定。事后，李仁孝给金世宗送上一份措词极亲切的国书，对金国“怜爱之恩”不胜感戴。夏国王还把夏国最珍贵的礼品百头帐，敬献给金世宗。

然而，金世宗并不因为西夏暂得稳定，或李仁孝对金廷的感恩而忘却对夏国党项贵族的警惕与防范。金世宗曾得尚书省奏知，在西夏与金朝陕西的边境上，常有两国边民相互越境来，暗下里边还有人干着盗窃财物的勾当，更有些人假托到夏金边境榷场贸易之名，乘时互为越境至他国，惹事生非，专肆不法，有碍于边境安宁。为此，金世宗便调整了夏金边境的榷场，大行裁撤，只留东胜、环州两处。后来，李仁孝提出增设保安、绥德两榷场，以便于夏使者赴金国途中，搞点顺道贸易，金世宗则以折衷策待之，只答应新开绥德一个榷场，至于夏使节的顺道贸易，只能在所经之地进行。

经此调整之后，金世宗仍然“令所司严察奸细”^①，互为

^①《金史》卷五十，食货志五。

贸易的品种也严加控制，禁止夏使节入境任意同金国富商贸易；严防金国货物通过夏国商人之手，转运至西辽主耶律大石国中。为此金世宗诏令不准向夏国出售米面，不许把可做军器之物品输入夏境，绝对不可把铁器或士兵的甲叶与武器卖给夏国。同时提倡多向夏国出口丝帛，换取党项族牛羊，如能多买党项马则更好，可“毋拘牝牡”，不论大小，有卖则尽数购置，意在用买马削弱夏国骑兵武力，而金国却能在偶有边警之前，早已备足军马了。金世宗也曾严申金国官员不许用丝帛去换取夏国特产的奢侈品——党项珠玉。为了不妨碍夏金两国的正常贸易往来，还采纳了张中彦的谏议，不准“苛留行旅”，更不可“有伤国体”地开箱倒柜，以及搜身摸腰强制检查，只求缉查有方，防范适中即可。仅此一项金夏贸易，使大定王朝获利良多。单在金夏边境上的一个西城子榷场，每年即可获利三万三千六百五十六贯之多。

除此之外，金世宗对金夏两国间交往中的小事末节，则尽量迁就或忍让。金使节每到夏国，夏国王皆是站立受礼，而金使节却得跪拜呈递国书，大不同于金国使节到高丽国那样站着递送国书，平等接待。金世宗就此事也有不满意，曾过问缘由。汉臣梁襄说在金国建立之前，辽国与夏国乃是甥舅关系，故使夏国王得享了辽使节的跪拜礼。当金国取代辽王朝之后，金国曾与夏国有约在前，“誓书称一遵辽国旧仪”，所以四十年来，金使节到夏国呈递国书时必行跪拜礼。金世宗听后，认为有道理，即诏令仍然依照旧礼仪办事，终于没有以金朝大国之尊，以势压西夏小邦，而有碍于夏金两国间的正常交往。

五 遣散契丹

自从辽王朝被金灭后，契丹亡国遗民则尽被遣散于金国各地居住，其中最大的契丹民聚居区，乃是在金国北境靠近夏国的地方。在那里女真贵族对他们施以猛安谋克的行政建制，选用契丹上层人物为官，在女真官员的监管下统率契丹民众，亦牧亦兵地屯戍于金夏边境上，替代金兵防御西夏东侵金国。这项国策行使三十余年，未出大差错。但是，在海陵王当政的末期，边境上的契丹农牧民却突然间以反对征兵伐宋为导火线，爆发了以耶律窝斡为首的反金复国大起义，险些推翻女真贵族王朝。金世宗汲取了这一严峻的历史教训，在杀害契丹起义领袖耶律窝斡之后，于1163年8月，下令取缔在契丹民中的猛安谋克建制，所有契丹民户统归于女真猛安谋克官管辖。随之又下令出钱征用契丹民户所有的马匹，只有老年契丹籍官员方可留下一两匹骑用，意在防范契丹人谋叛。继而金世宗又背弃招降契丹起义军时所许下的各种诺言，下令将曾经参加耶律窝斡起义的契丹人，尽数迁离原居住地，在新地上与当地女真猛安谋克户杂居，其原居住地的耕地，则统由当地女真人或未参加过反金起义的契丹人分用。并严申，经此遣散分迁之后，如在官府中发现契丹籍官员曾是反金者，则一律免职，不许任用，违者重罚不贷。

1177年，金世宗诏令将金廷西北路参与反金起义的契丹牧民，或有嫌疑者，远远地迁徙到东北区北部的上京、济州、利州等地就居。继而又将西南、西北两招讨司管下的契丹起义军余部，或参与起义的契丹民户，都迁往东北区极远的乌古石垒

部及旧上京会宁地区定居。所有被迁徙到新居地上的契丹人，定要丢弃传统的畜牧生业，在“地土肥饶”的地方改为农耕生业。金世宗还诏允杂处于女真人中的契丹人可同女真人互通婚姻。此举是想通过遣散契丹人至东北区，使契丹遗民脱离边境，不能为患边庭，也失去奔投耶律大石西辽政权的机会，使之在长期地同女真共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①中，最终地消除契丹人的民族意识，不再构成女真王朝的危险。

金世宗也曾下令，在执行分迁离散契丹人的时候，用武装押送，在必要时可以血洗镇压，特别是所经道路，千万不可使被迁者与放牧马场中的契丹人接触，倘要有变，即要用武力快速讨灭。同时还指令押解官兵，日夜兼程，早日到达为好。

金世宗如此待契丹人，大定朝中曾有不少女真权官很不理解。纥石烈良弼上书指出，契丹人起义反金之事已经赦免，如果强行迁徙则可能引起不满情绪。金世宗乃说此是“为子孙后世虑耳”。特别是在后来，发生了巡边监察御史完颜觐古速的随从人员、契丹人接刺、斡列阿等四人叛逃归西辽国的事件后，金世宗则愈加大力宣扬，说契丹人“反侧之心，犹未已”，并断言一旦耶律大石从西辽国派人来串联契丹人，共同反金，到那时“必生边患”。

诚然，金世宗也没有忘记分化瓦解的政治效用，所以对契丹上层人物也曾施用了一些收买政策。辽天祚末帝耶律延禧的一些后嗣，曾被海陵王完颜亮当做危险人物给杀掉了。金世宗则下诏由官府出钱，收集散弃于各处的尸骨，埋葬于辽宁北镇

^① 《金史》卷八十八，唐括安礼传。

的辽故皇陵里。还指令辽天祚帝的亲属死后未葬入祖坟者，定要妥善地予以迁葬。

金世宗鉴于奚族人也曾支援和参与了契丹遗民的反金起义，故而也同对契丹人一样，将奚人六个猛安村寨，分别迁徙到东北区咸平、临潢、泰州等地定居，强令他们在新居住地上“精勤务劳”。尔后，金世宗又再调遣女真人来奚人故地，占据了奚人原居住地上的土地和牲畜。

金世宗对待契丹人与奚人的政策还算是仁慈的，而对待乌底改人则一反“仁义”之态。乌底改人亦称胡里改人，世居混同江中下游的乌第河流域，以山野打猎、江上捕鱼为生业，衣皮食肉，“人皆勇悍”，过着原始的生活。金廷开国对乌底改人向来是施以羁縻之策，只要不危害金国边庭即可。可是到金世宗当政时，特别是在他执政的后期，查知乌底改人常有不顺服金朝之事，遂决定对乌底改施以血洗政策。这一剿杀之策，金世宗执行得极坚决，一旦见下官稍有迟疑，即予以严惩。宁昌军节度使崇肃，就是因犯下“讨乌底改不待克敌而还”之罪，被金世宗责以廷杖七十，削官一阶；行军都统忠道，身为剿杀乌底改军的前锋官，也因率兵失利，领受了金世宗与其他的“杖八十，削官三阶”^①的处置。

金世宗在逐步迁徙契丹人、奚人至外地定居的同时，发金兵接管边防要地，全面地担负起保卫西夏边境和抗击鞑靼人南下的军事重任。先是在边境上大量地设置堡戍，增调驻兵；继而又在驻防区推行驻兵屯戍制，改变过往所行的换防定期轮戍制，并迁移内地人屯田于边境上，这就是金世宗所创的“以贫

^① 《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户屯边境，使之耕种，官给粮廩”的政策。这样做的结果，可使“贫者得济，富户免于更代之劳”^①，又无碍于农业生产。这之后，金世宗曾征调十万只牛羊，授给居住于边陲地带的女真屯戍户养用滋息，并下诏定制每年必给西北路戍兵三万只羊，供食用或牧放。每年还数次指令西部边境戍兵将领，平日多购粮食，收仓储备，以为急时之备用，有意识地把金国边境的屯驻戍守固定化和永久化。

^①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

第七章 重建王业

一 优崇勋贵

海陵王完颜亮执政晚期，因败政昭著，几乎成了金国朝野共怒、人人痛恨的人物。各族人民反对他为伐宋而横征暴敛的恶行，用起义或暴动来反抗海陵王的残暴统治，使金王朝岌岌可危。而女真贵族集团的要人，也多在完颜亮大肆屠杀女真勋贵时亡命丧生，致成“宗族大臣悉被杀”、“国人没有固志”^①的颓势，预兆着女真贵族王业的毁灭。代表女真贵族集团利益的金世宗，在夺取了金朝中央政权之后，深以海陵王杀戮女真权贵之过为戒，尽其全力要重新组建如同金太祖阿骨打当世之时的大金帝国，务使“太祖皇帝功业不坠，传及万世”^②。为此，金世宗在当政之后，便最先地对所有的女真文臣或武将，施以抚慰加优崇之策，期望赖以维持女真贵族统治的阶级支柱长存不衰。

金世宗是在大反海陵王的败政声中，打着“拨乱而反正，务在革非”^③的旗号，对女真贵族施以抚慰的。

① 《续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七，高宗七。

② 《金史》卷八十八，唐括安礼传。

③ 《金史》卷三十二，礼志五。

第一，为被海陵王杀戮的女真官员平反。完颜部安帝六代孙完颜杲与太祖阿骨打同辈份，是金朝开国功勋老将。熙宗朝为右副元帅，封应国公。海陵王当朝伊始他继续出任右副元帅的要职，但因有“久握兵在外，颇得士心”，权高压主之嫌，遭诬告犯有谋反罪，而被海陵王杀死于汴京，并诛连家属，同死二十余人。1163年（大定三年），金世宗则下诏恢复完颜杲的爵位，“追封金源郡王，谥庄襄”^①。

其次，为被海陵王杀掉的官员及家属做好善后事宜。1176年（大定十六年）9月，金世宗诏令前被海陵王杀戮的官员，由官府负责搜寻，妥善埋葬其散弃骸骨。同年，金世宗还颁下另一道诏令，在海陵朝女真大臣被杀后家属已被罚没为奴者，一律恢复人身自由，其中还有很多人重得贵族特权及官职与爵位。

第三，对跟随海陵王做了坏事的要犯，定当处决。原在金熙宗身边充当贴身近侍的大兴国奴，参与了海陵王弑杀熙宗集团，并充当闯宫引路人，立有首功，最得海陵王的重用，官居河间尹，赐名大邦基。金世宗即位之初，当即把兴国奴贬为庶民，海陵王所赐给的家产也尽数罚没。后来，金世宗又将大兴国奴拉到熙宗坟前祭灵后，再乱刀碎尸于墓旁。还有特末哥与高福娘夫妇，都曾是参与海陵王弑杀海陵王嫡母徒单太后的凶手，因有功，特末哥还一跃当上了泽州刺史。金世宗进京后不足三个月，即在1162年的2月，诏令将这一对奸人提解到中都燕京公开处决。

第四，诋毁海陵王，贬降其家人。1162年4月，金世宗在

^① 《金史》卷八十四，完颜杲传。

贬降完颜亮为炀王之后，再贬降为海陵郡王，这是金世宗为把完颜亮打入废帝之列，硬是给完颜亮加上“海陵”这个不齿的名字。海陵本是个地名，金朝时属南宋淮南东路泰州管辖，完颜亮率兵南征伐宋时也未曾到达过这个小镇，与完颜亮毫无瓜葛。但该地不吉，“自刘宋、南齐、李唐，以迄金源氏，率以废帝废王降封为号”^①。1180年（大定二十年）金世宗又特追降海陵王为庶人。继而又听从臣下的谏言，扒开海陵王的坟墓，掘出其尸骨，改埋于金廷山陵西南四十里外的荒野，与草木为伍。因海陵王的牵连，海陵王称帝前已死去八年的亡父完颜宗干，也被贬除掉明肃帝谥号，只称做辽王。海陵王的生母大氏，同被除去慈宪皇后谥号，改称辽王夫人。就连海陵王的异母兄弟们，不论其有罪与否，皆得遭受较重的贬降。

与此同时，金世宗还要把活着的女真贵族都推上政坛，居官执政，为巩固大定王朝而建功立业。又兼金世宗治世思想的核心是守成，而守成的第一步则是重用女真贵族为官，特别是对那些有才能、为人且正直者，金世宗则倍加重用。因此，为时不久，金世宗身边便很快集结了一大批能官强将，诸如仆散忠义、斡石烈志宁、斡石烈良弼、徒单合喜等金朝名将、名相，都是在这一政策下被起用的。这些女真贵族世家出身的将帅，都不是辽阳起事的参加者，也不是在海陵朝不得志的人物，皆因金世宗招降政策得当而致。金世宗也深深感到，欲稳定大定政权，非女真贵族做基础不可，故又相应地推行了诸多优崇女真贵族的政策。

其一，对元老辈份的无官职的贵族成员，都给予元老级的俸

^① 《海陵丛刻》第一种，退庵笔记。

禄。查自金太祖开国以来未得功名者，现今只有三十二人，金世宗即下令封授官爵。后来则干脆对所有的元老勋贵都给予赏赐。规定现今为五品以上的官员，由金世宗亲手起用升官，六品以下官员，责令尚书省提拔使用。后又下诏，宗族亲属未编入玉牒者一律按辈份编入。不只如此，对宗室元老本人或是他们的后嗣，也常是破格地加以重用，才能平庸之辈，也要授以高官。宗室勋贵完颜宗尹本是庸才，金世宗委任他出任平章政事的高位，并当着众朝官为之解脱，“宗尹虽才无大过人者，而性行淳厚，且国之旧臣”^①。脑子痴呆的完颜宗永，只因他是完颜部世祖的孙子，金世宗的叔辈宗室，即在大定二年授命为工部尚书，后金世宗见其极不称职，则又给他调换了一个轻快差使，出任同签大宗正事，名义上是负责调解宗室家庭内部纠纷，此职事做好做坏都可，但官阶未降，还是正三品官。

其二，尊崇元勋功臣，倡导毋忘祖宗业绩。1168年（大定八年），金世宗决定在金太祖的灵庙里，悬挂新绘制的开国功臣像，凡太祖时代已故的佐命勋臣，以功绩之大小、官资之尊卑，顺次排列于太祖神位的两侧，左有金源郡王撒改、宋王宗望、金源郡王斡鲁、梁王宗弼、金源郡王娄室、鲁王阁母、隋国公阿离合懑；右有秦王宗翰、辽王杲、金源郡王习不失、金源郡王完颜希尹、楚王宗雄、金源郡王完颜银术哥、金源郡王完颜忠、金源郡王完颜撒离喝、金源郡王纥石烈志宁。后又圈定第二批人选，绘像悬挂于衍庆宫中。诸如代国公欢都、金源郡王石土门、徐国公浑黜等。

朝廷还拨出专款重建了上京会宁府皇宫。海陵王完颜亮曾

^① 《金史》卷七十三，完颜宗永传。

在1153年（金贞元元年）迁都燕京之后，于正隆二年（1157年）指派吏部郎中萧彦良主持，尽毁上京会宁府宫殿、庙宇，将其夷为平地，同时诏令不许称上京，只许称会宁府。1165年（大定五年）7月，金世宗诏令恢复上京故名号。不久，又修复了上京旧宫殿与故皇城，几同往昔一般。

其三，恢复被海陵王削去的官员兼职俸禄。海陵王当政时，见朝官一身而兼任数职，在本俸之外，各种兼职都兼领同级俸禄，认为很不合理，因而下了一道命令，一官兼数职者只能领到其职位最高的一份俸禄。世宗朝取消了这道诏令，恢复旧例，重给朝官各种“兼职之俸”。于是，从世宗朝开始，朝廷官员的俸禄日益增高了。如三师、三公、亲王、尚书令等一品高官，每年即可得钱粟三百贯石，麴米麦各五十秤石，春衣绢五十匹，秋衣绫五十匹，春秋绢各二百匹，绵千两的高额俸禄。即或一个九品的小官，每年也可得钱粟一十二贯石，麦二石，衣绢各六匹，绵三十五两的待遇。

二 倡导忠孝

为了女真贵族集团内部的稳定，而不再发生倾轧厮杀的动乱事件，金世宗觉得必须在女真贵族中形成一种新的维系力量，为此，他便兴儒学教育，倡导忠君孝悌之道。金世宗深信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对于消除女真陋俗，建立起新的上尊下卑的统属关系，巩固其封建皇权统治，将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1163年7月，金世宗诏令孔子的后代孔总袭封衍圣公。1180年12月，又特授孔总为兖州曲阜令。与此同时，金世宗曾调集一批女真文士，建国译经所，用女真文翻译儒学经

典，专供女真官员诵读，学其要旨，并做为行动的规范。大定朝的译经所成就显著，仅是1183年9月的一次进书，就向金世宗进献了《易》、《尚书》、《论语》、《孟子》、《老子》、《杨子》、《文中子》、《刘子》、《新唐书》等多种大部头的儒学或史学名著，备朝官熟读。在这之前，金世宗还下令将一千部女真文的《孝经》，交点检司分发给护卫亲军从学受教。这些举动，金世宗讲得很明确，“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①。

金世宗在倡导忠君之道的同时，非常注意以身示范，严于律己，常言为人上者定能尽君道，“人君善恶，为万世劝戒”。所以他生活俭朴，毕生勤于政事。金世宗在五十五岁时曾对宰臣说，年过六十时，心想有作为，体力则不从心了。因此应该“宜及朕之康强，其女真人猛安谋克及国家政事之未完，与夫法令之未一者，宜皆修举之。凡所施行，朕不为怠”②，直至他老年体弱时，也能按时出朝问政执国事。有一次，金世宗带病出朝，宰臣们见状，提请早退朝，金世宗断然回绝：“岂以朕之微爽与和，而倦临朝之大政耶？”坚持到散朝，方起驾回宫。

金世宗极强调下官对君主应该效忠尽职。他常常告诫臣下，国君授之以官，委以重任，绝不可违背君道自陷，也不可明知不对而屈从以致贻误国事，应“惟忠惟孝，匡救辅益，期致大平”③。为了鼓励臣下尽忠报国，金世宗对那些因忠于金廷而死的女真将领的后裔，特例地给予抚恤或重赏，即便是前朝所为，也要加以追赠或补奖。熙宗朝，金廷曾派出武义将军粘割韩

① 《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② 《金史》卷七，世宗纪中。

③ 《金史》卷八十八，纥石烈良弼传。

奴出使西辽国，专办招降耶律大石归金事宜。及至西辽国耶律大石非但不接受招降，反而把粘割韩奴拉下马，强令他下跪受辱。粘割韩奴誓死不屈，破口怒骂耶律大石为反贼，终遭大石怒而杀之。当时的金朝因不明其死节真情，故而无旌表活动。

1176年，金世宗从出使回纥归来的余睹等使节口中，得知粘割韩奴死难之详，备受感动，当即诏令追赠其为昭毅大将军，并召见韩奴的两个儿子，嘉奖其父“奉使万里，不辱君命，能尽死节，朕甚悯之”^①。随后又给其长子粘割详古加官尚辇局直长，次子粘割娄室加官武器署直长，供职于金廷皇宫中，以示亲信。

在另一方面，金世宗还以少杀少罚的原则，处理宗室家族中发生的谋反叛乱事件。1162年的1月，大定朝发生了一件谋反案，事后金世宗只杀掉完颜可喜、完颜斡伦、李惟忠等几个主犯。1165年4月，已故女真勋贵完颜宗望的长子完颜京，预谋叛君起事被发觉。金世宗免除完颜京死罪，只是杖责一百下，免职，送往岚州娄烦县看管了事。1172年（大定十二年），完颜宗望的次子完颜文在德州勾结叛将，暗下里造兵仗，画阵图，欲举兵起事夺皇位。事泄，完颜文畏罪潜逃，金世宗费时四个月，用升官五阶、赐钱三千贯的悬赏，方才将完颜文捕捉归案处决。但是，完颜京、完颜文兄弟的全家人，都没有遭牵连受处罚，反之，金世宗却诏令把完颜文的遗产，全部赐给他的侄子完颜咬住了。

三 弃牧从农

女真族特有的军事组织是猛安谋克，壮者皆兵，劳武结

^① 《金史》卷一二一，粘割韩奴传。

合，只要集合起来，即可开赴战场打仗。坐骑、甲仗、粮草皆由军士自备。平日为氏族酋长或部落长官的，战时则成了领兵打仗的各级军事长官。金太祖阿骨打建国之后，这种氏族制下的女真军队，经过改编，则转变为常备兵，编制也固定化了，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后来，随着金廷对辽战争的胜利，领地的扩大，更为了占地守土的军事需要，金王朝便徙民屯驻新占领区，指令从征的猛安谋克官兵们，在官给耕牛的资助下，从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故地，携带家属与耕具，迁徙到新占领区屯田守土。然后，金朝再按着每二十五口人授田四百零四亩的标准，分给屯田民以足够的官田，令女真民众在肥田沃土上耕田种地，安家立业。

金朝徙民屯驻中原开始于金太祖时代的天辅五年（1121年）。先是少量地移民于泰州，其后徙民渐渐增多，徙居之地亦广，而且迁徙之路程也由近及远，竟有一下子径直迁向中原定居的。总之，从太祖朝起，中经熙宗朝及至海陵朝，从未中断，而且又把众多的女真民众屯驻于金边境上的金国一侧，史载“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①，毗屋连村，棋布星列，就是指此而言。

然而，这些女真民众因长期定居于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原区，必然在各方面都受到封建文明的冲击甚至是同化。特别是到金世宗执政时，金朝建国已达四十年，在女真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化中，女真族内部也呈现出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少数有权者或获有军功者，都成了地方上的大地主大豪强。女真权贵纳合椿年一人就占地八百顷，他的儿子猛安官级的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八。

纳合参谋合，连同故太师的孙子孺盥温敦长寿等七十余家，竟然占地三千余顷。山西地区的权要人家，也有一个人占地达三十顷地的。反之，则有一大批女真民众失掉土地，沦为无地的穷人。若再徙居荒野垦田，也难以自存。于是，只好砍伐自家桑树枣树卖柴得钱度日。而统治阶层也普遍地染上了北宋地主阶级寄生的恶习，奢侈腐化成风。他们把土地租佃给汉人耕种，靠收地租过日子。这种严重的腐化堕落之风，使女真全民族尽丧昔日之雄锐，面临衰亡之厄运。其突出者乃是女真人普遍地不愿当兵，而悉指使家内奴隶充数或雇人替其当兵；即或是有被签征入伍者，又多庸才之辈，不堪任使，致成女真军队素质极差，而且缺员亦多。就其现有在籍的女真士兵，也多不爱骑射，终日偷懒耍滑，敷衍了事。军队内部兵纪松弛涣散，有人竟将武器偷运出界，售给夏国。金世宗有鉴于此，遂果断整饬政纪朝纲，并多方鼓励猛安谋克户民务农。

早在大定王朝同南宋的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金世宗就曾指派户部侍郎魏子平、大兴少尹李洙等，至各地督促猛安谋克民户务农，并解决一些猛安谋克屯田民户不会种地，致成农桑失业的实际问题。宋金战争结束后，女真士兵退伍的人多了，于是引导女真民户弃去为之熟悉的游牧业而悉心从农，则显得至为突出。1169年4月，金世宗派出翰林修撰蒲察兀虎、监察御史完颜鹞沙等多人，分别至河北西路、大名、河南、山东等路，专事督导猛安谋克民户务农。至1173年（大定十三年）时，金廷督导猛安谋克农事的制度即定型化了。在各级地方官府里设专职农官劝督，并论其功过，决定其地的农官升迁或贬罚。

督导农事的中心内容是制止奢侈腐化之风，鼓励民户勤劳耕田，持之以恒。因此金世宗下诏，严申猛安谋克民户在农忙

季节禁止饮酒赴宴，勿妨农功。又颁禁令，不许宰杀耕牛，用以祭祀，可以鹿代牛而杀之。

与此同时，对那些确实因贫困破产而丧失了原来授田的猛安谋克户民，派官查明户数，在现居住地内“计口授地”，按土地缺少的实数，给齐补够。分得田地之后，必得勤劳耕耘，不得再次卖光土地；无牛者，官家可给钱让其买牛。授田之后，金世宗诏令若女真民户依然懒惰、不务农事者，将对各级督导农事官员，分别情节轻重，治以失职之罚；反之督导管下有方，“收获数多者，则以等第迁赏”^①。

金世宗常对穷困的猛安谋克户民实行救济。早在宋金交战时，即对山西路内的猛安谋克贫民，发给六十天的口粮，分文不取。停战后，被救济的猛安谋克饥民不仅人数多，而且遍及山东、河北、南京、临潢等数府路之地。为长期救济女真农户的需要，朝廷规定，从猛安谋克户中收取来的牛头税粮，今后不缴入国库，留在当地设仓储存起来，“以备凶年，凡水旱乏粮就赈给之”。^②经过上述扶持与救济之后，大定朝下的猛安谋克户民的贫困境况大为好转，腐化奢侈之风也大有收敛。当然，金世宗不可能把所有的猛安谋克民众，在弃牧从农的经济生活转变时刻，都引导走上自耕农的道路。在他的晚年，也不得不诏令人力不足者方可租佃于人，允许猛安谋克户不自种，悉租于民了。因之，在金国内逐渐有一批猛安谋克户民向封建地主转化，另外一些人则成为自耕农和佃户，这是历史发展使然，金世宗也只能如此而已。毋庸置疑，金世宗积极督导女真民众弃牧从农，促进了女真族较快地完成封建化，其在客观上的

^① 《金史》卷四十七，食货志二。

^② 《金史》卷八十八，纥石烈良弼传。

进步作用，还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金世宗治下的大定王朝还恢复了女真保聚传统，重新调整猛安谋克村寨的布局。猛安谋克户民最初迁居中原大地时，是因服从了军事驻屯的需要，因而一些村寨扎驻在芦苇丛生的地区，无法耕种庄稼，户民饱受贫寒饥饿之苦。针对此弊，大定朝廷便就地再扩良田，按需用足数重新分给猛安谋克民户，换下从前授给的薄田，令其自耕自种，自给自用。另一种办法则是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再迁居至外地区，另找新地落户安居。1182年9月，金世宗派遣刑部尚书移刺讷去山东路，令其从猛安谋克贫民中选择八谋克户民迁徙至河北东路，重新授田定居，如无牛耕地则官给耕牛，迁徙过程中所用的一切路费，皆由官府拨给。个别地方有些人家，因受到女真亲王、公主或权贵的迫害，土地也被其兼并，金世宗便对这些女真农户重新调换居地。1180年10月，金世宗特令“徙遥落河、移马河两猛安于大名、东平等路安置”^①的事，就是对此的处理。经过调整村寨布局之后，金世宗又诏令同姓家族或一家弟兄，要相聚居之，不可分散杂居于汉族中，女真民户的土地若与汉人田地“犬牙相入者”，“互应易之”，意在防止女真人因不劳动而致贫困，在相互支持与互相督促中共同搞好耕田务农生业。另外，当汉人与女真人的居地有一定距离时，尚可防止女真人任意侵犯汉民利益，有助于民族矛盾的缓和。后来，金世宗把这一措施当成制度固定下来，诏令女真人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并要求做到农作时节相互助济。

经过整顿，女真猛安谋克村寨布局趋向合理而稳定。史载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时，金朝共有“猛安二百二，谋克千

^① 《金史》卷七，世宗纪中。

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占田“一百六十九万三百八十顷有奇”①。

①《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一。

第八章 整饬吏治

一 精于选贤

金世宗当上皇帝本非顺章袭授，而是通过起兵获得王位，这本身给他铺就了一条以才得政的道路。金世宗深知欲达吏治清明，最首要的问题是任人唯贤，尤其是主国政的朝官，必须“慎选其人庶可激励其余，若不当则启覬觎之心”^①。因为“天子以兆民为子，不能家家而抚，在用人而已”^②。金世宗就用人一事，曾多次指责过海陵王的失误之处，“不辨人材优劣，惟徇己欲，多加升擢”，导致在晚年受到群小包围，造成身亡异地的惨局。因此，金世宗用人皆以德以才而量之，定要注重被选用者以往是否有污滥之行，当前的德行是否高雅，同时在才能上也要认真考察。金世宗认为即或选用的人不是坏官，而才能平庸，也很不妥当，因为“所行皆寻常事耳，虽日日视朝，何益之有？”所以金世宗用人又主张“止取实才用之”，力避一言合意便升用之，一言有失便责罚之的做法。他曾说，“凡人言辞，一得一失，贤者难免”，更在朝堂上向众宰臣言明自己绝不能单凭奏对优劣来评定孰为贤官良将。他多

^① 《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② 《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次说过“朕取人，为众与者用，不以独见为是”^①。因此，用人取实才，特别是要通过实际使用观其实才，这是金世宗所一贯坚持的。他曾下诏：“每季求仕人，问以疑难，令剖决之。其才识可取者，仍访察政迹，如其言行相副，即加升用。”^②另外，金世宗在选官用人时，还着重强调看其德行善良与否，所谓“人之有干能，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最优也”。因此他主张即或是有才能，有专业特长，而办事无公正之心者，也不能用，尤其是主管监察要政之官，必须如此。有一年，大理卿出阙，某官推荐精通法律的张子益任此要务。金世宗见状当即批驳说：“子益虽明法，而用心不正，岂可任之以分别天下之非也？大理须用公正人。”张子益终未被任用。金世宗还主张朝中重要官职“须用老成人”担任。

官员的政治素质，金世宗还有一套严格的要求。大定朝官员蠡州同知移刺延寿，曾是前朝宫中的鹰房子^③，地位卑贱。但他当了地方官后，贪赃枉法，受到法律制裁。于是金世宗则以此案为例，告诫臣下，出身于鹰房、厨子一类的人物，皆没有好的德行，绝不可授以典域牧民之职，也不得授以临民之职。这不免有些偏颇，但说明金世宗用人是把“德”放在首位的。针对移刺延寿一案，金世宗又下诏至吏部，对所有现任的地方官，皆察其善恶，明加黜陟。经过核查，发现出身于“草莱之士”者，即或其本人确为廉洁好官，也必须调离地方主政官的任所，列名报请朝廷，另做新的安排，如有劣迹，则定在免用之列了。

①《续资治通鉴》卷一四七。

②《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③ 鹰房子，为金廷后宫内的仆隶，专事调养供皇帝、后妃赏玩用的鹰鹞，如海东青一类的珍禽等。

金世宗还特别强调在他身边执事的朝中大官，政治素质更应极好，一旦发现其人不宜再任其职，则不论他以往功劳有多大，怎样值得器重，都要即时调离，令其接受考察；有时则向本人指出调离之故，令其改正。1167年12月，金世宗调出朝官徒单合喜外任东京留守，完颜谋衍外任北京留守，蒲察通外任肇州防御使，临行前向他们提出正告：“卿虽有才，然用心多诈，朕左右须忠实人，故命卿补外。”^①还有一个完颜穀英，自恃有功于金世宗，又是大定朝中第一任左副元帅，平日“不恤军民”，“在相位多自专，己所欲辄自奏行之”，目中无人，不可一世。金世宗见之，立即将他调离外任济南尹，临行还对他提出警告：“朕念卿父有大功于国，卿旧将亦有功，故改授此职，卿宜知之。若复不悛，非但不保官爵，身亦不能保也。”^②

金世宗在清理亲信官员的同时，还对前朝官员中因有过而受处罚者予以考察，如表现良好，未有新错者可重新量才起用，甚至委以重任，但事前必对其以往过失加以剖析，予以警告，令其不可重犯。前朝的权官敬嗣晖先前已被处以除名、放归田里之罚，后来，金世宗喜爱他“练习朝政，进止应对闲雅”，便重新起用敬嗣晖出任丹州刺史。上任之前曾戒谕之：“卿为正隆执政，阿顺取容，朕甚鄙之。今当竭力奉职，以洗前日之咎。苟或不悛，必罚无赦”^③。后来见之有改，治事有良绩，再擢为左宣徽使。

金世宗惜才爱才不拘一格。王蔚是金初的汉人进士，他

①《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②《金史》卷七十二，完颜穀英传。

③《金史》卷九十一，敬嗣晖传。

“晓析吏事”，“治绩优等”，在前朝受到重用，官居郎中。金世宗当政后，得知王蔚是人才，特破格任命为河东北路转运使。起用时，金世宗忠告道：“汝在海陵时，行事多不法。然朕素知尔才干，欲授以内除，而宪台有言，以是补外。如能澡心易行，必当升擢，否则勿望再用。”^①后日，金世宗察知王蔚居官清廉而能干，便提拔他为中都路都转运使。不多久，又得重用，奉调进京，升任吏部尚书。可见金世宗不计前嫌、网罗人才的手段是很高明的。

金世宗也深知防止奸臣为害朝政的至关重要。他曾对臣下说及与正人同处，所知必是正道，所闻也必为正言。历史上隋炀帝杨广可算是荒淫昏君了，而又重用了杨素这个奸相辅政，结果使败政一发不可收拾。他说：“朕观自古人君，多进用谗谣，其间蒙蔽，为害非细，若汉明帝尚为此辈惑也。”因此，金世宗强调选官必须“多选忠直练达之人用之”^②。

金世宗还经常鼓励群臣荐举人才，认为这是国家能否兴旺的大事。金世宗常对臣下讲：“朕思得贤士，寤寐不忘”“朕在位日浅，未能遍识臣下贤否，全赖卿等尽公举荐”^③。可见金世宗的求贤若渴之情了。金世宗为了让臣下领会举荐贤才的至要，曾对群臣讲述唐朝娄师德举荐狄仁杰的故事，言“仁杰虽贤”，若无娄师德推荐，“何以自荐乎”。他还用颜真卿、殷秀实皆节义之臣，然终不为所用的例子做对比，极言亲近疏远之虞。为了多方网罗人才，1168年，他曾指令御史大夫李石切不可因己为监察官，而单纯地专管“劾人之罪”的事，“不

^① 《金史》卷九十五，王蔚传。

^② 《金史》卷七，世宗纪中。

^③ 《金史纪事本末》卷三十。

闻举善”；要对所有的官员“分别邪正”，然后再“刺举善恶以闻”^①。金世宗尤其憎恶嫉贤妒能，他言说：“有才能高于己者，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或惧其分权，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为心。”^②然而金世宗在积极主张群官荐贤的同时，也特别反对施用贿赂手段，或是通过旁门左道而当官为将的官场恶习。他曾严厉地指出，歪风弊政必须当即革除，严令，“求仕官辄入权要之门，追一官，仍降除。以请求有所馈献及受之者，具状奏裁”^③。至此，官场种种弊端确有改进。

朝廷还规定，随朝六品官，外路五品官以上者，一生中必定要举荐一名廉能官吏，所举确为贤者即升官任用，“若声迹秽滥”，荐者则得“约量降罚”；后来又规定“一任举一人”。此制推行起来反有不足之处，故此参知政事魏子平提出“恐涉于滥”，而且一旦被举者获罪，即罚荐者不妥，势必造成“人益畏而不敢举”，于是又改为举荐者应依旧推举之，不再限人数，只奖不罚，待被举荐者任满一职之后，经“询察前政”，若确为“民所誉望之官”者，举者受奖，而被举者也继续得升迁。

二 知人善任

金世宗不但精于选拔贤良官吏，大力提倡举荐人才，而且还能在整饬吏治的同时，较好地做到了选贤任能、知人善任，这也是他高于金廷前几朝国君之所在。

金廷汉官张中彦在出任临洮尹兼熙奉路兵马都总管时，不

^{①③}《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②《续通志》卷四十九，金纪三。

但治绩优良，而且能对西北路地区的一切民情风俗，都知之颇详，在当地为官时也很有声望。后日，这里的西羌族中四部族吹折、密臧、陇通、庞拜，“恃险不服”，据地闹事，扰乱边境。金世宗见事起，遂派精明干练的张中彦立即前往，专程解决“此羌服判不常”之事。张中彦一到西羌族居住区，即在积石达南寺中召见四部族酋长，施以招降和安抚，很快即“与之约降，事遂定”^①。至于在金世宗身边任职的朝中大官，金世宗更能了如指掌，据其所长，使用得当。诸如纥石烈良弼这样的大臣，“为相既久，练达朝政，上所询访尽诚开奏，垂绅正笏，不动色，议政多称上意”^②，金世宗始终委以重任，为相近二十年。待纥石烈良弼表请年迈退休时，金世宗为他选择优美清静之地，让其安享晚年，并授予胡论宋葛猛安封号，继续领取丞相俸禄。纥石烈良弼患病死后，金世宗深感痛惜，诏令太府监移刺慥、同知西京留守王佐为勅葬祭奠使，厚葬这位老功臣，随后又追封纥石烈良弼为金源郡王，谥诚敏，命翰林待制移刺履撰写墓碑，以志怀念。足证金世宗在知人善任的同时，也是酷爱贤臣良将的。

金世宗大胆爱才，真心用人，同时还能充分信任，每每在关键时刻给予必要的保护。吏部尚书张中彦，见淮楚地区的金兵自恃国家用兵征伐南宋之际，任意抢掠，为害当地百姓，便将金兵中为盗者依法惩处。可是主兵长官却包庇部下，“怒其专决劾奏之”。金世宗知道此中内情之后，不仅不问罪于张中彦，反以“朝廷置而不问”的态度，压下奏章，实际是支持了张中彦执法护民。

^① 《金史》卷七十九，张中彦传。

^② 《金史》卷八十八，纥石烈良弼传。

粘割斡特剌是大定十八年（1178年）后才升为刑部尚书和参知政事的，他执法如山，公正廉明，招讨使哲典犯下了贪赃罪，就是被他一手处决的。后来，右三部检法蒙括蛮都对此案处理不满意，便以此上奏金世宗，告发粘割斡特剌与哲典是朋党，本应同样罚罪。金世宗见奏当即批复：“若哲典免死，则可谓朋党。今已伏诛，乃诬谤耳。”事后金世宗还向群臣说明他这样批复的理由，以及他个人对粘割斡特剌的看法：“朕素知此人极有识虑，貌虽柔而心甚刚直，所行不率易也。”^①即或是一个在过往居官执事中出了大错的官员，现又处在受罚领罪之时，若有不肖之徒乘机加害，或栽赃诬告，金世宗也能公正待之，甚至加以保护。完颜谋衍在镇压契丹起义军时，犯有贻误军机之罪，被除去军职，改任同判大宗正事。述频路军士术里古，上书控告完颜斜哥与其父完颜谋衍欲图合伙谋反。金世宗见状纸，似觉有诈，遂亲自过问此案，终于查证核实为诬告案。当术里古被处决后，金世宗亲自召见了完颜谋衍，告知此案的原委，“人有告卿子为反谋者，朕知卿必不为此，今告者果自服罪，宜悉此意”^②，用以表白他对下官的信任不疑，鼓励完颜谋衍努力尽忠于金国。对前朝旧臣，金世宗也能做到知人善任。敬嗣晖本是海陵朝的重臣，身居参知政事，为海陵王完颜亮立过大功。金世宗当政之初，曾将他放归田里。后来考虑到他有“练习朝仪”的才能，便起用为左宣徽使^③，低于前

①《金史》卷九十五，粘割斡特剌传。

②《金史》卷七十二，完颜谋衍传。

③左宣徽使为宣徽院的首官，正三品，主管朝会礼仪与宫廷宴享等杂事。

职，颇有观察试用之意。此时有人散发匿名信，言前朝旧臣，尚未复原职，或未被重用者，皆“有怨望心，将图不轨”。金世宗知道以后，置而不信，反说“岂有是哉”。随后，金世宗召见敬嗣晖，直截了当言：“正隆时，卿为执政，今指卿以为怨望，朕极知其不然。卿性明达能辨，但颇自炫，钓众人之誉，所以致此媒孽，后当改之。”^①既指明了敬嗣晖的优劣短长，又使之改正有方向，同时又给以安定人心的忠告，使其消除顾虑，诚心领受任使，因之敬嗣晖成了海陵朝旧臣被重用的典型。

然而，金世宗在用人政策上也不都是尽善尽美的。当海陵朝留用的老臣名将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纥石烈良弼等人死去之后，金世宗本人却没有培养出比前者更好的能官强将，尽管他也提拔了一批宰相，诸如唐括安礼、完颜守道、徒单克宁等人，然其才能却都逊色于前辈。他生前也曾表白过：“齐桓中庸主也，得一管仲，遂成霸业。朕夙夜以思，惟恐失人。”而金世宗恰在这个问题上悔恨无及了。事实上，金世宗用人是注重老臣，忽视新人。这从他对三朝元老徒单克宁的竭力擢拔挽留一事中，就可看出。

徒单克宁是女真贵族豪门的后代，金熙宗时曾官拜忠顺军节度，海陵王时升任曷懒路兵马都总管。金世宗称帝之初，徒单克宁即首立汗马功劳，在平定契丹农牧民大起义中，他战功显赫。在同南宋交战中，仍能屡挫宋兵，逼南宋割还海、泗、唐、邓四州失地，促成隆兴和议的签订，徒单克宁再以功晋升，回朝出任平章政事，加封密国公，是一位威震四方的功

^① 《金史》卷九十一，敬嗣晖传。

臣。然而，这时的徒单克宁已是垂暮之人了。1179年，金世宗拔擢这位行动都很不便的老臣为右丞相。当时徒单克宁在谢恩后即提出请归田里，以尽余年，金世宗不准。几年后，徒单克宁一再请求退职，金世宗总是挽留不已，直至在金世宗谢世后老死于章宗朝宰相任上。

金世宗死后，南宋人谢子肃在出使金国时，曾一眼看出金国朝中的枢要重臣“大抵皆白首老人”^①。其实在金世宗当政的晚期，大定朝就有一批官员，因年老力衰，已是只占其位，而不能执国事了。于是，1185年（大定二十五年）10月，金世宗不得不特下一道关顾高令宰臣的诏令，“宰相年老艰于久立，可置小榻廊下，使少休息”^②。

三 求言从谏

金世宗善于以历史上一些帝王的失政为借鉴，也能从历代颇有政绩的统治者身上汲取有益的经验。他曾说，读过《贞观政要》之后，知道了唐太宗与臣下议论政事的情况，尽知始议如后，后竟如何，为他主国政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金世宗还对耶律履说：“朕比读贞观政要，见魏征嘉谋忠节，良可称叹。”^③可见金世宗要学习唐太宗的纳谏之风，更希望他的大金帝国多有一些象魏征这样的净言直谏的大臣，甚至希望能有以尸谏君之贤臣出现于金帝国中^④。当然，金世宗之所以能够

①《老学庵笔记》卷一。

②《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③《金史》卷九十五，耶律履传。

④《金史》卷七，世宗纪中。

求言与纳言，力争吏治清明，一切都是为了巩固他所代表的女真贵族统治政权。同时，金世宗又是一个女真专制帝王，咳吐成珠，言出法随，因此也必然要求各级官员对他必须是绝对服从、照办，也必然要求臣下忠实于他。进言要忠，尽职也要忠。金世宗要求臣下进言定要当面向他“悉心罗列”，而且进言要“直言得失，毋有所隐”。就其直言之事也须面广事宽，

“国家利便，治体遗阙，皆可直言”^①。进言之后还要忠于所言，切不可面从而退后另有所言。凡所进谏之内容，不应皆依条格成法奏事，还应该有新的内容和见解。谏臣进言，多应侧重“当思经济之术，不可狃于故常”，切不可“纯尚吏事”或“止以案牍为功”。但是在另一方面，金世宗也绝不提倡愚忠，要求属下奉行诏命中皆可随时上书进谏，提出自己的主张或独到见解。为此他特下一道诏令，“自今朕旨虽出，宜审而行，有未便者，即奏而改之”，力避“勿谓已行”，就不再“奏闻改正”^②。即或是金世宗在六十多岁以后，还是能够较好地纳言从谏。他对朝臣说：“朕年老矣，恐因一时喜怒，处置或不当，卿等当执奏。”^③

金世宗要求宰执大臣重视来自下级的建议，听而从之，从而改之。他曾对尚书省官员说：“有言尚书省所行未便，亦当从而改之，毋拒而不从。”为此他指令各级政府官员必须层层注重下级的奏议，并形成了一套制度，“凡陈言者，皆国政利害，自今言有可行，以其本封送秘书监，当行者录副所司”^④。

①《续资治通鉴》卷一四二。

②《金史》卷七，世宗纪中。

③④《续资治通鉴》卷一四三。

为了鼓励上书直谏，金世宗将那些陈言有功者给予重奖，权当楷模示范。1177年10月，金世宗下了一道明令，给上书言事极优者监察御史田忠孺升官，用以激励众臣。当然，金世宗很强调直言陈事的内容和份量，“所言皆国家大事”，切不可“惟摘一二细碎事，姑以塞责”，特别强调言事要“当参民间利害，及时事之可否，以时敷奏”。

对来自基层和民间的条陈奏议，金世宗也很重视，要求尚书省一旦接到奏议状，则要即时转奏于朝，不得违误。藉此表明自己愿做到“百司官吏，凡上书言事或为有司所抑，许进表以闻，朕将亲览，以观人材优劣”①。

金世宗也的确堪称为终金一代少有的从谏如流的皇帝。早在他称帝之初，出于把女真大贵族尽快拉拢到自己身边的政治需要，最先重用了女真元老勋贵完颜晏，使出任左丞相高位。这仅仅是考虑到完颜晏的老资格，并没有顾及到他才能如何。其实完颜晏才疏学浅，本不堪用。于是完颜守道谏曰：“陛下初即位，天下略定，边警未息，方大有为之时，恐晏非其材。必欲亲爱，莫若厚与之禄，俾勿事事。”②金世宗觉得建议很好，立即采纳，遂给完颜晏“授以太尉”高衔，令其退休在家养老。金世宗进京后，欲对辽阳起事立有首功的将士行大赏赐，但因国库暂时空虚，便想向民间征钱充做奖励之资。完颜守道知之，则再谏曰：“人罹虐政，方喜更生，今仁恩未及，而征敛遽出，如群望何，宁出宫中所有，无取于民。”③金世宗听从其言，消除了重赏功臣之念。海陵朝末期，契丹人反金起

①《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②③《金史》卷八十八，完颜守道传。

义，辽东地区猛安谋克人也有参加起义军的。金世宗当政以后，觉得这些人不可靠，欲迁徙于内地，完颜守道又力陈不可，金世宗也听从了。金初右副元帅完颜谋衍乃是辽阳首事的头名军事功臣，被金世宗委以重任，率兵讨伐契丹起义军。但他在前线遇敌不及时出击，犯下了贻误军机之过，显系军事指挥才能平庸所致。完颜守道知之，则面陈己见，力主将完颜谋衍撤职，调回京师，另派良将往代之。金世宗予以准奏，重新派出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等强将，驰赴北方前线，去全权主持平定契丹起义的军事要务。时值半年，即得胜还朝。不久，又将其派到南宋边境，全力抗宋兵，又获全胜。1162年，燕京皇宫里的十六位处，被宫女放火烧毁，金世宗本打算征调工匠，出重金，即刻修复。可是完颜守道又上书谏止，言时至夏日，恐妨百姓务农，其时不可修宫殿。金世宗也听从了，并诏令停办一切土木修建事宜。1167年10月，金世宗下令要给东宫凉楼前面再增建一座楼阁，参知政事孟浩知之，力言谏阻，“皇太子虽为储贰，然‘义兼臣子，若所居与至尊宫室相侔，恐制度未宜，固宜示以俭德’^①。金世宗听后，认为所言甚好，遂罢其役。

金世宗晚年，立意用宫中亲信侍臣充当军队中的监军官，用以控制或监管军队，这本是下策。平章政事完颜襄知之，乃上书极言谏止，“汉、唐初年无监军，将得专任，故战必胜，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内臣监其军，动为所制，故多败而少功。若将得其人，监军诚不必置”^②。金世宗认为所言极是，遂罢此行，防止了金朝宫内太监害政乱军之事重演。

然而，世宗晚年，远不如当政初年那样虚心从谏，猜疑之

^①《金史》卷八十九，孟浩传。

^②《金史》卷九十四，完颜襄传。

心日渐增强，处事专横武断，不肯纳言。乌古论元忠本是大定朝的权臣，金世宗的女婿，此人生于贵族之家，文韬武略兼备。他以刚直敢言、义不顾身出名，官至大定朝右丞相，很得金世宗的器重。当金世宗欲迁都上京故地时，乌古论元忠便提出异议，要求金世宗消除此念头。金世宗拒听此言，反将乌古论元忠调出朝外，出知真定府，但是不久又调回朝中复原职，意在给点苦头尝尝，打一打犯颜直谏的锐气。后来，金世宗在出巡上京时，动工大修上京会宁府故宫，乌古论元忠遂又逆鳞犯颜直谏，极言上京会宁地区从前“遭正隆军兴，百姓凋弊，陛下休养二十余年，尚未完复。况土性疏恶，甍之恐难经久，风雨摧坏，岁岁缮完，民将益困矣”。金世宗只当耳边风，继而就到上京东部地区巡幸去了。乌古论元忠并未灰心，再次奏书进谏，指出上京之地不可久住，“鸾舆驻此已阅岁，仓储日少，市买渐贵，禁卫暨诸局署多逃者，有司捕置诸法恐伤陛下仁爱”^①。这种一再提出的、与金世宗的暗中打算相悖的谏议，如何触怒国主是可想而知了。时过不久，金世宗便再次决定将乌古论元忠补外，出任西京留守官。临行时，金世宗严责他“强愎自用，颺权而结近密”，“汝心叵测”^②。后来，复予乌古论元忠降职处罚，由西京留守调任为知真定府事。连乌古论元忠的儿子乌古论谊，也因其父的瓜葛，被指令不得进京为官，而屈就同知澄州军州事了。

与此同时，则另有一些美言取宠之徒，多以阿谀奉承之辞，文过饰非之伎俩，投金世宗之所欢喜，骗取宠爱。

1172年（大定十二年）11月，金世宗在朝堂上提出宗室之

^{①②}《金史》卷一二〇，乌古论元忠传。

人员还未当官任职者，欲授以闲职散官，领取俸禄，并认为此举很合乎亲亲之道。左丞石琚随即阿谀道：“陶唐之亲九族，周家之内睦九族，见于诗、书，皆帝王美事也。”①金世宗听了很欣慰，遂定下此事。此后，“上所欲为，则顺而导之，所不欲为，则微言以观其意，上责之，则婉辞以引过，终不许之也”②。因之，阿谀奉承之风日盛。1185年，金世宗对孙子完颜璟言：“大抵习本朝语为善，不习则淳风将弃。”这本是保守之言，可是善于饰非美言的张汝弼则在世宗身边附和道：“不忘本者，圣人之道也。”右丞粘割鞑特剌也趁势进言：“以西夏小邦，崇尚旧俗，犹能保国数百年。”金世宗听了甚为欢愉。此风一长，那么在金世宗的晚年，大定朝政每况愈下则是必然的了。

四 驱驾中枢

大定一朝的中枢官员，大致由三部分人所组成。第一部分人，可称做是助金世宗称帝有功的官员，他们多是辽阳渤海贵族与熟女真权贵官员。第二部分人，是从海陵王当朝得势官员中拉过来并大加起用的，他们个个精明强干，年富力强，并多有领军治国的才能，成了大定朝的骨干官吏，为金世宗奠定盛世王业立下了诸多功勋。第三部分人，则是金世宗收容在海陵朝中失势的女真贵族与女真权贵的后嗣们，论才能他们是最差的，多系平庸无能之辈。面对这样一个中枢官僚群体，如何使之为大定王朝建功立业，而又不相互争权夺势，重演过往历代王

①《金史》卷八十八，石琚传。

②《续资治通鉴》卷一五〇。

朝迭次出现的倾轧厮杀，便成为金世宗面临的严峻课题。

熟悉中国历代国君统治术，精读过汉族皇帝治世的典章制度的金世宗，最先按唐朝“政事堂会议”之制，首创“众宰臣会议制度”。颁定“金朝官制，大臣有上下四府之目”^①，自尚书令而下，设左丞相右丞相各一人，平章政事二人，时称为宰相；宰相之下再设置尚书左丞、尚书右丞各一人，参知政事二人，时称为执政，然后再在皇帝一人统管主持下，由尚书令会同宰相和执政组成中枢统治集团。金国所有的军国大事，必在其共同参与谋议下确定，由世宗最后裁定，可行则行之，不妥则罢行勿论。金世宗通过此种策略，防止了权臣专权跋扈之行，避免了动乱、厮杀与争权夺势之祸患。金世宗为了将这个主政群体牢牢握在手中，采取了种种办法。

其一是当朝一品尚书令宰相常虚位不设，或者是让年迈老臣短期出任一时，这就使权大势强之人无法独揽朝政。金世宗登帝位开朝的第一位尚书令，是前朝留用的老宰相张浩，他不仅年老力衰，且又是渤海人，在大定朝众多女真高官面前，没有争势的机遇和条件。两年后，张浩以年老多病告退，尚书令便虚位六年六个月，直至1170年（大定十年）1月，金世宗方才任命年事已过七十岁的李石出任尚书令，而且在授命之后，指令其不必亲操国政，行使相权，“细事不烦卿也”^②，至于军国大事，只要是能发表些议论就可。于是，李石在相位四年，未管过一件大事，退休时领受加爵为太保、册封为广平郡王的特殊礼遇。在此之后，又是连续七年的尚书令虚位不设。至1181年（大定二十一年），金世宗总算任命了一位精力颇佳的完颜

^①《遼山先生文集》卷十六。

^②《金史》卷八十六，李石传，

守道出任尚书令。但是完颜守道仅执掌金国大政三个月，就因其弟完颜守能的贪污案牵连，领受降职之罚，改任尚书左丞相了。从此，大定朝的尚书令又虚位待人了。直到1188年（大定二十八年）12月，金世宗病势沉重，弥留之际，躺在病榻上的金世宗才将手中握有的尚书令空缺，授给了徒单克宁，令其扶保皇太孙完颜璟执政。故史家往往风趣地称徒单克宁为“顾命宰相”。

金世宗这种长期致最高宰相尚书令虚位待人的策略，实际上是把“总领纪纲，仪刊端揆”^①的尚书令职权，统由他本人一手包揽，使中央国政大权始终高度地集于一人。同时也因尚书令职位是间断地虚位待人，必使朝中位不高权不大的宰臣们无力觊觎君权，反而急功进取，效命于朝廷。

其二，金世宗虽不常设尚书令，而尚书左丞相与尚书右丞相两个尚书令的副职却绝不空缺。1166年的半年中间，左、右尚书丞相相继病故，出缺两位。两年之后，1168年（大定八年）10月，金世宗即擢纥石烈良弼为尚书左丞相，纥石烈志宁为尚书右丞相。1172年4月，纥石烈志宁病死不久，金世宗则令完颜守道继任其位。1178年6月，尚书左丞相纥石烈良弼死，8月间，命完颜守道升任尚书左丞相，石琚升任尚书右丞相。金朝官制规定，尚书左右丞相的职权同为“掌丞天子，平章万机”^②，同时设置二人分主其政，可起到互相钳制的作用。

其三，金世宗对朝官的使用与提拔，向来是顺次升迁，绝对不搞特殊破格拔擢，因此，大定朝中的中枢权官，没有一人是平步青云，一蹴而得高位的。如得顾命之荣的徒单克宁，金

^{①②}《金史》卷五十五，百官志一，

世宗信任的唐括安礼，都可算是历经金世宗一朝的人物，也都是从出任枢密副使或参知政事的低级朝官起步，中经平章政事而至尚书右丞相，或是再出任尚书左丞相之后才得做尚书令的。即或是顺次升迁，也是大不易的，有些人中途就因某事被调离中枢班子而去补外任，失去升迁的机会。这样一来，在金世宗眼皮底下当个中枢朝臣，不可存有大的幻想，也不能轻易地当上高官重臣，倒是总得小心翼翼地效忠金世宗了。此外，金世宗还设置了御史台，首官御史大夫，多不是由资格老的女真权贵担任，而是外戚或金世宗家人主职。出任过御史大夫的李石，是金世宗的母舅，张汝霖是金世宗的内弟，乌古论元忠是金世宗的女婿，完颜永功是金世宗的庶子。用御史大夫来严格督察宰相，绝不许任何人妄为。

其四，金世宗经常对非女真籍的宰臣，施以赏赐和恩惠，使之感恩戴德，不敢有欺君罔上之念。有一年，金世宗举行后宫家宴，按常例“惟亲王、公主、驸马得与”^①，除此之外，外人是无此厚待的。可是这一次金世宗却破例地赐命石琚得赴此等特宴。席间，金世宗当众言“使我父子家人得安然无事，而有今日之乐者”，乃是因为有了石琚出力所致，随后“乃备举近事数十，显著为时所知者以晓之”。其实石琚是个汉臣文官，并无奇功于金国，充其量是个有才能的谋臣而已，并不值得金世宗这般的言重过奖。金世宗的本意乃是私下施大恩，使石琚这个宰执官多献谋策，常告密事，指控权官之隐恶。金世宗在登帝位之前，乌林答氏与张氏已逝去，因此在称帝之后，也曾想再诏立居妃位最高的李石之女渤海元妃李氏为

^①《续资治通鉴》一四八。

皇后。此事金世宗曾私下询问过石琚，石琚则言“元妃立，东喊摇矣”。只此几字，即点破后宫隐密。原来亡妻乌林答氏的儿子完颜允恭，早已诏立为皇太子，是皇位继承人。而今如果再诏立元妃渤海李氏为皇后，那么李氏所生的三个儿子又将如何册封呢？更严重的是李妃娘家，乃是日渐失势的辽阳渤海大族集团，一旦有女做正宫皇后，势必打破大定中枢集团的平衡态势。石琚之言使金世宗当即“悟而止”，打消了册立皇后的念头。史家每评论此事，极言石琚对金世宗进谏之好，“善启沃类此”^①。

尽管如此，金世宗在驱驾中枢官员同心为大定王业效力上，必然要受到他本阶级属性或他所处的时代限制，所推行的一切政策也都不会是尽善尽美的。其次也是由于金世宗的狭隘民族观念所促成。他曾对宰臣唐括安礼说：“女真、汉人，其实则二。朕即位东京，契丹、汉人皆不往，惟女真人偕来，此可谓一类乎。”^②因之他在用人执事上也必夹杂着极浓重的民族偏见，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他对汉官的使用，特别是对那些有才能有学识，但又爱触碰女真权贵的汉官，诸如曹望之、梁肃等人。汉官曹望之，是金代少有的能写会读女真文字的名儒，海陵王时曾得特赐进士第。又因曹望之具有懂经济理财政的专长，被海陵王破格任命为户部郎中。金世宗当政伊始，曹望之即主管镇压契丹起义军的金兵军需供应要务，省粮三十万石，省刍草五十万石，以此而受奖励，官升一阶。后来，曹望之也曾向金世宗提出令民以粮换官盐、国库贮粮救灾民、官督猛安谋克民户务农、以及金廷派官监察地方官员守法等奏议，多被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四八。

^② 《金鉴》卷八十八，唐括安礼传。

采纳，使金廷受益非浅。他见金朝各级地方政府中女真冗员太多，便奏书“乞汰诸路胥吏，可减其半”，金世宗下诏驳斥，遂不被信任。以后，曹望之的一个家奴犯罪，曹亦受牵连，遭廷杖之罚。同时又因治理运河不当，受金世宗一顿面斥，遂被解官谪为文职，主修太宗实录。曹望之对此曾大发牢骚。金世宗得告，非但不示同情，反将曹望之逐出朝外，改任德州防御使。临行前，金世宗又斥责曹望之：“汝为人能干而心不忠实。朕前往安州春水，人言汝无事君之义。朕敕臣下，有过即当谏争。汝但面从，退则谤议，此不忠不孝也。汝自五品起迁四品，太宗皇帝实录成，优赐银币，不思尽心竭力，惟官赏是觊。今出汝于外，宜改心涤虑。不然，则自身亦莫保。”①曹望之到德州后有惠政，百姓为他建了生祠。此后，曹望之还以地方官的资格，多次上书朝廷，极言改革吏治之重要，并提出许多有见地的建议。后来，复调入京中，使任户部尚书。到任时，金世宗还当面训教了曹望之一通：“汝前为侍郎以不忠补外，颇能练习钱谷，故任以尚书之重，宜改前非，以图新效也。”从此之后，金世宗则没有再给曹望之提职，或有何新的重用，相反地倒常在背地谈论曹望之的不是，评说曹望之每每上书言事，“盖觊觎执政耳，其于国政竟何所补”②。直到金世宗晚年，方才想起已经死去的曹望之，怀念他进言之忠，治事之贤，哀叹现任朝中官员“不如望之之敢行也”。这也是金世宗在用人政策上的专制主义的表现。

专制与用人上的失误，必然引来政治上的弊端，特别是伴随着金世宗年事的日益增高，在大定朝官中逐渐地兴起了一股唯

①《金史》卷九十二，曹望之传。

②《金文雅》卷四。

唯诺诺之风，朝官“凡进言必揣上微言，及朋附多人说”^①求得保官位不领过；把金世宗“所欲为，则顺而导之”^②当做进身升官的信条。此风一长，则政治上的颓败便加速了。

五 督导奉公

金世宗前任皇帝海陵王完颜亮，在执政晚期，因独断行事，拒听忠言，宠信李通、张仲轸一类，良莠不分，致使吏治败坏，贪污贿赂公行，几达无法收拾的地步。金世宗称帝后，为了改变“海陵无道，赋役繁兴，盗贼满野，兵甲并起，万姓盼盼，国内骚然”^③的颓败之势，一方面辖控好政局，不使再有动乱之事发生，力求稳定全国政局；一方面大兴刷新吏治之举，务使大定朝百官勤于政事，遵纪守法，廉洁奉公。

1171年（大定十一年）1月，尚书省收到一份案牒，指控汾阳节度使副使牛信昌在生辰日接受馈赠，法当免官。金世宗知道后，很不以为然，“尚书省、枢密院生日节辰馈献不少，此而不问”，而“小官馈献即加按劾”，科以罪罚，“岂正天下之道”。又质问说：“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随后他便下了一道命令，自今以后宰执枢密馈献亦应罢去。金世宗本人也常以自身执法、不徇私情的行动，让下官效法。1175年，唐古部族节度使移刺毛得的儿子，杀死妻子后畏罪潜逃。金世宗知之，命令下官抓捕治罪。这时，移刺毛得拜托皇姑梁国公主为之说情赦免，当即遭到金世宗的严词拒绝。事后，

①《金史》卷八十三，张汝霖传。

②《金史》卷八十三，张汝弼传。

③《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金世宗则把这起托人说情、包庇罪犯的丑事公诸于众，引为鉴戒。在这之前，金世宗曾告诫百官，必须秉公办事，切不可屈从权贵，“形势之家，亲识诉讼，请属道达，官吏往往屈法徇情，宜一切禁止”^①。

金世宗对下官的约束很严格。他常常在陈说利害之后，再要求百官廉洁奉公，勤于政事。他曾对众宰臣说：“卿等致位公相，正行道扬名之时，苟或偷安自便，虽为今日之幸，后世以为何如？”^②1167年，金世宗曾指责左宣徽使敬嗣晖说：“如卿不可谓无才，但纯实不足耳。”此人后来改正不多，在1168年时，金世宗再次对他严加训示：“凡为人臣，上欲要君之恩，下欲干民之誉，今亏忠节，卿宜戒之。”金世宗认为有过改之，即为好官。但是，金世宗认定必须是始终不渝地勤于政事，廉洁奉公至死，才算是一个好官。他说过，“朕观在位之臣，初入仕时，竟求声誉以取爵位，亦既显达，即徇默苟容为自安计，朕甚不取。宜宣谕百官，使知朕意”。与此同时，金世宗还严厉批评了一些不忠于职守的行为，“今之在官者，须职位称惬所望，然后始加勉力。其或稍不如意，则止以度日为务，是岂忠臣之道耶”。

金世宗不但要求臣下居官治事要尽职尽责，而且要求下官讲求办事效率，力求把每一件事都办得周全无误。1184年，金世宗对六部官员说：“朕闻省部文字多以小不合而驳之，苟求自便，致累岁不能结绝，朕甚恶之。自今可行则行，可罢则罢，毋使在下有滞留之叹。”但是也切不可粗枝大叶从事，同

^{①②}《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时要细致周到，“毋忽细微”^①。官员要抓大事要务，诸如治国安民或三公以下官员的善恶邪正等事，都要放在重要位置上，不仅先办，而且要认真办好。经办大事要事时，定要根据实际情况，相机处理。他说“兼览博照，乃能成治”^②，若拘泥于现成的公文照抄照办，何人不能？指出“朝官不历外任，无以见其才，外官不历随朝，无以进其才，中外更试，庶可得人”^③。另外，金世宗对百官平日的尽职一事，也是有着严格约束的，并着重强调诸王与百官患有小病，便不治事的懒惰行为，必须戒绝，严重者将给以处罚。

金世宗还根据官吏的勤奋或懒惰，治绩的优与劣，分为廉洁、污滥、不职三个等级，分别给予严明的赏罚。鉴于过往随朝之官，干满了某一官职，即要提职升官，而不问政绩的做法，金世宗决定“自今以外路官与内除者，察其公勤则升用之，但苟简于事，不须任满，便以本品出之”^④。当时有个六品官阶的大理司直李宝，居官执事中，未尝认真办过一件案子。金世宗视其为政太劣，决定改授李宝警巡使，依旧为六品官阶。

1171年10月，金世宗追授褒奖金廷开国时的有功汉臣韩企先，当众言说故丞相韩企先的业绩，“自本朝兴国以来，宪章法度，多出其手”，而本人从不居功，更不显示其功。韩企先所任之职，皆是参与金国机密国政，因而他的功绩鲜为人知。金世宗命匠人彩绘其像，高高悬挂于衍庆宫中，令众官仰慕，

①《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②《续通志》卷四十九，金纪三。

③《金史》卷八十六，李石传。

④《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意在诱导大定朝文武百官，要象韩企先那样地奉职任事，忠君报国。与此同时，金世宗还对为金帝国尽忠死节的将士后嗣，给予破例的优待。清池县令双申向金世宗陈述其父在熙宗朝知永兴军时，遭到叛寇孟邦杰的抓捕，不屈而死，有功于金廷，恳请正班荫官。金世宗知之，特意接受了大理少卿张九思的建议，决定准许双申按正班荫官，用以褒奖其父奋不顾身、守节而死之功。1172年的2月，尚书省呈报一份经过查实的公文，反映同知城阳军事山和尚等人，是一批清廉而又能干的好官。金世宗见报，立即颁下诏令：“此辈暗察明访皆著政声，可第其政绩，各进官旌赏。”^①指令尚书省尽快做出晋升安排。有个叫完颜襄的官员，“智勇兼济，有经世才，他人莫及”，奉职任事也特别认真负责，很得金世宗的赏识。金世宗曾对宰执说：“襄为人甚蕴籍，非直日，亦入宫规划诸事，事有所付乃退，其公勤如此。若襄之才岂多得哉。”后日完颜襄深得重用，由河南统军提拔为御史大夫，乃至尚书左丞，更晋升为平章政事，加封为曹国公，最后金世宗还将完颜襄“治有异效”^②的政绩，当做褒赏廉洁官吏的典型，公诸于金朝上下，以示奖励。与此同时又诏令：“自今官长不法，其僚佐不能纠正又不言上者，并坐之。”^③

对官吏中的贪赃枉法与中饱自肥者，金世宗深恶痛绝，一旦被其知晓，必遭严办，即便是皇亲国戚也不无如此。乌林答晖本是金世宗的内兄，可谓至亲。金世宗在辽阳拥兵称帝后，他投奔门下，被任命为中都兵马都指挥使。但后来私贪官钱五百

①③《金史》卷七，世宗纪中。

②《金史》卷九十四，完颜襄传。

贯，被查出后，世宗不允许其出使南宋商谈宋金休战要事，另行改派高忠建主办其事，日后，金世宗还就此事向众宰相说明原因，“朕于赏罚，毫发无所假借，果公廉办治，虽素所不喜必加升擢，若抵冒公法，虽至亲不少怒”^①。对贪赃官吏，朝廷常常是处以重刑或极刑的。1163年（大定三年）4月，诏令：官员犯了贪赃罪，虽值大赦亦天赦免。一般来说，一经查实为赃官，不管他过往有多大功劳，不管他是否宗室权贵，都很难幸免逃脱处罚，“涉于赃罪，虽朕子弟亦不能恕”，就是亲军也不能例外。后干脆立下法规：一经定为贪污罪，一概罢官不用，然后再衡量其情节轻重，分别科以刑罚，重者杀头。1166年9月，泽州刺史刘德裕等因盗用官钱被处死。1170年，安化军节度使徒单子温、副使老君奴以赃罪遭杀头。1176年，夏津县令移刺山住贪赃被处决。1179年，西南路招讨使哲典亦因赃罪受诛。此种犯贪污罪被杀之例，不胜枚举。犯有轻赃罪者，倘若屡次重犯，则要加重处罚。1180年（大定二十年）3月，金世宗再下令，凡犯了罪被罢官者，再遇赦也不得复职。在执行上述诸多法令时，金世宗还常常派出众多的官员“密加体察”，待将查出的功过是非核实之后，有功则赏，有罪则黜。

^① 《金史》卷一二〇，乌林答晖传。

第九章 发展经济

一 恤民重农

公元1142年（金皇统二年）2月，金熙宗完颜亶与南宋高宗赵构签订了“绍兴和议”，宋金划淮水为界，分主南北。至此，女真贵族入主中原的大业，功告垂成。这是自金太祖阿骨打反辽起兵后，经三世皇帝，历时二十七年，而打下的江山。但是，而今已属金廷领地的黄河南北两岸的中原大地，却备受战争破坏，“盖自太祖以来，海内用兵，宁岁无几”^①。北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大倒退的颓势。本来在十二世纪四、五十年代，金熙宗当政后期至海陵王朝的初至中期，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恢复，可是随后又遭到了海陵王晚期败政的大破坏。横征暴敛，使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各族人民被迫掀起反金大起义，再经金世宗当政初年的用兵征剿，北中国的经济呈现了百里无人烟的荒凉景象。这不仅会使金国百姓食不果腹，朝廷也将财源枯竭，国库罄空，进而危及全国政权。金世宗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于是，在政权稍稳定后，便把恢复中原大地的农业生产，发展北中国的经济，当成治国安民的一项至要国

^① 《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策，并坚持不懈地贯彻始终。

金世宗恢复北方农业经济，最先是从小民救灾、减轻剥削入手的。他深知恤民可使农民有地可耕，悉心务农，安稳度日，尔后朝廷可得赋税完纳，财源不竭，大金江山才会有长治久安。

其实，早在宋金战争未停的时候，金世宗就采取了一些恤民救灾的措施。

1162年（大定二年）1月，金世宗为招抚山东起义的农民，派出苏保衡、高思廉等官员到山东地区，赈赐百姓粟帛，还同时在那里遍布诏令，无妻子者列姓名上报，以备领受官府资助。

大定三年以后，金廷已基本平定了各族人民的起义，宋金前线一带战火尚未平息，金世宗又进一步地扩大推行救济灾民的政策，用以安定民心，以期收到巩固金廷后方之效用。1163年2月，金世宗曾对宰臣说，“滦州饥民，流散逐食，甚可矜恤”，遂之决定将饥民“移民山西，富民贍济，仍于道路计口给食”。这些虽属权宜之计，但既可使河北饥民有所着落，又可防河北地区再起动乱。这一年8月，金世宗曾严令殿前都点检唐括德温，每当传统节日重九出猎时，必对二千扈从军严加约束，切不可扰民，指令拨专款万贯分赐扈从军零用，免得贪财掠民。基于此策，每当金世宗本人或女真勋贵出猎，都视不伤害百姓为定例，偶有误损百姓利益者，还要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1164年1月，金世宗至安州春水行猎，适逢大雪，扈从卫士夜宿民宅，扰动了百姓。大雪过后，金世宗即诏令扈从入宿民家八天，支钱一百贯给其主，权为补偿其失。同年2月，继又诏令从前扈从人曾宿住过的安州御城和安塞边吴的两村百姓，给予免除当年租赋的宽待。

在此之后，金国形势日趋稳定，农耕生产已多有恢复，而且宋金战争又渐至终尾，金世宗则更能集中精力恤民重农了，偶见一方自然灾害严重，金世宗则能当即下诏赈济，不使某一地区因自然灾害而发生暴乱或人民起义。1164年9月，北京、懿州、临潢等路发生旱灾、蝗灾，致“百姓艰食，父母兄弟不能相保，多冒鬻为奴”^①，朝廷则即时令下官出粮救济，并查清卖身为奴人数，官家给钱赎身。

1165年11月，金朝颁布“诸路通检地土等第税法”，这是金世宗在限制土地兼并，强制各族地主与女真大贵族皆得负担租税的前提下，推行的发展农业的政策。不仅如此，金世宗本人也常对庄稼的长势及收成大为关注，多次出巡查看。1165年5月，金世宗去银山巡幸前，即先给扈从军拨去五万贯钱，做沿途损坏田间禾苗的赔偿费。1170年7月，当金世宗出猎前，即先行警告扈从人等如有放纵乘马蹂践庄田者，受杖责之罚，还要按价赔偿损失。

为了使农业生产有畜力，金世宗严禁民间任意宰杀耕牛，即便是祭祀活动也不允许。如若违禁，则要与宰杀军马同罪，决不予以宽容。

大定朝，黄河水患经常为害中原，人民深受其害，金世宗则积极倡导治理黄河水害，并制定出分流缓减水势的治河方案。1168年（大定八年）6月，金国山东境内的一段黄河河道淤积，一场暴雨，致使李固渡河段决堤，大水吞掉了无数村庄和农田。黄河决堤造成黄河改道，北绕曹州、单州地界东流，流经数百里后，在徐州一带复入黄河主河道，形成一条新的半环

^①《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状黄河岔流河。对黄河改道之事，金世宗听从了河南统军使完颜宗叙与治河有方的汉官梁肃等人的建议，决定不再垒筑高堤，拦截岔流复归故河道；而是因水势疏导，任其分流，以刹水势，只在李国渡以南筑堤，用以解除对汴京之威胁。分流之后的黄河主河道，仅承担了六分流量，岔流却分担了四分流量，使山东与河北地区，若非特大洪水，皆可免除水患。这项治理黄河之策，除曹州、单州一带蒙受部分损失之外，免去了大费工役之弊，收到久安之利。

每遇天灾，金世宗则必定酌量减轻百姓的负担。1171年（大定十一年），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东、山东、陕西等地，连遭水、旱灾害，金世宗下诏免除这一年的租税。1173年3月，河北、山东、陕西、河东、西京、辽东等十路区域，遭受了旱灾和蝗灾，金世宗也诏令免除当年租税。此种事例尚有多起。

大定朝除了对人民减轻赋税剥削之外，为了发展北方农业经济，还大力推行移民垦荒之策。金世宗曾采用汉官曹望之的建议，把山东、河北地区无地可种而失业的汉民，迁徙到淮水流域北侧，陈、蔡、汝、颖之间土广人稀的地方，开荒种地。规定，凡新迁之百姓，皆免数年赋税，使之在农耕生业上得以安居，并允许这一地区的农户，从前因战乱逃向外地求乞，或者为逃避徭役而去从盗者，不咎既往，可返回居地，重建家园。这一发展北方农业经济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调整了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人稠地窄，寸土悉垦，则物力多赋税重”的所谓狭乡，与“人稀地广，草蒿满野，则物力少赋税轻”^①的

^① 《金文最》卷八十八。

所谓宽乡之间的矛盾，较好地缓解了劳动力与土地比例失调的弊端，日益趋向人尽其力的合理局势。金世宗的移民垦荒之策，莫过于对黄河退滩地的重新开发重要了。山东梁山泺^①地区，在黄河改道之后，出现了大片的荒地。于是，朝廷向这一地区派出专人主持移民屯种事宜，从窄乡之地大量移民至此。同时下诏安民，从前私下流入此地开荒种地者，皆赦免其罪，不征从前的租赋之欠，只是履行一下登记手续，充入官地，缴纳租税即可。豪强之辈，占田归己者，一律收回缴官府，由官家另行招佃；贫穷无地者，每丁授田五十亩，令其耕田缴租赋。经此措置之后，这一大片河滩地得到了开垦和利用。同时对那些占夺土地过多，随意向农民强征高额租税的豪强予以查验，由官府出面降低租课。当地官府也酌量地予以减征人头税。

为了防止灾年，1169年1月，金世宗即诏令各州县购粮入仓，尽做储备。特别是“遇丰年即广采以备凶歉”^②。同时又下令，用于储备的粮食，切不可定数分配至民户，强行征取，要由官府出钱购买。1181年（大定二十一年）3月，金世宗得知蓟、平、滦地区百姓缺粮，便急命“有司发粟赈之，贫不能采者贷之”^③。然而有些地方官，恐官粮一旦贷给贫苦百姓到期不能如数偿还，遂不肯贷给。金世宗得知后大怒，遂以渔阳令夹谷移罕、司候判官刘居渐二人是问，将二人各降官三级，就连总管赈贷通州刺史郭邦杰也被责以失职之过而停发三个月的俸禄。金世宗还鼓励丰产区民众向灾区卖粮，以便对中都及其

① 梁山泺，为金代山东东平境内梁山泊以北的大片沼泽地。

② 《金史》卷七，世宗纪中。

③ 《续资治通鉴》卷一四八。

周边地区救灾不济时予以补救。1181年6月,金世宗指令修筑河北怀来以南道路,然后利用该地交通之便,把滨、棣等丰产地区的粮食运至遭水害的大兴府管内平、滦、蓟、通、顺等地卖出,同时又急命将原在中都积存的粮食,减价拍卖,用以防止不法粮商趁机抬高粮价。这是金世宗强有力的经济措施之一。故《金史》作者评论说:“以世宗之贤,储积之志,曷尝一日而忘之。”^①金世宗此举也颇含有贮粮备战之意。他曾对属下说:“朕观宋虚诞,恐不能久遵誓约。”所以他在责令“将臣谨飭边备,以戒不虞”之余,特命下官乘河南全境丰收之时,“所在广籴,以实仓廩”^②。

总之,金世宗这种积谷备荒的主张,越到他执政的后期,愈是坚持不懈,推行的地区也愈加广阔。他曾数次地指令泰州路所管下的各猛安,西北路招讨司所管下的奚猛安,咸平府庆云县等处,若遇到丰年,则应多购买粮食入库,并要迅速建立起新粮仓以为战备之用,若遇水旱灾年也可拿出来用于赈济。

贮粮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得以发展,粮食有增产。金世宗出于发展农业的需要,一向反对农业的直接生产者向非生产性的家务劳动转移,从而使农业实际从业人口减少,有害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金世宗采用李晏的建议,放免了二税户,使其成为自由农民,一次就放掉六百余人。权贵完颜谋衍,自恃有功于大定王朝,以欠债的农民本息皆无力偿还为由,将欠债之民没为奴,金世宗得知之后强行诏令尽数放免为良民。金世宗还屡次放宫女出宫做平民,仅在1172年12月即一次释放宫女二十余人。1171年8月,金世宗将从前因参与奚和契丹人起义,而被官府没

^① 《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一。

^② 《金史》卷五十,食货志五。

为奴婢者尽皆恢复人身自由，让其回家务农。至于流散民间的奴婢，也由官府出钱赎身，如见诏令有隐瞒不遵命者，以违法论处。1182年6月，金世宗颁下诏令：奴婢娶自由民为妻，其所生的子女皆为自由民，还规定势要权贵人等，不许擅自逼良民为奴；即或是奴婢者，也不可随意迫害致死，违令者定要严加惩处。1183年4月，祁州刺史大盘无故打死染工奴婢，还逼迫二十五个良民当奴婢。事发后，遭罢除职务削官四阶之罚。至于随便杀害奴婢者则更要加罪一等。可见金世宗在全国范围内防止良民沦为奴婢是贯彻如一且卓有成效的。

诚然，金世宗所采取的种种恤民重农政策，并不是什么仁慈，而是为了他统治的长治久安，为了巩固女真贵族的统治地位而已，所以在另一方面，他也常用严酷手段，去镇压或屠杀那些敢于不满金朝统治的百姓。翻开《金史·世宗本纪》，上面记载着：归德府民臧安儿谋反，伏诛；恩州民邹明等乱言，伏诛；北京贾贵等谋反，伏诛等的事例，不胜枚举。但总的来说，金世宗所推行的诸多恤民重农之策，确实适应了当时北方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各族人民，也有利于金世宗所治下的大定王朝，这委实是他一生中值得称道的一大政绩，封建史家就此曾称金世宗为“小尧舜”，评论他得为君之路，治国重农桑，造成一个家给人足，仓廩有余的太平盛世。尽管不乏溢美之词，但大定一朝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海陵朝末期百业衰败的景象，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仅大定一朝的人口增长和牲畜的繁殖增多，即是佐证。大定初年，在群牧叛乱之后，金廷马场损坏极大，仅有马千余匹，牛二百八十余头，羊八百六十只，骆驼九十头而已。至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时，即大为改观，马有四十七万匹，牛有十三万头，羊有八十七万只，骆

驼四千头。同时，人口繁衍增多。大定初，金国只有三百余万户，到大定二十七年时，户数达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余户，人口猛增至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之多。

二 开源增收

金世宗当国几年后，各类战事已见平息。待宋金之间形成对峙局面一俟稳定，金世宗便全力集中于金国内政的管理上。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举，乃是对金国的财政经济做一全面而统筹的安排，结束自金廷开国以来的分散的经济管理体制，而趋向于金朝中央统一管理。大定四年，金世宗向全国下达了编造金国总计录的诏令，严肃地指出前朝海陵王失道之大者，乃是“土木征伐，相继而起，有司出纳动千万计，浩瀚连年，莫会其数”，一旦有急用，反不知国中空乏，“惟有取之于民”，因之激起民变，致国家险些败亡。为此他要求下属“自今除每岁收支外，并将见管实在之数，开具成册，使朝廷通知有余不足之数”，做到心中有数。“候储积果多”之时，再根据各地物产多寡与土地肥瘠的不同，分别确定征收赋税的具体数目，力求在较平均地征收课役下，既能使国用不竭，又可使百姓生活有路，同时还要达到“宽减州县，优恤疲民”^①的社会效用。

金世宗初登帝位时，金国的财政收入状况非常紧张，军费支出奇多，正常收入甚微，可谓兵兴岁歉国库罄空了。当时，连金朝官员的俸禄也都不能如数发给，只能领得个半薪而已。大定三年，国库里有二百万贯钱。单是用于南抗赵宋一项的

^①《金文最》卷五。

军费上，每年至少得支出一千万贯之多，财政之紧张程度可想而知。金世宗不得不用卖官鬻爵的办法，用以稍缓经济危机，

“下令听民进纳补官”，只为增加钱谷收入。这种窘境持续了好几年，直到大定朝与宋孝宗签订隆兴和议，南宋又重向金廷贡纳岁币，边境较为安宁时，金国的财政经济收入才有好转的趋势。1165年（大定五年）2月，诏令罢除纳粟补官法。同年11月，颁布了通检地土等第税法，这就是金朝历史上有名的通检推排政策。

通检就是要对金朝治下的土地、人口和资产，进行一次全面性的核查认定，然后再根据实数重定地税和户税，力争做到上自公卿达官，下至黎民，无苦乐不均者。意在增加财政收入，或在贫富均摊的前提下，减轻黎民百姓负担。在征收土地税时，女真人和汉人是有区别的。猛安谋克户所种之地为官田，单行一套官田纳税的田赋制度；汉民和其他各族民众所占有的土地叫私田，通行私田纳税的田赋制度，两者在缴纳的税额上差别也是很大的。大定朝在租与税之外，还根据每户的人口、房屋、车马、牛羊、树木及握有的金钱多寡，征收物力钱，就连金朝使节至他国而额外得到的馈赠，也要摊派点物力钱。物力钱实质是国家除去应征土地税外而加征的杂税，主要是人头税和浮财税两项。当时地方政府欲要多收税，截留自用，还可加征一些名曰铺马、军须、输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纸等钱的附加税。此种政策推行之后，至大定二十二年时，又有新的调整。定制根据浮财握有的多寡，占有土地的实数，以及家中使用奴婢的多少，综合起来后，再分做上中下三等课税。猛安谋克户的税制，要以其人力与物力的多寡不同，分别予以课税，不得一例科差，防止苦乐不均，做到“富者不得

隐，贫者不重困”^①。

应当指出，金世宗所行的通检推排之策，固有重税加征之嫌，但却不施行于灾区。因此可以肯定，金世宗推行的通检推排政策，在当时来说其收效是多方面的，既能恤民，又能够让民众比较合理地承担赋税。仅推排物力钱一项收入，每年即可增收三百零二万贯之多。

金世宗在推行通检推排的政策时，还对女真权贵与汉官强占官地变私田的侵公行径，施以一定的限制，凡侵占官田超出十顷以上者，十顷之外尽数收缴归官，然后再由国家将其田地租佃给百姓耕种，官府直接收取租赋，使金廷多增收入。

金世宗为了保证朝廷赋税收取稳定，并使之逐年增多，特别强调了可耕地只能扩大，不可缩小，多次严令将女真贵族独占的大片围猎场地，逐个加以取缔，退女真中原围猎场重为农耕良田。

金世宗认为“官钱积而不散，则民间钱重，贸易必艰”^②。1170年（大定十年），朝廷把国库中的铜钱抛出一批，购买金银及诸物，然后归国库储存，复用国有物资或金银参与市场流通，使市场物多价平，市场变活。通过抛出铜钱市金银，或出钱易粮，使朝廷较好地控制了金国的金融市场，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同时还储存了大量的粮食，使备荒赈灾、应付不测有了一定的基础。与此同时，朝廷还对治内现行流通的货币，进行了必要的整顿。禁用宋旧铁钱，铸造新铜钱，并禁止销钱作铜。同时对铜料施行了严格的管理，禁止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府，按半价收购。

^① 《金史》卷九十五，蒲察通传。

^② 《金史》卷四十八，食货志三。

金世宗还对铜矿资源与铜矿开采，实施了统管或鼓励开发的政策。一面指令尚书省派出专人，分路查访金国铜矿苗脉；一面诏令百姓报矿，“能指坑冶得实者赏”^①。继而又鼓励民间开采铜矿，冶炼成铜尽数收购入官府。先是对开采者征收低税，二十分取其一；后在1172年12月时，下诏尽皆免税，以示鼓励民间开矿冶铜。但是铸造铜币之权必由国家主持，私人不许染指。

金世宗为了国家握有雄厚的货币和财政金融主动权，在1178年(大定十八年)，于代州建成了大定朝铸钱厂，派出工部郎中张大节、吏部员外郎麻珪全权主持铸铜钱事宜，造出了字清质好的铜币——大定通宝。一年工夫即新造出一万六千余贯铜钱。代州钱厂在1180年时定名阜通监，生业兴隆。两年后，大定朝又在曲阳县建成另一座铸钱厂，取名利通监。除此之外，金世宗允许金国纸币可在除中都燕京之外的诸京城或边远地区流通使用，使“行旅便于囊橐，国家无转输之劳”^②。

另外，为防止高利贷者乘青黄不接之时，以物抵押放贷于贫民，收取高额利息，金世宗于1173年下诏在燕京开设中都流泉务，实质上就是官办当铺，其后继在各路增设京府级或州级流泉务。规定十分取一为息，所收之钱，尽数充做补助官员俸禄之用。其典当之法也较公允，凡典当物由主官亲评其价，然后再以七分作价，贷款于民。不及一月者以日计算利息。典当者不来赎回，逾两年由官府下架变卖。如典当物被丢失，依原物价值如数赔偿其主。金世宗也曾诏令各处流泉务官员必须廉洁

①《金史》卷二十九，食货志三。

②《续文献通考》卷八，钱币二。

奉公，严禁贪赃舞弊，若有违犯定究治。

诸种开源理财增收之策，一经施行，效果殊多，故而不久金国国内便“家给人足，仓廩有余”，国力渐强起来。

第十章 倡导文明

一 兴学崇儒

自海陵王执政以来，金国不仅无法打破宋金对峙的格局，而且时常处于四方势力包围之中，北有鞑靼强敌，南有宋，东有高丽，西有夏，女真贵族兴兵开疆拓土的历史，已告终结。素以守成为本的金世宗，因时势所迫，自觉或不自觉地适应了北中国早已封建化了的现实，放弃“本朝以神武定天下”的老传统，而“以文治太平”^①了。中原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及崇尚儒学的风气，对金世宗本人的影响非浅，他深信儒家的忠孝伦理观念是巩固大定王朝的支柱。基于此，金世宗要用忠孝仁义之道，去维护大金帝国上下统属、尊卑有序的贵族统治的等级制度。这些单靠出身行伍的女真老将重臣，已是不能达到了。为适应初建的大定政权极需新式人才之急，故较早地提出了用儒学思想来办教育的主张。

1166年（大定六年），金世宗创建起大定朝第一所金国最高学府——太学。这是金国中央直接管辖正规学校教育的开端。太学学生初为一百六十人，后来新增至四百人。规定必须是

^①《金文最》卷六。

五品以上的女真官或汉官兄弟子孙，方有资格入学就读。此后，金世宗又相继在金国各大城市中，置办了地方学府——府学，至1176年时共有十七处，学生达一千人左右。还增设州学多处，在校学生近两千人之多。至此，一套较完备的三级正规学校教育体系建成，为女真族全面完成封建化，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

随着学校的增多，朝廷对于学校的管理也逐渐地趋于制度化和正规化。太学由礼部主管，州学、府学则由同级官府的提举学官主管。对于学生入学资格，除家世合乎级别之外，任何学员在入学前都得经过严格的考试，合格者入学受教，只有那些是“曾得府荐及终场举人”^①的学员，才享有免试的优待。

朝廷还规定无论是哪一级官办学校，都必须使用礼部统一颁定的教科书，以五经、《论语》、《孝经》及前四史等做为必修课。各级正规学校所使用的教材，皆由国子监印制，政府统一发给各级学校使用。教材的版本必定是选最佳最优者，

“凡经、易则用王弼、韩康伯注，书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玄笺，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礼记用孔颖达疏，周礼用郑玄注、贾公彦疏，论语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赵岐注、孙奭疏，孝经用唐玄宗注，史记用裴骅注，前汉书用颜师古注，后汉书用李贤注，三国志用裴松之注”^②。

朝廷对各级学校规定了统一的学习制度。凡是在校正式学员，所学课程之后，必须三天作策论一题，又三天再作赋及诗各一篇。同时还要定期进行考试。学校一季考试一次，以季、月初先试赋，隔一日试策论，然后从最优者中选出五名申报礼

^{①②} 《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一。

部存档。平日对学生管理极严，犯学规者受罚，不听从管教又不努力学习者课以开除。

金世宗对本民族子弟的培养，尤为重视。还在创立太学之前，于1164年（大定四年）即在各路女真人聚居区中，陆续地建立起一些专收女真族子弟的女真学，在校学生达三千人之多。1169年时，金世宗诏定从各地女真学中，选取优秀生一百人，送到中都燕京，由编修官温迪罕缔达为主讲，对之进行系统而正规的教育。1173年，金世宗又在举办女真学的基础上，专门对女真籍学生进行开科考官，专取策论和诗赋进士，然后派往各地女真学中当教授。还选取了一批女真优秀学员，建起了金国中央直管的女真国子学，其中策论生有百人，小学生百人。继之又在中都、上京、胡里改、恤频、合懒、蒲与、婆速、咸平、泰州、临潢、北京、冀州、开州、丰州、西京、东京、盖州、隆州、东平、益都、河南、陕西等地区，建立起二十二所女真府学，办学标准皆与中央女真国子学相同。学生来源是每个谋克选送二人，若宗室每二十家选不出一人者，则从有钱的女真人家中选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子弟代替之。至此，金国教育体制更趋完善。

在官办儒学教育的影响下，大定朝民间各类私学也相继办起，诵读儒学经书颇为盛行，同时民间修建孔庙的事也渐增多。金世宗为此曾相应地推行了一些鼓励政策。1181年颁令各地从前有原办学田产，在战乱年月归入官府者，现在要如数归还学校，以示国家崇儒兴学之意。与此同时，金世宗乘各地兴学建孔庙之机，在民间广泛地提倡孝道，并且重奖了一批出名的孝子。1171年1月，金世宗至永清县巡幸时，见到隶属于猛安谋克下的契丹人移刺余里也，本有一妻一妾，妻生子六人，妾生子四

人，其妻亡故后所生六子日夜轮流守护亡母庐墓，终年累月无一日中断。而妾所生四子，也倍受其孝行所感动，皆言“是嫡母也，我辈独不当守坟墓乎？”因而也参与轮流守墓，有始有终，三岁如一。金世宗认为这是大孝的典型，当即命赐钱五百贯，并责令当地永清县官，定把御赐之钱展列街市，以示县民，做为金世宗对孝子的极佳奖励，引为楷模仿效。

随着大定一朝正规学校教育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是逐步地完善了金朝考试选官制度。诏定汉人考取官员必经四道考试程序，由乡至府，由府至省，最后是殿试，凡四试皆中选，则任命为官。大定朝是三年一开科取士，尽管如此，金世宗却规定他的王朝选官不限人数，文优则取。不过在考试内容上却有新的规定：所有考生不论报考词赋科或经义科，除了考本科外，一律加考时务策，唯有经过答辩，“观其议论，材自可见”^①。

朝廷还规定，无论何人考中，朝廷均要派出专人在考生所在的地区查访其人的品行是否端正，品德低劣者不可任官。官员任职也同。某官任期已满，必须查明任职时品行确实端正，方能提职。

这里也必须指出，金世宗是女真贵族的总代表，因其狭隘的女真民族主义观念的促使，必然在考试制度上也要体现出女真民族统治的特点。为优崇女真人，朝廷单列了一套女真考官制度。诏定女真学毕业之考生，不用经四道考试程序，只须通过五百字的策试，即可免除乡试、府试，直赴会试、御试。皇家两从以上亲及宰相子，可直赴御试，基层考试皆同时免去。

在监考制度上对待非女真考生则非常严格和刻薄。金廷对

^① 《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一。

汉族进士考场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一般。每届考试考场必派军兵临场，“凡府会试，每四举人则差一人，复以官一人弹压”。至御试时，“汉进士则差亲军，人各一名”，这是外围戒备。就是考场内，也须派去不认识字之军士监视。考生进入考场后，要进行搜身检查，“解发袒衣，索及耳鼻”。后觉过甚，有伤优待士人之礼，遂改为进入考场前“使就沐浴，官置衣为之更之”，然后再进考场应试。1188年，金世宗决定增设试学士院官机构，隶属于礼部之下，专办开科取士业务。虽然如此，金世宗本人也从来没有放松考试选官这件大事，也曾多次亲为御试考生圈定考题。其中著名的殿试考题，诸如《周德莫若文王赋》、《所治临制则臣民咸服赋》，都是出自金世宗的手笔。可见金世宗定要把每一次御试考场，都作为他宣扬儒学的讲坛，在更高的角度上，表明他要用儒学之道治理好国家。所以可以肯定，大定一朝特重儒学，实是金世宗以文治国的具体体现。同时，金世宗也要在声势上有所追求，他敕命属下在金国各地广建孔庙，再度颁令沿用传统旧制定孔子正位，其左侧配以颜子，右侧配以孟子，不论新绘或是改塑，均予以重加冠冕、法服，并遵此为定制。

二 改革陋俗

金世宗当国时代，金国社会形态已经基本上进入封建社会。但是，女真族固有的原始状态的风俗、传统的生活习惯，以及民族情性，尚在女真人中保留着。

女真族落后的生活习俗，主要表现在婚制上面。女真人虽然进入中原，但依然保留了群婚制的残余，并用此陋俗去维系女真

固有的大家族制。史载，“虏人风俗娶妇于家，而其夫身死，不令妇归宗，则兄弟侄皆得聘之，有妻继母者”^①。“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②。诚然，此种陋俗，在金朝建国后已大有改变，但是，余迹还是屡见不鲜的，就是皇室中也时有此类事发生。熙宗朝曾有逼迫金太祖的儿媳、完颜宗辅的遗孀渤海李氏再改嫁完颜皇族宗室之事；海陵朝完颜亮也曾干出了娶从姊妹为妻，淫从兄之女的诸多丑闻。不仅海陵王如此，就连海陵王的父亲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开，也曾经娶亲兄之遗妻为妾。显然，群婚制陋俗与金世宗所提倡的封建文明和儒学忠孝之道思想是格格不入、大相悖谬的。因此，他曾多次用律令限制陋俗，期望用法制的力量去消除之，尽早地普遍建立起女真族个体婚制的小家庭，促使女真氏族制迅速解体。1179年（大定十九年）10月，金世宗颁布“知情服内成亲者，虽自首仍依律坐之”^③的诏令，这是很有名的一道消除群婚残余的律令。

为了使律令被金国上下所接受，并长期地施行下去，朝廷向各阶层大量地灌输儒家伦理道德观，要求做妻子的要听从丈夫的管束，必须忠贞于自己的丈夫，坚守节操、不许与外人通奸，否则要领受重罚。男子若知其妻与他人私通，又确属事实，虽不可随意打死妻子，然如若打死了，却也不必偿命。1181年，尚书省曾受理一案：巩州平民马俊的妻子安姐，与奸夫管卓私通。事发后，马俊将妻子安姐以斧击杀死。此案论马俊杀人之罪责该处以死刑。金世宗知之，则指令马俊不能杀

① 《说郛》卷八，虏廷事实。

② 《三朝北盟汇编》卷三。

③ 《金史》卷七，世宗纪中。

头，“可减死一等，以戒败风俗者”^①。另一方面，金世宗则要求家庭内部必奉行敬老、养老之道，勿忘孝道，更不可忘怀老父老母而去犯法，违犯者同样受惩罚。其遗下的老人，官府出钱供养，鼓励从孝。1173年5月，邓州平民范三打死了人，论法应处死，但他家中老母则无人供养，故办案官打算给范三留条活命，以为奉养其母。但是金世宗知之，却反对说：“在丑不争谓之孝，孝然后能养。斯人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有事亲之心乎？可论如法。其亲，官为养济。”^②这是惩罚忘孝行者而犯罪的一例。与此相反，如若是替父报仇而去杀人者，则不能与上述案例同等论罪。1170年，河中府百姓张锦先行杀人，投案自首，言说他确是为报父仇而杀人。有司进行详查后，金世宗即朱批宽容处理，“彼复父仇，又自言之，烈士也，以减死论”^③。

在宣扬敬老、养老的同时，还在民间提倡大义灭亲之美德。其行确佳者予以奖赏。大兴府百姓赵无事，乘酒兴时胡言乱语，触犯国法该叛死罪，赵无事的父亲赵千便将其子抓捕，送交官府处置。这件事传到金世宗的耳里，当即评论赵千老者之义行可嘉，“为父不恤其子，而告捕之，其正如此，人所甚难”，随后便诏令免除其子赵无事的死罪，“可特减死一等”，权做奖励。金世宗极力提倡孝道，赞赏大义灭亲之举，是为他所宣扬的忠君之道服务的。

这里还应指出，金世宗虽然提倡女子守贞事夫，但是他并不反对寡妇改嫁。曾下诏“子为改嫁母服丧三年”^④。

① 《金史》卷七，世宗纪中。

② 《续资治通鉴》卷一四三。

③ 《续文献通考》卷一三八，刑四

④ 《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诚然，由于民族意识的局限，金世宗在某些方面，也保留了女真族固有的一些落后的遗风遗俗，阻碍了女真人全面汉化的历史进程，这是金世宗落后保守的一面。但是，若纵观大局，金世宗还是能够适应历史发展，较全面地改革女真族固有的传统陋俗的，此功绩不可抹煞。

三 毋忘古风

金世宗在向女真族倡导儒家思想，袭用封建文明的同时，又自信女真族固有的古风遗俗或特有的骑射武功，乃是传家立业之宝，直至当朝依然富有生气，弃之不可。于是，金世宗在全面推行优崇女真勋贵、抚恤贫困女真人的政策之后，约在他执政进入中期的时候，便日渐深入而全面地倡导女真全民习武，复还古风遗俗。并且还对皇子与宗室后嗣们施以言传身教，令其仿效，见诸行动之中。1171年（大定十一年）11月，金世宗对太子完颜允恭言：“吾儿在储贰之位……惟无忘祖宗纯厚之风。”^①1173年，金世宗明确宣布将带领皇室后嗣至会宁，使之得见旧俗并效之。金世宗在未回上京之前，曾常命歌者歌唱女真词曲，表明他本人从未忘却古风遗俗。同年5月，金世宗又强令在金朝宫廷中居官任事的官员和卫士，平日均用女真语说话，“有不闲女直语者，并勒习学，仍自后不得汉语”^②。

金世宗一向重视女真贵族赖以起家的骑射武功，然而至大定朝，此皆渐为荒废。1170年（大定十年）3月，南宋官员司马伋

① 《金文雅》卷四。

② 《金史》卷七，世宗纪中。

出使金国庆贺金世宗生辰，宴乐中，金世宗曾令宫中护卫善射者，同南宋使者比试射箭技艺，以助酒兴。结果宋人中靶五十箭，而金军护卫只中七箭，相差甚远。事后金世宗曾哀叹道：

“护卫十年出为五品职官，每三日上直，役亦轻矣，岂徒令饱食安卧而已。弓矢不习，将焉用之。”^①因此，在他当政的中后期，又把大力恢复女真人的骑射武功，做为复还古风遗俗的一项重要内容。金世宗平日常到马球场上击毬或练习骑射。有一次汉臣马贵中见之，即提出谏止，言说世宗皇帝年高体弱，本不应玩此危险游艺。金世宗听后则当即批驳，“朕以示习武耳”。在这之后，金世宗抓紧女真全民习武之事。1177年的5月，他在姚村淀巡行时，就曾亲自检阅了“七品以下及宗室子，诸局承应人射柳”，然后据其优劣，“赏有差”^②。金世宗还特别注重西北区女真人的习武之事。当招讨都监高通前往天德上任时，金世宗曾指令他至西北任所后，若见到女真民众有下棋对弈者，亦应禁止，而倡导练习骑射。更要在当地以居地之便，恢复女真人聚会饮酒后必较量骑射的传统。1182年3月，金世宗正式“命尚书省申勅西北路招讨司勒猛安谋克官督部人习武备”了。特别是当金世宗得知西南、西北两路招讨司地区的猛安谋克人户无处围猎，无法练习骑射武功时，便于1186年10月再下诏令，要各级长官督导属下猛安谋克官员按时教女真民众习武，弛慢过期或不能亲自监督者，必得受处罚。他一再告诫宰臣：“朕闻宋军自来教习不辍，今我军专务游惰，卿等勿谓天下既安而无预防之心，一旦有警，军不可用，顾不败事

① 《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② 《金史》卷八十，阿离补传。

耶。”正告之后，当即强令“以时训练”^①各女真军队。尽管如此，女真人全民习武之事，与勃兴时代不能同日而语，无非是游艺性、体育性各各参半而已。终使金世宗复还女真古风遗俗之举，未达到预期目的，事与愿违了。

^①《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第十一章 出巡上京

一 故地重游

金世宗治金国可算是努力奋勉，孜孜不倦。但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及他个人的才能所限，决定了他的国家只能进入小康盛世，却不能使他所代表的女真民族强盛不衰。在金世宗执政的后期，金国在许多方面出现一些败政迹象，时弊与日俱增，成为金世宗执政时多为守成、少有改革的悲剧所在。

晚年的金世宗，已觉察到朝廷官员腐败恶风相当严重了，但对此却莫可奈何。当时，下层的猛安谋克官员们也是腐化奢侈，无所事事。一般的女真猛安谋克户民也因懒堕，而致贫困，竟有“预借三二年租课者”。因此，金世宗哀叹道：

“欲望家给人足，难矣。”^①可见金王朝已开始趋向没落了。然而这时的金世宗，却错误地认为造成女真民族上下颓败的原因，乃是女真全民族忘却祖宗纯厚之风所致。因之在他当政的后期，几乎是使尽全身的解数，誓要恢复女真的传统遗俗。为此，他只好打算在尚纯朴的兴王之地——上京会宁重建一个赫赫有名的女真王国。这就是促成金世宗出巡上京的内部因素。

^①《金史》卷四十七，食货志二。

其次，北方鞑靼人的日益强大，对金朝边境形成了威胁。金世宗当国之后，先是对鞑靼人施用了灭丁屠杀之策，后是改用修筑边堡界壕，屯戍军队，轮换驻防，施以长期防卫之策。然而，都未能从根本上永远解除“鞑人为我国患”的问题。金世宗十分担心鞑靼铁骑会南下攻金，所以不顾自己年老力衰，千里迢迢巡幸上京会宁府，是为自己，也为他的国家，寻找一个可以重新振作的地方。

金世宗出巡上京一事，是他执政期间的一件大事。此事是他经过多年的考虑，通过多方的筹划与准备之后，才付诸行动的。帝驾动身前，他派定亲信老臣蒲察通为上京留守，全权主持金世宗出巡上京的准备工作。起驾前夕，金世宗委派皇太子完颜允恭守国，特令左丞相完颜守道、枢密使徒单克宁，会同长子赵王完颜永中等俱留中都辅政，并意味深长地嘱咐道：“巡省之后，万一有事，卿必躬亲亲，毋忽细微，图难其易，可也。”^①更对从来没有主持过金国大政的皇太子嘱咐说：“上京祖宗兴王之地，欲与诸王一到，或留三二年，以汝守国。”皇太子完颜允恭曾以不谙政务、愿做扈从相推辞。金世宗则再度安慰说：“政事无难，但用心公正，无纳谗邪，一月之后政事自熟。”朝中一应诸事安排就绪，方起驾上路。此时是1184年（大定二十四年）3月13日。当天，留朝官员们出城送至通州，并聆听了金世宗最后一次训示，言可自今处理国事，可行则行，可罢则罢，毋使在下有滞留之叹。

4月8日，金世宗一行途经北镇，取道南行来到了他荣登帝位的东京辽阳府。次日即拜谒了亡母贞懿皇后的灵堂——孝宁

^①《金史》卷九十二，徒单克宁传。

官。特令免除东京辽阳府百里内夏秋租税一年；开国官员中年高七十岁者，升官一级；辽阳百里内犯二年以下轻罪者，赦免归业。不多日又离辽阳率众北行，27日到达松花江边。5月2日，金世宗回到了他阔别三十多年的上京会宁府，居光兴宫。3日，前往庆元宫拜谒了列祖列宗画像。5月11日，金世宗在皇武殿举行盛宴，款待宗室王公、王妃和文武百官，席间各有赏赐。

在这之后，金世宗便开始了一系列活动。一是踏查边地，并在速频、胡里改两路猛安下选出三十谋克编为三猛安，充实上京兵力。其目的是增加上京兵力，可为它日紧急之用。二是对宗室皇亲及有功之臣封官加爵，极言祖宗创业百艰，意在提倡复古风遗俗。三是对上京的各项政策做了一些调整。金世宗声言“天子巡狩当举善罚恶，凡士民之孝弟姁睦者举而用之，其不顾廉耻无行之人则教戒之，不悛者则加惩罚”^①。因之，对一些不可靠的人物予以解职免官。与此同时，又特例宽待了上京地区的女真百姓，在押罪犯全部赦免；免征一年租税；年高七十岁以上女真平民赏一官职。金世宗此举，均是希图出现一个升平盛世般的上京会宁府。四是颂扬祖辈功德，在金太祖阿骨打起兵反辽誓师的地方（现吉林省扶余县得胜陀），诏立颂碑，缅怀女真勃兴时代的兵戎霸业，唤起复兴女真贵族王业的坚定信念。在金太祖当年领兵征辽策马径渡松花江的地方，封其地为兴国应圣公。连上京的故祖坟地上护国林神，也敕封为嘉阴侯。意在对祖宗的业绩与传统将永志不忘。

正当金世宗在上京活动时，留在燕京中都守国的皇太子完颜允恭，突患重病，于1185年（大定二十五年）6月9日在中都承

^①《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华殿死去，时年四十岁。当噩耗传到上京时，金世宗尚在天平山好水川巡行途中。金世宗考虑到中都一时无主，便急令身边的儿子完颜永成星夜兼程赶回中都燕京，任中都留守，名曰护丧，实是全权代行守国事宜。专派女真武士滕王府长史再兴，御史院通进阿里剌急返燕京，全力护卫皇孙完颜璟的安全；特派左宣徽使唐括鼎速往中都，专事主管皇太子的丧葬事宜；传令皇太子妃徒单氏及诸皇孙等人所服用的丧服从汉制。一切布置停当之后，金世宗又传旨在中都的长子完颜永中即刻离中都北上，前往金世宗巡行的会宁府管内某地，面见父皇，名为禀报国事近况，实是防他据燕京起事生非。在这以后，金世宗便着手结束出巡上京的一切事宜，诏定从今以后上京亦设守卫军四百五十人，备马一百二十匹，分做两番巡警，限半年交替一次，每人日给钱五十，米一升半，官给马用刍粟。至于猛安谋克官员可选用年令四十左右，士兵则征调三十岁上下者充当。他还把他的女婿、坚持反对金世宗增筑上京城的直谏官乌古论元忠予以免职。

1185年7月27日，金世宗从天平山好水川开始动身回返中都，9月29日，金世宗一行回到中都燕京。当天，金世宗即在熙春园见到了爱子完颜允恭的亡灵。至此，金世宗结束了这一历时一年半的出巡。

二 事与愿违

金世宗出巡上京会宁府，在事前的一切打算似乎很周到如意。临行前二年（1182年），金世宗就为皇太子完颜允恭铸成新印玺——守国之宝。外形金铸龟纽，而且还比亲王印广长各

加一分，仅低于金朝国用御玺一格而已。在这以后，金世宗还另外铸成了几颗尚书省、御史台、左右丞相等印，拟带往上京做为执国事的专用印鉴，以别于太子所持的守国之印。据此可以断定，金世宗出巡上京，绝不是一般的帝王出巡，而是要在上京会宁府地区再建一个太上王国，由他率重臣全权主持，而为皇太子守国的中都大朝廷，从今往后，要处于金世宗太上朝廷的直接遥控之下了。因为金世宗曾明确规定了皇太子监守中都的权限，遣派使节，祭祖祀天，五品以上官员任免等要事，必“遣使驰奏”，听从父皇金世宗的决策，只有六品官以下的处置或其余常事，皇太子完颜允恭才有权裁决。至于猛安谋克爵位的承袭，每年国库的支出或收入，以及如何向金国百姓派定赋税和徭役等大事，更得由金世宗一人定夺了。与此同时，金世宗还给皇太子严格规定了定期的请命回禀制度，车驾在路上时，每二十天一次，到达上京后，则是三十天一次。因此在金世宗出巡上京期间，皇子、皇孙或重臣权官们必须多次地北上帝驾出巡处所，面谒金世宗，请批旨意，“先遣章宗、宣宗奉表问起居于上京，即而遣永中子光禄大夫石古乃奉表”^①于会宁行寨。而中都的诸多大事，也是金世宗亲手圈定，授命皇太子与群臣们领旨照办的。1184年8月，命太府监张大节为贺宋生日使，命侍御使遥里特末哥为夏国生日使的人选，就是由金世宗一手圈定的，然后持国书由中都燕京出国。总之，金世宗出巡上京前后的诸多决策，绝不是为的单纯的教子守国，而是有着振兴女真王国的重大政治企图的。

这里也必须指出，金世宗出巡上京重建太上朝廷，并没有因

^① 《金史》卷八十五，完颜永成传。

皇太子完颜允恭的亡故而中辍，造成金世宗一切政治打算都告吹；反倒是爱子之死中辍了出巡，给金世宗重建太上朝廷之举遮了丑，阻止了大定政权的晚期政治危机向纵深发展，促使金世宗能在较早一点的时间里醒悟，尽早做出一些补救措施，特别是打破了他那诸多不切时宜的设想，对他晚年的施政很有好处。因此，可以认为金世宗出巡上京之行，事与愿违，是一次失败的政治活动，对大定政权有损无益，是金世宗执政期间政治上最大的失误。

金世宗出巡上京一事，不仅不切时宜，而且很不得人心。对此，一些有见地的官员们曾委婉地进谏过，指出上京之地本来土性疏恶，民生凋弊，现在又“鸾舆驻此已阅岁，仓储日少，市买渐贵，禁卫暨诸局署多逃者，有司捕置诸法恐伤陛下仁爱”^①。寓意帝驾早返中都为好。就连金世宗的子孙们也不同意他长驻上京会宁府，遥控中都。在出巡的头一年，守国的皇太子完颜允恭即派出他的儿子、后来继位的皇孙完颜璟奉表诣上京，请帝驾还中都。从当时看，金世宗出巡上京对国家对民众皆有害无益。各地的地方官们，也以金世宗出巡路经当地为借口，在“州郡大发民夫治桥驰道，以希恩赏”^②中，敲诈勒索而自肥，使百姓受害非浅。另外，在出巡之前，金世宗还曾派出汉官左光庆到上京，专事组建仪卫、仪仗队，以为举办隆重欢迎仪式之用。这也可算是好大喜功，耗费民脂民膏之行了。更为严重的是因金世宗久离中都北上，给南宋孝宗王朝以错觉。尤其是金世宗派使节赴宋，送上来岁正旦、生辰人使权止一年的国书之后，即刻在南宋朝中引起一场混乱，深感金国却使，

^① 《金史》卷一二〇，乌古论元忠传。

^② 《金史》卷一二八，刘焕传。

是宋金两国重开战衅的不吉之兆。再加上边境有人妄传谣言,说什么金国早已“繕汴京,开海州漕渠,河南北签兵且南下”了,遂使两国已经和好了多年的关系,又再次紧张起来。直至金世宗返回中都燕京之后,使节来往正常,“浮言始息”^①。可见其不良影响之为害了。

实际上,金世宗对自己的出巡,确也领受了一些教训,自知事与愿违了。他曾委婉地评论上京的变化,今日风俗,日薄一日。他的出巡随臣孟浩说得明白:臣四十年前在会宁,当时风俗与今日不同。所谓风俗不同,则是“风物减耗,殆非昔时,于乡于里,皆非初始”^②了。

金世宗出巡上京,可谓用心良苦,励精图治之为。但是他选定上京一隅偏地做他晚年执国政的新都,实是犯了倒退历史之大错。因为当时的金国上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已经全部南移,上京会宁府早已失去驾驭和统辖金国的主导地位。而中原的富饶,又足以使女真帝国供给丰富,国富民丰,有所保障。这是金廷得之则兴,失之即亡的命脉。另外,一旦蒙古铁骑南下攻金时,以上京指挥金军全面抗蒙,将无益于全局,届时倒会因为指挥中心奇远,贻误战机,坐等挨打。

然而,金世宗毕竟还是个政治上有作为的皇帝,他没有太固执己见,一旦认清自己的失误后,便有所觉醒。当他回到中都之后,结束了皇太子丧事的善后事宜,又采取了一些调整措施。除对上京会宁府的胡里改人施以分迁离散之策,不使再侵扰北部边境之外,则多侧重西及西北地区的防鞑靼人攻金的军务,以缓解后退失据之患。1187年,在金国西边的凤翔府地,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四九。

^② 《金史》卷三十九,乐志上。

扩编凤翔军，升为总管府^①。同年又将边境军镇的隶属关系加以调整或明确。原德川州、陇州皆隶属熙秦路，镇戎军隶属镇戎州。后来又把熙秦路总管府，升格为统管西北军事要务的临洮路。边堡界壕的修筑也同时加紧进行，有时工程未完工，便即行交付使用了。

完颜允恭一死，皇储之位空缺。于是，皇位继承人问题为朝野上下所瞩目。1185年11月，徒单克宁上表说：“今宣孝皇太子陵寝已毕，东宫虚位，此社稷安危之事，陛下明圣超越前古，宁不察此，事贵果断，不可缓也。缓之则起觊觎之心，来谗佞之言。谗佞之言起，虽欲无疑得乎？”^②金世宗听后，心领神会，便于1186年11月正式诏封皇太孙完颜璟为皇位继承人。完颜璟时年十九岁。1188年年底，在金世宗即将告别人世前不多日，托孤式地任命徒单克宁为尚书令，完颜襄为尚书右丞相，令其全力尽心地辅佐完颜璟，以便放心地移交他手握多年的政权。

① 总管府，最高长官为都总管，正三品，统领边防军，全权主持当地的军事防务，同时兼任行政长官府尹一职。

② 《金文雅》卷五。

第十二章 内宫私事

一 为帝唯俭

金世宗是金朝九代帝王中在个人生活上最为简朴、最知节约的皇帝。他在位二十九年，始终如一的以节俭为上，这一点对一个封建帝王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早在金世宗从辽阳起兵进燕京的途中，就曾颁下了一道诏谕，指令中都转运使左渊不许因为迎接他率兵进京，而将原海陵王时的宫殿再做些许的扩建或装饰。金世宗进京不久，适逢新春佳节，本应庆贺一场。但是，金世宗因国中动乱未止，宋金前线战火未息，而下令“彻乐减膳”，如同平日。1165年，宋金战争停止，金世宗打算重新修复原被宫女放火烧毁的几座宫殿，内定由苏保衡主此建筑事务。苏保衡领命即指派张仲愈到汴京，取回汴京宫殿图本，欲照样重建一番。金世宗知之，顿觉不应如此大兴土木，便急令苏保衡追回张仲愈，同时还歉意地说，如果他也如此般大修宫殿，“民间将谓朕效正隆华侈也”^①。

金世宗的衣着一向很俭朴，他个人常以此为荣，并用来教

^① 《金史》八十九，苏保衡传。

育他的儿女们。有一次，金世宗趁着皇太子在他身边侍膳时，便指着自己的衣服说，“此服已三年未尝更换，尚尔完好，汝等宜识之”^①。后来，金世宗子女与众宰臣见他如此节俭，便劝他更换讲究的衣服，金世宗则以婉言回绝。直到他年近六旬时，还常常乐道他的俭朴，“贵为天子，能自节约，亦不恶也。朕服御或旧，常使瀚濯，至于破碎，方始更易。……但令足用，何必事纷华也”^②。

金世宗的膳食也很简单，不仅饭菜花样少，常膳止四五味，而且每顿饭过后所剩也不多。他曾对下属讲，“朕常日御膳亦从减省，尝有一公主至，至无余膳可与，当直官皆睹之。”^③仅就提倡节俭事，金世宗是有坚定主见的。他曾坦率地说：“朕欲日用五十羊何难哉，虑费用皆出于民，不忍为也。”^④更可贵的是金世宗接近老年时，还是一如往昔，坚持节俭不变，反而还觉得饮食品味太多，应不再徒为虚费为好，遂再下节约令，自今止可进可口者数品而已。

金世宗严格地约束宫中下人，食用务必节省，人手不可过多。当他住进中都皇宫伊始，即断然精减宫中用人。随后，金世宗对宫中杂役人等的伙食，严加限制，不得过于浪费。同时却颇能对下人施以宽仁之恩。一次，金世宗发觉他的饭菜味不大鲜美，便找来主厨者查问。回答说：“臣闻老母病剧，私心愤乱，如丧魂魄，以此有失尝视，臣罪万死。”金世宗听了以后，不但不问罪，反而夸奖厨子有孝心，又当即允许他出宫归家，侍候

①② 《金史》卷七，世宗纪中。

③ 《金史》卷四十九，食货志四。

患病的老母，待老母病愈再回宫奉事。

金世宗当政期间，向来严禁各地方官员向官中进贡奢侈品；出外巡幸游猎，也尽量避免伤害百姓生业。所以大定一朝，尽管不乏有奢侈之风，而因金世宗的倡导节约，终使“国初风俗淳俭，居家惟衣布衣，非大会宾客，未尝辄烹羊豕”^①的传统能保持下来。

二 念妻教子

金世宗是位多妻妾的女真皇帝。登帝位之前，有元配妻子乌林答氏、元妃张氏与李氏。称帝后所续聘的妃妾，尚有生过儿子的昭仪梁氏，才人石抹氏，没有生子的柔妃大氏等。众妻妾对金世宗政治生涯的影响与佐助，各不相同。出力最大者莫过于元配妻子乌林答氏。故金世宗称帝后，对她缅怀不忘，将皇后之位永为保留，自次妻张氏以下，都是称妃不称后。1179年，金世宗诏令将乌林答氏的灵柩，迁葬于中都大房山金廷皇陵中。当年11月间，乌林答氏的灵车来到了燕京郊外的杨村，金世宗即率金廷百官出城，奉迎于柩前，金世宗登车扶柩恸哭，哀情切切，催人泪下。待安葬时，金世宗特令其亲生儿子完颜允恭“徒行挽灵车”。这天风雪交加，完颜允恭拒戴雨具，终致“衣尽霑湿，观者无不泪下”^②，体现了孝子怀念亡母之深情。金世宗死后，孙子章宗完颜璟继位不久，将乌林答氏的遗骨迁葬于兴陵，同金世宗合葬一处，朝夕与共地长眠于地下。

^① 《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② 《金史》卷十九，世纪补。

从1167年金世宗“以第十四女下嫁志宁子诸神奴”^①记载推算，他至少有十四个女儿。而史书上留下了姓名，而后出嫁了的金世宗的女儿，现在可查到的只有十人。下嫁的门庭，都是女真豪门世家，均为完颜皇族的世戚，权高位重，可见金世宗诸女的出嫁，皆有政治联姻之意。金世宗的女婿，几乎都是金朝显贵，诸如乌古论元忠、唐括贡、徒单公弼等人，都对大定政权和章宗朝颇有贡献。

金世宗共有十个儿子，除两个中途夭折外，其余的八个几乎都在大定朝或是后来的几个王朝中，从事各类政治活动。其结局殊异，悲喜交错其间，因此在金朝国史上留下的影响也各不相同。

金世宗当政期间，对其儿子们的教育倍加重视。1162年5月，金世宗把他与乌林答氏所生嫡子完颜允恭诏立为太子之后，即着手对这个十七岁的皇位继承人进行培养，令当过同知博州事的汉儒名流郑松，全力教授其读书。后来，又调任汉儒刘仲诲为太子詹事，全面主持太子受学从教事宜。除了给完颜允恭安排正规的宫中学校教育之外，还千方百计地给以执国事的实际锻炼。每逢国中有重大的举动，必令完颜允恭参与，从中学习一些治国执政的要领。

太子果然不负父望，处事干练果断，韬略经纶满腹，基本具备了当国君的才能。于是，当金世宗出巡上京会宁府时，便把金朝一切国政委托于他全权主持。但遗憾的是完颜允恭竟溘然而逝。这对六十有三的金世宗打击非小。然而金世宗强忍悲痛，又承担起培养嫡孙完颜璟为皇位继承人的重任。可见金世

^① 《金史》卷八十七，纥石烈志宁传。

宗对于培养皇储确是矢志不渝的。

金世宗出巡回燕京的两个个月后，即加封完颜璟为原王，随后又任命他出任大兴尹，意在使这个十八岁的小皇孙，先从做地方官入手，锻炼施政能力。继而又于1186年5月，调完颜璟回朝，升任尚书右丞相，令其亲操要职之权，朝夕不离地留在身边，同执政问国事。世宗常告诫完颜璟“宜行正养德，勿近邪佞，事朕必尽忠孝，无失众望”①。1186年11月，金世宗诏定完颜璟为皇太孙，确立为皇位继承人。同时还责令左丞相徒单克宁尽忠辅导，选用纯直通敏的尼庞古鉴做皇太孙的侍丞，在学业上严加训导。

对于其他几个庶子的教育和培养，世宗也是很关注的，自是循循善诱，不遗余力，用心良苦。他们之中，虽个个都并非是居官治事的能人，但其中有些人却算得上是女真族中的新一代文人。完颜永功除了“勇健绝人”之外，还很有文才，“涉书史，好书法名画”②。完颜永成也是一位“风姿奇伟，博学、善属文”的一代皇族才子。金世宗的孙子完颜璟，是金朝史上首屈一指的大文人，“博学有俊才，喜为诗，工真草书”③。他曾有一部诗词专著《如庵小稿》，可惜今已失传。但在《中州集》中，尚可见到其四十余首诗词，论成就可居金朝女真文坛之冠。

三 立嫡藏患

金世宗虽为一代明君，长于治国守成，但却没能管理好他

①《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②《金史》卷八十五，完颜永功传。

③《金史》卷八十五，颜璟传。

的后宫。原来，渤海籍元妃张氏所生之子完颜永中，排行为长子，若按皇位继承必立长子的传统，应诏立完颜永中为皇太子。但是，金世宗却认为他是庶出所生，又非女真血统，遂决定诏立女真正妻乌林答氏所生的次子，即他所称之为嫡子的完颜允恭为皇太子，这就埋下了日后诸子间的矛盾冲突。

事有凑巧，金世宗的七个庶子，均非女真妻子所生。辽阳渤海张氏除生养完颜永中之外，还有另一子完颜永功。辽阳渤海李氏生子三人，完颜永蹈、完颜永济、完颜永德。完颜永成为昭仪梁氏所生，完颜永升为才人契丹籍石抹氏所生。对此，金世宗在诏立太子之后不久，相应地搞了一个权力平衡，即给诸庶子相继加封王位，并给以相应的官位。这期间，金世宗还特别着重昭仪梁氏所生的完颜永成，较早地给他封以王位。到把才人石抹氏所生的完颜永升加封王爵时，人们已隐约地窥见了金世宗是在有意识地重用他们俩，用以抵消那五位渤海血统皇子的势力。但是身为长子的完颜永中内心的不满还是无法消除。完颜永中虽不敢公开因自己未得太子之位，而奋起反对父皇，或是同已经当上皇太子的弟弟完颜允恭拼死抗争，但是在暗下里却常以玩世不恭之态，发泄心底之恨。他翻修自居宫殿，用以享乐，并要在势派上压过皇太子居住的东宫。此举被世宗阻止。后来，完颜永中“尝致书河南统军使完颜仲，托以卖马给宋人”。后来，当金世宗发现完颜永中会同四个弟弟冒占官田，遍及安次、新城、宛平、昌平、永清、怀柔六县地区，蓄意发展个人势力时，他当即诏令冒占之地如数收回，并对当地的县官和诸王府的下人分别定以失职之罪，并科以不同的罚款。后来，与完颜永中一母所生的弟弟完颜永功，也仿效其兄，寻衅滋事，为害大定朝政。1178年，有个叫赵承元的小文官，在宫中任职时，

曾与奴婢通奸，被革职除名。不久，赵承元通过关系疏通到完颜永功的门下，结果是按照完颜永功的旨意给赵承元复官了。此事被金世宗知道后，气愤至极，狠狠地斥责了主管其事的官员，言说：“此事因卿言始知，其不知者知复几何？”^①由此，渤海籍妃子所生的诸庶子对其父金世宗便由不满而结成仇恨了。

然而，庶子们不满父皇的举动，并不止于这些。1179年11月，金世宗诏令将昭德皇后乌林答氏安葬于坤厚陵，同时还要将先前死去的几位妃子的尸骨，尽迁葬于她的墓旁。于是，渤海张氏元妃就同时迁葬了。迁葬的当日，长子完颜永中竟置亡母本是妃位的尊卑之序于不顾，强令载着张氏棺柩的灵车先行，使乌林答氏的灵车反倒后发了。乌林答氏生前的心腹家臣张仅言在场，见之怒不可遏，欲奏于金世宗，而被完颜允恭制止。这件事却不曾被金世宗知道。

1185年，皇太子先于金世宗去世后，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又突出了。但是，金世宗却诏立纯女真血统的完颜璟为皇太孙，做他的皇位继承人。这样一来，诸皇子大为光火，行事更加肆无忌惮了。此种后果，若追究一下原因，固然是由于金世宗立嫡不立长所引起，同时也是金世宗一贯重视女真贵族，轻视其他民族的狭隘民族观念在家庭事务中的具体体现。所以，在金世宗轻视渤海妃子所生之子的同时，连对他的舅丈兼岳丈李石的态度，也大为疏远了。随之而来的，李石的女儿、元妃李氏也必失宠于金世宗了。故在李氏亡故时，金世宗竟是忘却二十年的夫妻之情，丝毫不做哀悼之举。

金世宗死后不久，皇太孙金章宗完颜璟开朝之初，前朝所

^① 《金史》卷七，世宗纪下。

遗留下的宫室内部的争斗，便公开化、白热化了，终于导致两起血案的发生。说起来，金章宗完颜璟也不是完颜允恭的长子，而是次子，只因他是女真王妃所生，才被立为皇太孙。其实，完颜允恭的长子乃是由贞懿皇后李氏做尼时，亲自挑选入宫的辽阳刘氏所生的儿子完颜珣（后日的金宣宗）。这就是促使金章宗朝时渤海血统的诸皇子愈加不服，公开进行较量的催逼原因了。

明昌二年（1191年）正月，金章宗完颜璟的生母孝懿皇后徒单氏，患病死于燕京中都的隆庆宫。这是金章宗开朝后的重大丧事，又是处于金朝太平盛世时发生的，当然要隆重地举行国葬了。按理说金章宗的伯父与叔父们，皆应即时回朝奔丧的。但是，被金章宗调出京城，已出任地方闲职的完颜永成等人，对皇嫂之死均表现出冷漠的态度，直气得金章宗罚掉他们一个月的俸禄，处罚了他们的下人，“杖其长史五十”。而判西京留守的完颜允中，则是硬说假话“适有寒疾”，干脆不回朝志哀，表明他把弟媳孝懿皇后与金章宗母子俩根本没有放在眼里。这样一来，真是如同火上浇油，愈加激起金章宗恼怒了，“颇意诸王有轻慢心”^①，因之两辈人际之间的隔阂则是不可消解了。至明年四年（1193年）12月时，金章宗以谋反的大罪名，处死了完颜永蹈和他的妻子卞玉及其两个儿子完颜按春、完颜阿辛，同时还没收其家产分赐诸王。完颜永蹈的一个同胞妹妹泽国公主长乐，也同时被处决。她的家产也被没收，分赐诸公主。

明昌六年5月，金章宗同样再以谋反的大罪名，杀死他的伯

^① 《金史》卷八十五，完颜永中传。

父完颜永中。完颜永中的两个儿子完颜神徒门与完颜阿离合懑，也以同案罪，杀头弃市。完颜永中的妻子虽得免死罪，但遭流放监禁之罚，举家被强迁至威州受苦。此后，完颜永中的一家老小被关押了四十年之久，直至金朝亡国前夕，才得以解除禁锢生活。这期间，男不得娶妻，女不得出嫁从夫，独身至白头，悲惨之状，无可言表。至此，渊源于金世宗生前立嫡不立长之失所造成的悲剧，也算是终结了。

第十三章 英主谢世

公元1189年（大定二十九年）的正月初二日，金朝一代英主金世宗完颜雍，病死于福安殿，终年六十七岁，结束了他在位二十九年的帝业。在金世宗的灵柩前，遵其遗诏所定，由二十二岁的皇太孙完颜璟继承了皇位，史称金章宗。当年的3月1日，新皇帝金章宗给他的祖父完颜雍奉上谥号曰“光天兴运文德武功圣明仁孝皇帝”，庙号世宗。4月25日，再由金章宗主持，将金世宗的遗体安葬于金廷皇陵中的兴陵，与他先前亡故的几位妻妾们共长眠于金廷都城燕京的郊野。

无论是在本朝，或者是后世，历代封建史家，几乎是无一例外地都给予金世宗以较好的评价。元代史官修《金史》时，用号称“小尧舜”的美名，以“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廩有余”^①的德政，载入正史。金末元初人刘祁，以他是金朝被蒙古王公所取代的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对金廷亡国的历史原因做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对于致成金国败亡有责的历代国君，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或鞭挞。即或是这样，刘祁依然认定金世宗是一位“天资仁厚，善于守成，又躬自俭约，以养育士庶，故大定三十年几致太平”的好皇帝。刘祁还推崇金世宗的为人，有西汉文帝、景帝之风；在执国选相方面，“所用

^① 《金史》卷八，世宗纪赞语。

多敦朴谨厚之士”，在对南宋的关系上，不更张，“偃息干戈”；在学习封建文明方面，“修崇学校”。故此刘祁给大定一朝的政绩做了总的评价，“此所以基明昌，承安之盛也”^①，也就是说金章宗时代的金国鼎盛局面，乃是由金世宗当政时所奠定。这似有失之推崇了。但是金世宗当政时所取得的诸多政绩，却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金世宗初登帝位时，大金江山摇摇欲坠。在南面的宋金战场，金兵屡遭惨败；在北方，有来势凶猛的契丹起义军，“渐逼居庸关”^②，威胁京师。而金世宗当时所握有的兵力很有限，能征善战的将领又不多，使金世宗新得政权，大有复失之虞。金世宗当即立断分两期出兵，“先北后南”，结果双双取胜，保住了大金社稷，足证金世宗具备各国君才能。

自此之后，金世宗的治国总策，封建史家曾归纳为八个字：“内安百姓，外和邻敌。”所谓“内安百姓”，不外乎是恤民重农，减轻剥削，给各族人民造成一个稳定的生存环境。他广开财源，增加国库收入，使本来国力空虚的国家，逐渐强盛起来，进而促使女真族加速了封建化的步伐，弃除女真氏族制与奴隶制的残余，较好地适应了北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形势，最终建立起基本上是封建制的女真中央集权制的金帝国，步入盛世。这本身就是值得称道的政绩。因此金世宗也堪称为金朝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位女真明君。

诚然，金世宗也曾残酷地镇压过各族人民的反金大起义，阶级属性已昭然。但是，也必须看到，金世宗是很懂得人民的力量，因此，他常能把海陵王完颜亮败政失国的教训引以为

^① 《归潜志》卷第十二，辨亡。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九。

戒，努力缓解阶级之间的矛盾。当然，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维护他的统治的牢固性罢了。

论及“外和邻敌”的国策，则是金国停止对南宋的征伐战争，继而奠定了金廷与南宋相继四十年和平共处的局势，使淮河北两岸的各族人民过上了无战争的生活。接下去，金世宗以忍让之态，东和高丽国，西睦西夏王朝，而把主要精力用于防犯鞑靼人的南下攻金国，再度显示出金世宗的远见卓识，说他是四强包围中的一位金国强主，并不过分。

金世宗能够抛弃女真贵族集团的大一统思想，坚守与南宋王朝长期对峙的基本国策，乃是金世宗知己知彼的高明之所在，也是金世宗颇能审时度势的难能可贵之处。事实上，当时的金国也是无力打破宋金平衡对峙的均势的。

从唐朝中叶发生的安史之乱起，历经五代的混战，以及宋辽、宋金之间的多年交兵，无不是在中原土地上厮杀的。数百年来造成的战争创伤，使中原土地荒芜，百姓流离，百业俱废，而金国统治者却鲜有治绩。相反，在同一时期里，江南大地少有战乱，灾荒之年亦不甚多，中国经济便又再度南移了。南宋高宗开朝至孝宗主政，历四十年，虽不是明君贤主治国，但从没有发生分疆裂土之动乱，终使女真贵族无隙可乘，藉内乱之机攻宋根本无指望。所以说金世宗力主抗赵宋保平衡，然后集中全力搞好北部边防，顶住强敌鞑靼，实是高明之为了。

另外，金世宗在位期间，虽不齿于海陵王晚期之败政，但却没有全盘推倒海陵王已取得的政治建树，对之不是再度向前推进一步，便是稍加调整后再行沿用。同时又颇能采海陵王施政之所长，力避其短，终使海陵王执政初期励行改革之举，在金世宗这一朝稳定的时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这也是金世

宗成为女真帝王中少有的明君的重要政绩了。

然而，金世宗也有其不足之处。他民族偏见极深，对女真贵族过于优崇，如此，大定政权必然对过往陈旧的传统因袭或保留下来，有些东西还有所发展。因而，金世宗所力争的国运昌隆，吏治清明，只能是在有限度的程度上显现出来，持久地向前发展则是不可能的。大定政权的后期国势呈现某些颓败之势，则是金世宗一味地优崇女真勋贵所结下的苦果。

不过，大定朝晚期的政治衰败景象，金世宗还是有所察觉的。金世宗情知不妙，但因年事已高，精力不佳，不能如同从前那样地事必躬亲，只能莫可奈何了。于是，晚年的金世宗便开始津津乐道于养生之道。“凡修身者，喜怒不可太极，怒极则心劳，喜极则气散，得中甚难，是故节其喜怒，以思安身”。

与此同时，他的迷信思想大增，本来不信佛的金世宗，竟于1186年3月乘香山寺落成之机亲自前往参谒，并当场赐名“大永安寺”，诏令给田二千亩，粟七千株，钱二万贯。同年9月间，金世宗又去盘山上方寺拜佛，同时还顺道遍至中盘、天香、感化诸寺，进香敬佛，求神仙保佑他健康长寿。这与大定八年正月时，金世宗批评古时梁武帝等人信佛的蠢事，可算是判若两人了。当时他曾说：“至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为同泰寺奴，辽道宗以民户赐寺赠，复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①

继此之后，联想到出巡上京失败，金世宗更感到国家前途可危，内心也愈加空虚。至1187年时，又把金真道教的大教主王处一请来燕京城，居住于天长观中，并时常地向王处一询问长寿不

^① 《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死之道，“问卫生之治”。继而则对王教主“含精以养神，恭己以无为”^①的一套虚幻说教，笃信遵行不疑。更有甚者，乃是金世宗离开人世的前夕，还硬撑病体，强打精神，常同佛家玄悟玉禅师互相赠诗或互对填词以自慰，用以寄托精神。此时的金世宗已是无所作为、一心事佛了，这大概就是一生力主守成、改革不多的金世宗晚年的必然归宿吧！

金世宗死后，金章宗完颜璟继位，励精图治，重振朝纲，为金世宗晚年治世之不足，做了很有成效的补救。故此，金世宗死后犹能再得封建史学家的赞喻。“汉文景风”、“小尧舜”之称呈于封建史学家的笔下，未免有溢美之嫌，但历史地来分析金世宗在位之所作所为，是称得上我国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家、有作为的皇帝的。

1986年8月 写于沈阳

^① 《金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

附 录

金世宗年表

公元1123年 金太宗天会元年 北宋徽宗宣和五年 一岁

3月1日 金世祖完颜雍生于上京会宁府金廷皇宫。

8月27日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病死于行军途中部渚泺，终年五十六岁。

9月 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继承皇位。

12月 金太宗诏立完颜杲为潜班勃极烈，完颜宗干为国论勃极烈。

公元1124年 金天会二年 北宋宣和六年 二岁

3月 夏国王李乾顺背辽国与金廷修好，遣使来金国上誓表。

7月 金太祖长子完颜宗峻病死。

10月 金廷知悉辽重臣耶律大石率兵西逃，自称为王，组建西辽国。

公元1125年 金天会三年 北宋宣和七年 三岁

2月 金将完颜娄室俘获辽天祚末帝耶律延禧于山西应州余睹谷，辽亡。

3月 金廷追谥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为武元皇帝。

公元1126年 金天会四年 北宋靖康元年 四岁

6月 高丽国向金太宗上表称藩国。

11月 金右副元帅完颜宗望率军攻下北宋首都汴京城。

公元1127年 金天会五年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 五岁

1月 北宋徽宗、钦宗二帝被俘后向金廷上降表。

5月 南宋高宗即位于归德，南宋开朝。

6月 金名将完颜宗望病死。

8 月 完颜宗辅升任金军右副元帅。

12月 金右副元帅完颜宗辅率兵进攻南宋领地山东地界。

公元1129年 金天会七年 南宋建炎三年 七岁

11月 金名将完颜宗弼率兵渡过长江，攻陷南宋江宁城。

12月 完颜宗弼攻下南宋杭州城，南宋高宗逃往东海水上。

公元1130年 金天会八年 南宋建炎四年 八岁

4 月 完颜宗弼被南宋军战败于江宁，被迫偷渡长江撤兵北退。

9 月 金廷诏立傀儡刘豫为大齐皇帝，都大名府。

金军都元帅完颜杲病故。

公元1132年 金天会十年 南宋绍兴二年 十岁

4 月 完颜宗翰升官兼都元帅，完颜宗辅升任左副元帅。

公元1135年 金熙宗天会十三年 南宋绍兴五年 十三岁

1 月 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病死于上京会宁府明德宫，终年六十一岁，金熙宗完颜亶继帝位。

3 月 金廷追谥金太宗完颜吴乞买为文烈皇帝。

4 月 北宋徽宗皇帝病死于金国。

5 月 金左副元帅完颜宗辅患病死于河北妣州军营中。

公元1137年 金天会十五年 南宋绍兴七年 十五岁

7 月 都元帅完颜宗翰病死。

11月 金廷废齐国，降封刘豫为蜀王。

公元1138年 金天眷元年 南宋绍兴八年 十六岁。

8 月 金熙宗颁行三省制新官制，废止勃极烈旧官制。

诏定上京会宁府为金廷国都。

是年 完颜雍从军于完颜宗弼帐下，赴河南前线同南宋军交兵。

公元1139年 金天眷二年 南宋绍兴九年 十七岁

7 月 完颜宗磐、完颜宗隲谋反被处决。

晋升完颜宗弼为都元帅，完颜宗干加爵太师，继领三省事。

8 月 完颜朶懒及其儿子等谋反，同被处死。

是年 完颜雍任金军前线三路都统，知归德府。

公元1140年 金天眷三年 南宋绍兴十年 十八岁。

5月 金熙宗下令宋金重开战，完颜宗弼率兵至汴京前线，尽占南宋河南领地。

完颜雍二进归德府，重当金军三路都统。

金廷册封李仁孝为夏国王。

6月 金兵于顺昌遭惨败。

12月 南宋名将岳飞、张俊、韩世忠率兵渡江攻金。

公元1141年 金皇统元年 南宋绍兴十一年 十九岁

5月 完颜宗干病死。

是秋 完颜宗弼率兵再次渡淮水伐宋，南宋呈国书至金，乞求罢兵议和。

公元1142年 金皇统二年 南宋绍兴十二年 二十岁

2月 南宋遣使曹勋来金国，签订宋金绍兴和议，划淮水为界，南宋向金国贡岁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3月 金派遣刘箐至南宋册封赵构为帝。金廷将赵构母韦氏及宋徽宗等灵柩归还南宋。

公元1145年 金皇统五年 南宋绍兴十五年 二十三岁

是年 完颜雍生母李氏在辽阳清安禅寺出家。

公元1146年 金皇统六年 南宋绍兴十六年 二十四岁

1月 完颜雍被晋封为葛王，回朝任兵部尚书。

8月 金熙宗派遣萧保寿赴鞑靼割地议和。

公元1148年 金皇统八年 南宋绍兴十八年 二十六岁

10月 完颜宗弼病死。

公元1149年 金海陵王天德元年南宋绍兴十九年 二十七岁

12月 完颜亮在上京弑杀金熙宗，自立为帝，熙宗死年三十一岁。

完颜亮命完颜秉德为尚书左丞相。

完颜亮追谥其父完颜宗干为睿明皇帝，庙号德宗。

公元1150年 金天德二年 南宋绍兴二十年 二十八岁

- 1 月 完颜亮尊生母大氏为永宁太后。
- 2 月 诏降金熙宗为东昏王。
- 4 月 完颜亮杀完颜宗本、完颜秉德、完颜宗懿及金太宗子孙七十余人。

公元1152年 金天德四年 南宋绍兴二十二年 三十岁

- 2 月 完颜亮率群臣起驾迁都往燕京。

公元1153年 金贞元元年 南宋绍兴二十三年 三十一岁

- 3 月 完颜亮迁都来燕京，诏定燕京为首都，定名曰中都，府曰大兴府。
- 4 月 完颜亮生母大氏病故于燕京。

公元1154年 金贞元二年 南宋绍兴二十四年 三十二岁

- 6 月 完颜雍的妻子乌林答氏自杀于河北良乡。
- 10月 完颜亮杀完颜宗弼子完颜亨。

公元1155年 金贞元三年 南宋绍兴二十五年 三十三岁

- 3 月 命大房山云峰寺为金廷皇陵。
- 11月 完颜亮迁葬金太祖、太宗于新皇陵。奉安神主于中都太庙。
- 是岁 完颜雍来东京辽阳府任留守官兼府尹，改封为赵王。

公元1156年 金正隆元年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 三十四岁

- 1 月 诏罢三省制，废中书省门下省，只设尚书省，不置平章政事官。
- 6 月 北宋钦宗皇帝死于金。

公元1157年 金正隆二年 南宋绍兴二十七年 三十五岁

- 10月 完颜亮尽毁上京会宁旧宫殿，削上京称号，称会宁府。
- 铸成金朝第一代铜钱正隆通宝。

公元1158年 金正隆三年 南宋绍兴二十八年 三十六岁

- 5 月 完颜亮颁布下欲南伐赵宋的诏令。
- 11月 张浩等重修汴京宫殿、宫城。

公元1160年 金正隆五年 南宋绍兴三十年 三十八岁

是年夏 契丹农牧民爆发反金大起义。

是年秋 高存福来辽阳任副留守，李彦隆任推官。

公元1161年 金正隆六年 金世宗大定元年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

三十九岁

2 月 完颜亮离燕京赴伐宋前线汴京城。

5 月 完颜雍生母病死于辽阳清安禅寺。

7 月 完颜亮晋升张浩为尚书令。

8 月 契丹反金领袖括里率兵从咸平欲攻辽阳。完颜亮杀嫡母徒单太后。

9 月 完颜亮亲率三十二总管兵向扬州进发。

10月7日 完颜雍称帝于辽阳，改元大定，史称金世宗。

11月 金世宗率军从辽阳进军燕京城，途中追谥父完颜宗辅为简肃皇帝，庙号睿宗，母李氏为贞懿皇后。

11月27日 完颜亮暴死于扬州龟山寺，终年四十岁。

12月 金世宗率兵进抵燕京中都。

南宋高宗下令停止出兵北伐金军。

契丹反金领袖耶律窝斡称帝，改元天正。

公元1162年 金大定二年 南宋绍兴三十二年 四十岁

1 月 完颜可喜等谋刺金世宗未果，被处决。

2 月 张浩自汴京来燕京中都觐见金世宗，继任大定朝尚书令。

闰2月 金世宗命右副元帅完颜谋衍率军至懿州、川州镇压契丹起义军。

4 月 金军同耶律窝斡契丹起义军会战于长泺。

金世宗指令将完颜亮灵柩埋葬于金廷大房山皇陵。

贬降完颜亮为海陵郡王，谥曰炆。

5 月 完颜谋衍伐契丹军失利，被撤职召还。诏立完颜允恭为皇太子。

6 月 命仆散忠义为右副元帅，会战契丹起义军于花道。

7 月 南宋高宗让位其子赵昀为帝，史称孝宗。

- 9 月 金军俘获耶律窝斡及其家属，契丹军败，奉迎 睿宗神位于大安殿，改葬睿宗于景陵。

金将徒单合喜大败宋吴玠军于德顺州。

- 10月 金世宗晋升仆散忠义为尚书右丞相，纥石烈志宁为左副元师。

- 12月 诏令重建上京会宁府太庙。

公元1163年 金大定三年 南宋孝宗隆兴元年 四十一岁

- 3 月 金世宗儿媳辽阳刘氏生长孙完颜珣，产后即病死。

- 4 月 金世宗命李石为御史大夫。

徒单合喜军在陕甘战场尽败宋吴玠军，恢复十州失地。

- 5 月 金世宗命仆散忠义为都元师挥军抗宋于江淮，命完颜思敬为右副元师。

- 6 月 诏令尚书令张浩退休。

- 7 月 诏令孔总袭封衍圣公。

- 12月 仆散忠义率兵由泰和进入长江北岸与宋军再次决战。

公元1164年 金大定四年 南宋隆兴二年 四十二岁

- 5 月 捕杀耶律斡部将蒲速越，契丹军尽平。

- 8 月 晋升完颜守道为尚书左丞，唐括安礼为参知政事。

- 9 月 皇太子完颜允恭续娶徒单氏。

是年 颁定金国总计录诏令。

公元1165年 金大定五年 南宋乾道元年 四十三岁

- 1 月 南宋孝宗遣使魏杞来金国签订宋金隆兴和议，称侄宋皇帝，宋向金贡岁币二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

- 2 月 罢除纳粟补官令。

- 4 月 赦免完颜京谋叛罪，杖刑后安置岚州。

- 5 月 升仆散忠义为尚书左丞相，纥石烈志宁为平章政事。

- 11月 颁定通检地土等第税法。

是年 金廷重在会宁府建金太祖灵庙。

公元1166年 金大定六年 南宋乾道二年 四十四岁

2 月 仆散正义病死。

12月 升纥石烈良弼为尚书右丞相。

是年 金创建第一所太学。

公元1167年 金大定七年 南宋乾道三年 四十五岁

12月 调离徒单合喜等出京外任地方官。

公元1168年 金大定八年 南宋乾道四年 四十六岁

1 月 为完颜允恭行太子册封礼。

6 月 黄河李固渡决堤，在曹、单州成岔流。

10月 悬挂金开国元勋像于金太祖灵庙两侧。

是年 金世宗得嫡孙完颜璟。

公元1169年 金大定九年 南宋乾道五年 四十七岁

3 月 金尚书省颁定网捕走兽法。

10月 升纥石烈良弼为尚书左丞相，纥石烈志宁为尚书右丞相。

11月 升完颜守道为平章政事，石琚为尚书左丞。

公元1170年 金大定十年 南宋乾道六年 四十八岁

1 月 李石升任尚书令。

闰5月 夏国权臣任得敬篡国，遣使求册封遭拒绝。

6 月 南宋遣使范成大来金国商谈更改宋帝接受金廷国书礼仪，遭拒绝。

11月 夏国平定任得敬篡国之乱，遣使谢恩。

公元1171年 金大定十一年 南宋乾道七年 四十九岁

3 月 诏令葬宋钦宗遗骨于宋故皇陵。

4 月 高丽王皓篡位遣使求册封。

6 月 徒单合喜病死。

8月 诏令尽皆释放契丹反金而罚没为奴之人。

11月 以金太祖神位配祀于天。

是年 纥石烈志宁率兵北伐鞑靼。

公元1172年 金大定十二年 南宋乾道八年 五十岁

3月 派遣乌古论思列等去高丽册封王皓为王。

4月 纥石烈志宁病死。

10月 高丽国王皓遣使来谢封册。

公元1173年 金大定十三年 南宋乾道九年 五十一岁。

3月 册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

5月 诏禁女真人改汉姓。

6月 完颜思敬病死。

7月 诏令恢复上京会宁府称号。

是年 金在中都设置流泉务。

公元1174年 金大定十四年 南宋淳熙元年 五十二岁

2月 李石退出尚书令位，养老。

10月 图画开国功臣二十人像悬挂于衍庆宫。

12月 升完颜守道为尚书右丞相，徙单克宁为平章政事。

公元1175年 金大定十五年 南宋淳熙二年 五十三岁

月 高丽国赵位宠叛国，遣使献地求援兵，遭拒绝，扣押来使遣还国中。

10月 高丽国王皓平定赵位宠，遣使谢恩。

公元1176年 金大定十六年 南宋淳熙三年 五十四岁

1月 迁世祖神位于中都太庙。

4月 南宋派汤邦彦使金欲更改宋帝接受国书礼仪，事败回国。

9月 诏令收葬被海陵王冤杀的官员遗骸。

是年 金廷建成府学十七处。

公元1177年 金大定十七年 南宋淳熙四年 五十五岁

1月 诏令被完颜亮杀戮其家属罚没为奴者尽行放免。

7月 诏定每岁例给西北路戍兵三万只羊。

11月 升石琚为平章政事。

12月 诏令禁行渤海群婚陋俗。

公元1178年 金大定十八年 南宋淳熙五年 五十六岁

1 月 诏免中都、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路灾区租税一年。

8 月 纥石烈良弼病死。

6 月 升完颜守道为尚书左丞相，石琚为尚书右丞相。

12月 加封嫡孙完颜璟为金源郡王。

是年 建代州铸钱监，铸成大定通宝。

制成金国御玺大定受命万世之宝。

公元1179年 金大定十九年 南宋淳熙六年 五十七岁

8 月 尚书右丞相石琚年老退休。

11月 迁葬乌林答氏灵柩于大房山坤厚陵。

公元1180年 金大定二十年 南宋淳熙七年 五十八岁

3 月 升徒单克宁为尚书右丞相，乌古论元忠为平章政事。

12 特授孔总为兖州曲阜令。

公元1181年 金大定二十一年 南宋淳熙八年 五十九岁。

1 月 贬降海陵王完颜亮为庶人，掘开墓穴，迁葬皇陵外四十里荒郊。

2 月 元妃渤海李氏病死，葬仪特简。

闰3 月 升完颜守道为尚书令，完颜襄为尚书左丞，梁肃为参知政事。

4 月 升徒单克宁为尚书左丞相，唐括安礼为尚书右丞相。

7 月 降完颜守道为尚书左丞相，徒单克宁改任枢密使。

公元1182年 金大定二十二年 南宋淳熙九年 六十岁

4 月 追削完颜宗干明肃皇帝的谥号。

公元1183年 金大定二十三年 南宋淳熙十年 六十一岁

1 月 大兴国奴被杀于熙宗墓旁祭灵。

8 月 以女真文《孝经》千部分赐亲军习读。

11月 升完颜襄为平章政事，张汝弼为尚书左丞，张汝霖为参知政事。

公元1184年 金大定二十四年 南宋淳熙十一年 六十二岁

3 月 金世宗离燕京出巡上京，令皇太子守国。

4 月 出巡途经辽阳拜谒亡母孝宁宫。

5 月 出巡至上京会宁府，宴请宗室遗老勋贵。

11月 诏令邻国明年停止互派使节。

公元1185年 金大定二十五年 南宋淳熙十二年 六十三岁

1月 金世宗在上京光德殿宴请亲王、公主。

4月 离上京往天平山好水川巡幸。

6月 完颜允恭病死于燕京承华殿，终年四十岁。

7月 金世宗从上京起驾回返中都。

8月 金世宗结束出巡回到燕京。

11月 诏立嫡孙完颜璟为皇太孙。

公元1186年 金大定二十六年 南宋淳熙十三年 六十四岁

1月 金世宗至香山寺奉佛，赐名大永安寺，给田二千亩，粟七千株，钱二万贯。

4月 完颜守道辞职。

5月 升徒单克宁为尚书左丞相，命完颜璟为尚书右丞相。

8月 至蓟州仙洞、香林、净名三寺奉佛。

9月 至盘山上方、中盘、天香、感化四寺奉佛。

10月 派兵至乌底改部杀人毁其船筏。

11月 诏完颜璟为皇储。

公元1187年 金大定二十七年 南宋淳熙十四年 六十五岁

2月 改完颜亶庙号曰熙宗。

3月 为皇太孙完颜璟举行受册礼。

10月 南宋让位皇帝赵构病死。

公元1188年 金大定二十八年 南宋淳熙十五年 六十六岁

7月 诏建女真太学。

10月 设京府级流泉务共二十八所。礼部之下初设试学士院官，主管科举。

12月 金世宗病重，诏完颜璟摄政。命徒单克宁为尚书令，完颜襄为尚书右丞相，张汝霖为平章政事。

公元1189年 金大定二十九年 南宋淳熙十六年 六十七岁

-
- 1 月2日 金世宗病死于燕京福安殿，终年六十七岁，在位二十九年。完颜璟继位，史称金章宗。
- 3 月 金章宗追谥金世宗为光天兴运文德武功圣明仁孝皇帝。
- 4 月25日 葬金世宗于大房山兴陵，诸故妻妾亦合葬墓旁。